

新式
標點
曾國藩
名言類鈔

治學
治軍

治身
治政

治家
治世





3 1771 0202 1

曾國藩名言類鈔新序

許嘯天

我從前十分咒詛國家主義，和宗教制度；認定他是阻撓社會進化，和人類進化的兩大魔鬼。世界是整箇的，人類是聰明的；我們倘能合全世界的人類，不受什麼種色的界限，國家的成見，宗教的迷惑，共同合作，謀全社會的進步。那沒，到現在，最少要比今日多得些幸福，多發些光明。可憐啊，自從有國家主義以來，把我們人類兄弟好好的情感，生生地拆開了！一般的骨和血，在他旂幟之下，把骨堆成高山，把血流成大河；到今日，還不住的堆著，不住的流著！

果然，國家制度是世界文明歷程中的一箇過程；我們人類始祖，從游牧時代到村落時代，又從村落時代到部落時代，又從部落時代到國家時代。那時人類一天多似一天，人事一天繁似一天；偌大一箇世界，不能整箇的整理，不能不分出若干國家來，行局部整理的工作。好似一頭亂髮，須一縷一縷的一梳爬；一座新屋子

，須一天一天的構造；一本書，須一頁一頁的讀下去。當我梳一縷頭髮的時候，便有梳通全部頭髮梳成一箇髻子的希望在；做一天泥工木工的時候，便有造成一座新屋子的希望在；看一頁書的時候，便有看完全書的希望在。那沒，整理一箇國家的時候，便有進而整理全世界的希望在。地球，是渾圓的，原不分東西西北和經緯線；祇因爲人類爲求便於認識和測算起見，纔分出方向和度數來。人類，是共同的，原不分色別和國別；祇因爲人類爲求便於整理和保衛起見，纔組織出一箇國家來。因爲這樣，我們第一要明白我們現在雖暫時向國家制的道路上走去，而我們終究是要向世界制的道路上走去的；再進一步說，我們現在走的國家制的道路，便是將來走向世界制的道路，而世界制的道路，纔是我們人類求光明幸福的正道，國家制的道路，是我們的假道——兩條道路就是一條——不過因爲這一條道路太長，不能一天走完，纔把他分作兩天的路程。我們千萬不要叫他走遠了！千萬不要叫他走錯了！

怎麼能夠不走遠呢？又怎麼能夠不走錯呢？這完全在我們箇人自己；因為世界是社會組織成的，社會是箇人組織成的；掉過來說，世界以箇人爲單位，不是以國家爲單位。國家是假設的一種制度，又是過渡時代的一種制度，決不是人類社會中最完全最妥善的制度。上帝——不是宗教家所說的上帝——給我們一箇世界，叫我們工作；一定要做到世界大同，纔算成功。那沒，我們做人的起點，便該向世界大同的方向走去。什麼是世界大同的方向？便是以箇人爲世界的本位，不是以箇人爲國家的本位，也不是以國家爲世界的本位。我們假定國家制爲趨向世界大同歷程中的一箇過程，先要修養成一箇能够踏上趨向世界大同道路上走路的人，不要單做一箇趨向國家迷路上的一箇小百姓。人是何等偉大？人擔負的責任，又是何等重大？人身又是何等藐小？人壽又是何等短促？你還可以走遠路麼？你還可以走錯路麼？因此，我們做人入手的第一步，便要修養人格，做一箇清白高尚大公無私够得上和世界人見面的人。如何可以修養人格？固然

是全仗我們的學問和閱歷；但是一箇人的學問和閱歷，能應用到人生，他的年齡，最少也許在中年，或是中年以上。——也有終身得不到人生觀（便是世界觀）的學問和閱歷的——如今我找出一箇少年修養的捷徑來了！便是把從來世界名人的言論，能夠促進我們人格的，都拏他分類鈔集起來；拏他們已經有的學問，已經有的閱歷，給我們少年享受，多少能給我們修養人格的工作縮短些，應用人生的事業多做些。

但是世界名人，也有他錯誤的地方，——大概是時代的錯誤——也有很可以叫人懷疑的地方。好在我們是採取他的言論，——是能夠促進我們人格的言論——我們不用去研究他人格的全體；即使他人格全體好到極點，他還是他，我還是我，於我毫無好處。我們祇須享受他們一部分有價值的言論，修養成我全體的人格；要放大眼光，修養成世界化的人格。這纔是名人爲我所用，不是我爲名人所用。

會國藩的言論，最平易近人。——也有許多時代錯誤的地方——我們修養人

格入手第一步的方法，我覺得還須從接近箇人平易的地方做起。因此，我先把曾國藩的名言分類的抄集出來，算是少年修養的捷徑。講到曾國藩的思想，在他文集中表現的很少，在他家書日記朋友信札筆記中表現的很多；我這本名言，大半是從他雜著中——日記筆記書札等——揀選出來的。從來大人物的思想，——尤其是政治家而兼文學家的——在他文章正集裏，是找不到的，須在他的雜著或是小說筆記裏去找。這箇原因我在閱微草堂筆記新序裏也說過，如今再引證一段在下面

從來政治家和文學家，他往往有兩部分的表現：一部分是表現在事實上，一部分是表現在思想上。他事實因受功利政俗的束縛，不得不依著時代的錯誤，爲無意識的表現；他思想卻受了舊的功利的激刺，或根據自身知覺的發展，爲有意識的表現。所以他們除了幾部裝幌子的詩文集以外，便又有幾部化名的筆記小說等類的著作，發展他的思想。這便是理想主義和實證主義不並融的

證據，也是人被時代精神驅使的證據。

閱微草堂筆記，是紀曉嵐的作品；講到曾國藩的時代，和地位，都和紀曉嵐不相上下。所以我如今把上面一段話，加在曾國藩身上，也是很對。再講到曾國藩的人格如何高尚，讀他的名言有如何的利益；那梁啓超先生早已代我說過，我如今也把他引用在後面：

梁啓超先生說——曾國藩嘉言鈔序文。

「曾文正者，豈惟近代？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！豈惟我國？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！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，在並時諸賢傑中，稱最鈍拙；其所遭值事會，亦終身在拂逆之中。然乃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三並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；其一生得力，在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因而知而勉而行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。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；受之以虛，將之以勤，植之以剛，貞之以恆，帥之以誠；勇猛精進，堅苦卓絕，如斯而已！如斯而已！」

孟子曰：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。」堯舜信否，盡人皆可學焉而至？吾不敢言；若曾文正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，吾所敢言也。何也？文正所受於天者，良無以異於人也。且人亦孰不欲向上？然生當學絕道喪人欲橫流之會，竄敗之習俗，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相壓；非甚強毅者，固不足以抗圍之。荀卿亦有言：「庸衆薰散，則劫之以師友。」而嚴師畏友，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；則夫滔滔者之日趨於下，更奚足怪？其一二有志之士，其亦惟乞靈典冊，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；以自鞭策，自夾輔，自營養，猶或可以防杜墮落而漸進於高明。古人所以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」而日三復而終身誦焉也！

抑先聖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，四書六經亦蓋備矣；然義豐詞約，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，且亦童而習焉，或以爲陳言而忽不加省也。近古諸賢，闡揚輔導之言，益汗牛充棟，然其義大率偏於收斂，而貧於發揚。夫人生數十寒暑，受其羣之蔭以獲自存，則於其羣豈能不思所報？報之，則必有專焉；非曰逃虛守靜而即

可以告無罪也明矣。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，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，則行且終其身以搏戰於此濁世。若何而後能磨練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？若何而後能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？天下最大之學問，殆無以過此。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，其孰能致者？

曾文正之破，去今不過數十年，國中之習尚，事勢，皆不甚相遠；而文正以樸拙之姿，起家寒素，飽經患難，丁人心陷溺之極運，終其生於挫折讒妒之林。惟特一己之心力，不吐，不茹，不靡，不回，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。彼其所言，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；故其親切有味，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，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！孟子曰：「聞伯夷之風者，懦夫有立志。」又曰：「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。」況相去僅一世，遺澤未斬，模楷在望者耶？則茲編也其真全國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！

是編原取自便省覽，故務求簡要；往往一段之中，僅節數語，不嫌割裂，但求

受用耳。亦有同此一義，而屢見屢鈔者，以存文正強聒不舍之真，亦使讀者得時習而悅之益。

文正居大亂之世，半生治軍；是編所鈔，言戰事者亦什之一二，其爲軍人實鑑，固無待言；卽非軍人，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於用。蓋人生天地間，本是奮鬪爲生涯；何時何事，非在戰爭中者？是編所鈔，關於軍事之諸條，吾確信凡任事者，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，必終身受用不盡也！

是編所鈔，關於觀人用人之諸條，讀者或以爲文正秉權勢，居高位，故能爾爾，吾儕則無需此；其實不然，人無論居何地位，執何職業，皆須人共事求友求助。苟善讀此，無往而不自得師也。」

新式標點 鳳娟女士情書出版廣告

●萬金不換之愛情專書

●百讀不厭之艷情尺牘

●男女社交之指導員

●夫妻恩愛之媒介物

香艷處○妙不可言……令人醉心

哀怨處○慘不可說……令人下淚

歡喜處○樂不可支……令人銷魂

滑稽處○笑不可仰……令人捧腹

是書為鳳娟女士在學生時代寄其情人之情書。經本局重價購得板權。請善著愛情小說之陶寒翠先生鑒定。共八萬言。關於愛情艷情哀情喜情無不包羅盡有。而情節一氣呵成。無尺牘瑣屑之憾。不但可為情書。亦可為小說讀。女士別署愛夫。即鼎鼎大名之海上交際花。素自矜貴。不肯以隻字示人。今忽以一己之秘密。公開於世。其價值之名貴。可想而知。至其用筆之秀麗。文氣之高雅。在女界中可稱獨步。不特為消閒之好資料。亦情書之好模範也。印書無多。購者從速。洋裝一冊。價洋四角。現售特價二角四分。外埠加郵費二分。郵票代洋貨足通用。

總發行所上海 時還書局 啟

曾國藩傳——國史本——

曾國藩，湖南湘鄉人。

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二十三年，大

考二等，升侍講，充四川正考官，文淵閣校理；二十四年，充教習庶吉士，轉侍讀；二十五年，歷遷右庶子，左庶子，翰林院侍講學士，充會試同考官，日講起居注官；二十六年，充文淵閣直閣事；二十七年，大考二等，擢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；二十八年，稽察中書科；二十九年，擢禮部右侍郎，署兵部左侍郎。

三十年，文宗登極，國藩奏言：『今日所當講求者，惟在用人：八才不乏，欲作育而激揚之，則賴皇上之妙用。有轉移之道，有培養之方，有考察之法；三者不可廢一。』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：曰，退縮；曰，瑣屑。外官辦事通病有二：曰，敷衍；曰，顛預。習俗相沿，但求苟安無過，不肯振作有爲；將來一遇艱鉅，國家必有乏才之患！今遽求振作之才，又恐驟就者因而倖進。臣愚以



(南)

爲：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，莫若使從事於學術；又必皇上以身作則，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。臣考聖祖登極後，勤勸學問，臣儒逐日進講，寒暑不輟，召見廷臣，輒與往復討論；當時人才濟濟，好學者多。康熙末年，博學偉才，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。皇上春秋鼎盛，正符聖祖講學之年；臣請俟二十七月後，舉逐日進講例，四海傳播，人人向風。召見臣工，從容論難。見無才者，則勸之以學，以痛懲模稜罷輟之習；見有才者，則勸之以學，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。十年以後，人才必大有起色：——此轉移之道也。內閣六部翰林，爲人才薈萃之地；內而卿相，外而督撫，率出於此。皇上不能一周知也；培養之權，不得不責成堂官。所謂培養有數端：曰，教誨；曰，甄別；曰，保舉；曰，超擢。堂官於司員，一言加獎，則感而圖功，片語責懲，則畏而改過；此教誨不可緩也。棗棘不除，則蘭蕙減色，害馬不去，則騏驥短氣；此甄別不可緩也。嘉慶四年，十八年，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；此保舉成案也。雍正間，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，放

知府；嘉慶間，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，入南齋；此超擢成案也。蓋嘗說之，人才若禾稼；堂官之教誨，猶種植耘耔也；甄別去稂莠，保舉猶灌溉也；皇上超擢，譬之甘雨時降，茁勃然興也。堂官時常到署，猶農夫日在田間，乃熟穡事。今各衙門堂官，多內廷行走之員，或累月不到署。自掌印主稿外，司員半不識面；譬之嘉禾稂莠，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，而農夫不問，教誨之法無聞，甄別之例亦廢。近奉明詔保舉，又但及外官，不及京秩；培養之道，不尙有未盡者哉？頃歲以來，六部人數日多，或二十年不得補缺，終身不得主稿；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培於前，往往十年不得一差，不遷一秩。而堂官多直內廷，本難分身入署；又或兼攝兩部，管理數處，縱有才德俱優者，曾不能邀堂官之顧，又烏能達天子之知？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，不能加意培養，甚可惜也！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，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內廷者；令日日到署，與司員相砥礪。翰林掌院，亦須有不直內廷者，與編檢相濡染；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，長官一一周知。皇上不時詢問，

某也才，某也直，某也小知，某也大受；不特屬官優劣榮望，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，旁考參稽，而八衙門之人才，同往來聖主之胸中。彼屬官者，但令姓名達於九重，不必升官遷秩，而已感激無地；然後保舉之法，甄別之例，次第舉行，舊章，皇上偶有超擢，則梗柙一升，而草木之精神皆振：——此培養之方也。古者：詢事，考言，二者兼重；近來各衙門辦事，小者循例，大者請旨。本無才猷可見，莫若於言考之；而召對陳言，天威咫尺，不宜喋喋便佞，則莫若於奏摺考之。國家定例，內而九卿科道，外而督撫藩臬，皆有言事之責；各省道員，亦許專摺言事。乃十餘年間，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，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，科道奏疏，無一言及主德隆替，無一摺彈大臣過失；一時風氣，不解其所以然。本朝以來：匡言主德者，如孫嘉淦以「自是」規高宗，袁銑以「寡慾」規大行皇帝，皆優旨嘉納；糾彈大臣者，如李之芳劾魏裔介，彭鵬劾李光地；後四人皆爲名臣，至今傳爲美談，直言不諱，未有盛於我朝者也！皇上御極之初，特詔求言，而褒答優仁之

諭，臣讀之至於忤舞成泣！——然猶有過慮者，誠見皇上求言甚切，諸臣紛紛入奏，或條陳庶政，頗多雷同，或彈劾大臣，懼長攻訐；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，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，永不生厭厭之心。涉於雷同者，不必交議而已，過於攻訐者，不必發抄而已；此外則但見有益，不見有損。今考九卿賢否，憑召見應對；考科道賢否，憑三年京察；考司道賢否，憑督撫考語。若人人建言，參互質證，豈不更爲核實乎？——此考察之法也。」

奏入，諭稱其：「剴切明辨，切中事情；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。」國藩條陳日講事宜：一，考定日講設官之制；二，講官員數；三，每日進講員數；四，講官應用何項人？五，定保舉講官之法；六，進講之地；七，進講之儀；八，進講之時；九，所講之書；十，陳講之道；十一，覆講之法；十二，纂成講書；十三，講官體制；十四，選講年數。下部議，格不行。

六月，署工部左侍郎；元年，署刑部右侍郎，充武闈正考官；二年，署吏部左

侍郎，充江西正考官。丁母憂，回籍。

粵逆起，犯湖南，圍長沙不克，竄武昌陷之；連陷沿江郡縣，江南大震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上以國藩曾同湖南巡撫，辦粵本省團練，搜勦土匪。時塔齊布已以都司署撫標參將，國藩奏稱其：「奮勇耐勞，深得民心。」並云：「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，臣甘同罪。」請旨獎敘，專令督隊勦賊。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；皖鄂郡縣，相繼淪陷。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，勦匪著有成效，諭令馳赴湖北勦賊。國藩以爲：賊所以恣意往來者，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；乃駐衡州造戰艦，練水軍，勸捐助餉。四年正月，督師東下，與賊接戰岳州，又戰靖港，皆不利；得旨革職，仍准專摺奏事。時國藩已遣楊岳斌，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，大破之，復其墟，賊退踞岳州；七月，國藩攻克之，燬其舟，賊浮舟上犯，再破之，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，自城陵磯二百餘里，勦洗淨盡。賞三品頂戴。九月，復武昌，漢陽，盡焚襄河賊舟。賞二品頂戴，署湖北巡撫，賞戴花翎。旋以國

藩力辭，賞兵部侍郎銜，辦理軍務，毋容署理巡撫。

國藩建「三路進兵策」，奏言：「江漢肅清，賊之回巢抗拒者，多集興國，蘄州，廣濟諸屬；自巴河至九江，節節皆有賊船。擬令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，大冶，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，廣濟；自由江路直下，與陸軍相輔爲進止。」上命如所請行。國藩揚帆而下，連戰勝賊；蘄州賊來犯，再破之。

會塔齊布復興國，大冶；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，蘄州爲聲援。自州至鎮四十餘里，沿岸築土城，設礮位，對江轟擊，橫鐵鎖江上，以阻舟師；南岸半壁山，富池口，均大股悍賊駐守，舟楫往來如織。國藩計欲破田鎮，當先奪南岸；十月，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，克之；國藩部署諸將，分戰船四隊：一隊覓賊上犯，二隊備爐竈椎斧，剪斷鐵鎖，賊礮船護救，三隊圍擊之，沈二艘，賊不敢近。須臾，鎗液鎖斷，賊驚顧失色，率舟遁，四隊駛而下追，及於鄖穴；東南風大作，賊舟不能行，官軍圍而焚之，百里內外，火光燭天，浮尸蔽江。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，悉

平田家鎮，富池口營壘，蘄州賊遁。是役也，斃賊數萬，燬其舟五千；遂與塔齊布復廣濟，黃梅，孔壠口，小池驛，上游江面肅清，進圍九江。

十二月，上以國藩調度有方，賞穿黃馬褂，賞狐狸黃馬褂，白玉搬指，白玉巴圖魯翎管，玉靶小刀，火鏢各一；國藩遣水軍攻湖口，梅家洲，以通江西餉道，大小十餘戰；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，爲湖口賊所扞，水軍分爲兩。五年，賊竄武昌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，戰失利；越數日，大風，復壞舟數十。國藩適以其餘遣李孟羣，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師，回援武漢；親赴江西。造船募勇，增立新軍，連破賊姑塘，都昌，進攻湖口，大敗之。七月，塔齊布卒，國藩馳往九江，兼統其軍。八月，水軍復湖口；九月，補兵部右侍郎。

九江不下，國藩以師久無功，自請嚴議。上諭：「曾國藩督帶水師，屢著戰功；自到九江後，雖未能迅即克復，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。所有自請嚴議之處，著加恩寬免。」

六年，賊曾石達開竄江西，郡縣多陷，國藩馳赴省城；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，退駐吳城，以固湖防。李元度回勦撫州，以保廣信。諸將分隄要地，先後復進賢，建昌，東鄉，豐城，饒州，連破撫州，樟樹鎮，羅溪，瓦山，吳城之賊；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，曾國華……等，大破賊瑞州，復靖安，安義，上高；自江西達兩湖之路，賴以無梗。

七年正月，復安福，新淦，武寧，瑞昌，德安，奉新；軍聲大振。不一歲，石逆敗遁，江西獲安——曾國藩力也。

二月十八日，丁父憂。上諭：「曾國藩現在江西軍務正當喫緊。古人「墨經從戎」，原可奪情不令回籍；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，前因母喪未終，授以官職，具摺力辭，今丁父憂，若不令其回籍奔喪，非所以遂其孝思。著賞假三箇月，回籍治喪；俟假滿後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。」尋固請終制，上諭：「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，奉諭幫辦團練；當賊氛肆擾鄂皖，卽能統帶湖南船勇，墨經從戎；數載

以來，戰功懋著，忠誠耿耿，朝野皆知。伊父曾麟書因，聞水師偶挫，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；尤屬一門忠義，朕心實深嘉尙！今該侍郎假期將滿，陳請終制，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；覽其情詞懇切，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。

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，該侍郎所帶楚軍，素聽指揮；當茲勦賊喫緊，亟應假滿回營，力圖報效。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，更非賈楨可比。著仍遵前旨，假滿後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，並署理兵部侍郎，以資統率。俟九江克復，江面肅清，朕必賞假，令其回籍營葬，俾得忠孝兩全，毫無餘憾。該侍郎殫心專主，即以善承伊父「教忠報國」之誠，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。」國藩復奏稱：「江西各營安謐如常，毋庸親往撫馭。……」並滙陳才難宏濟，心抱不安。奉旨：「先開兵部侍郎缺，暫行在籍守制；江西如有緩急，即行前赴軍營，以資督率。」

八年五月，奉命辦理浙江軍務，移師援閩；閩匪分股竄擾江西，遣李元度破之廣豐，玉山，張運蘭復安仁。時國藩駐軍建昌，東，南，北，三路皆賊；國藩計

東路連城賊勢已衰，閩事不足深慮；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，又較南路信豐爲重，乃遣運蘭攻景德鎮，蕭啓江追勦信豐之賊。九年，陞江破賊南康，克新城、墟池、江賊巢，遂復南安，解信豐圍。賊竄湖南，將由粵、黔入蜀；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，援應湖南。運蘭復景德鎮，浮梁縣，江西肅清，餘賊竄皖南。

國藩奉命防蜀，行至陽邏，奉諭以皖省賊勢日張，飭籌議由楚分路勦辦；國藩回駐巴河，簡校軍實。因奏言：『自洪楊內亂，鎮江克復，金陵逆首，凶饒久衰；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，勾結捻匪，廬州，浦口，三河……等處，迭挫我師，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，江南之賊糧不絕。欲廓清諸路，必先破金陵，欲破金陵，必先駐重兵滁和，而後可去江寧之外屏，斷蕪湖之糧路；欲駐兵滁和，必先圍安慶，以破陳逆之老巢，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。進兵須分四路：南則循江而下，一由宿松，石牌規安慶；一由安湖，潛山規桐城。北則循山而進，一由英山，霍山攻舒城；一由商城，六安規廬州。南軍駐石牌，則與楊岳斌，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；

北軍至六安，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。國藩請自規安慶，多隆阿、鮑超取桐城，胡林翼取舒城，李續宜規廬州。」奏入，上是之。

十年二月，賊酋陳玉成犯太湖，國藩分兵破之；四月，賞兵部尙書銜，署兩江總督；六月，補兩江總督，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；七月，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。十一年，國藩進駐祁門，督飭楊岳斌、彭玉麟、曾國荃、鮑超……等，水陸夾擊，爲逐層掃蕩之計；先後復黟縣，都昌，彭澤，東流，建德，休寧，徽州，義寧。悍賊數萬據安慶，久不下；曾國荃，多隆阿……等圍之，陳玉成來援，諸軍擊走之，拔其城，賊無脫者。進復池州，鉛山，無爲，銅陵及泥汊，神塘河，運漕，東關各隘；賞太子少保銜，命統轄江蘇，安徽，江西，浙江四省軍務，巡撫提鎮以下，悉歸節制。國藩力辭，上不許；諭曰：「前令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。曾國藩自陳：『任江督後，於皖則無功可敘，於蘇則負疚良多。』并陳：『用兵之要，貴得人和，而勿尙權勢；貴求實際，而勿爭虛

虛名。懇請收回成命。」朕心深爲嘉許！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。會國藩復陳下情，言：「見在諸路出師，將帥聯翩，威柄太重；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，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。」足見謙卑遜順，慮遠思深，得古大臣之體！在會國藩遠避權勢，自應如此存心；而國家優待重臣，假以事權，從前本有成例。會國藩曉暢戎機，公忠體國，中外咸知；當此江浙軍務喫緊，生民塗炭，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，南望增憂。若非會國藩之惴忱真摯，豈能輕假事權？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，仍歸節制；該大臣務以軍事爲重，力圖攻勦，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，毋再固辭。」

先是：賊圍杭州，國藩迭奉援浙之命，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，檄派張運蘭，孫昌國……等水陸各營，均歸調度，以厚兵力；並撥給錢漕釐金，以清所部積欠。因奏稱：「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略秉章幕中，贊助軍謀，兼顧數省，其才實可獨當一面。懇請明降諭旨，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。」上以：「浙江

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，著會國藩察看具奏；並迅速保舉人員，候旨簡放。』國藩奏言：『蘇浙兩省，羣賊縱橫安危利鈍，繫於巡撫一人；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，難期振作。欲擇接任之人，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。惟此時杭州被困，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，左宗棠救援於外；俟事勢稍定，乃可更動。至江蘇巡撫一缺，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。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；勁氣內斂，才大心細，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，臣再撥給陸軍，便可馳赴下遊，保衛一方。』

至是，杭州失守，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：『一，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，皖南之徽州，爲犄角之勢；先據形勝，杭賊上竄。左宗棠暫於徽，衢，信三府擇要駐紮，相機調度；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，保全完善之地，再籌進剿。一，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，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，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；隨左宗棠籌辦防勦，可收指臂之助。一，浙省兵勇，特舉紹爲餉源，今全省糜爛

，無可籌畫，懇恩飭下廣東粵海關，福建閩海關，按月協撥銀兩，交左宗棠，以資軍餉。」奏入，上皆如所請行。

同治元年正月，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。國藩奏言：「自去秋以來，疊荷鴻恩；臣弟國荃，又拜江浙按察使之命。一門之內，數月之間，異數殊恩，有加無已；感激之餘，繼以悚懼！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，鑒微臣之苦衷；金陵未克以前，不再加恩於臣家。又前此疊奉諭旨，帥保薦江蘇，安徽巡撫；復蒙垂詢閩省督撫，飭臣保舉大臣，開列請簡。封疆將帥，乃朝廷舉措之大權；如臣愚陋，豈敢干預？嗣後如有所知，堪膺疆寄者，隨時恭疏入告，仰副聖主旁求之意。但泛論人才，以備採擇則可；指明某缺，徑請遷除則不可。蓋四方多故，疆臣既有征伐之權，不當更分黜陟之柄；風氣一開，流弊甚長，辦之不可不早。」

尋遣將擊走徽州，荻港之賊，復青陽，太平，涇縣，石埭；國荃會同水師，復巢縣，含山，和州，並銅陵關，雍家鎮，裕溪口，西梁山四隘。弟貞幹復繁昌，

南陵，破賊三山，魯港。上以國藩前奏，情詞懇摯，出於至誠，不再加恩；而進國荃，貞幹……等職。國藩駐安慶督師，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；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，指授諸將機宜，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。國荃率師進圍金陵，蘇浙賊會李秀成等分道來援；大小數十戰，力卻之。二年五月，復江浦，浦口，克九洲，長江肅清。因淮南運道暢通，籌復鹽務，改由民運；奏陳疏銷，輕本，保價，杜私之治。三年正月，官軍克鍾山，合圍金陵；六月，金陵平。

上諭：『曾國藩自咸豐四年，在湖南首倡團練，創立舟師；與塔齊布，羅澤南……等，屢立戰功，保全湖南郡縣，克復武漢等城，肅清江西全境。東征以來，由宿松克潛山，太湖，進駐祁門，迭復徽州郡縣；遂拔安慶省城，以爲根本，分檄水陸將士，規復下遊州郡。茲大功告成，逆首誅鋤，由該大臣籌策無遺，謀勇兼備，知人善任，調度得宜。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，錫封一等侯爵，世襲罔替，并賞戴雙眼花翎；浙江巡撫曾國荃，賞加太子少保銜，錫封一等伯爵，并賞

戴雙眼花翎，將士進秩有差。」

時捻匪倡亂日久，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，賊勢日熾；四年四月，命國藩赴山東一帶，督兵剿辦捻匪。山東，河南，直隸三省旗綠各營，及地方文武員弁，均歸節制調遣。國藩將赴徐州督師，乃招集新軍，添練馬隊；檄調劉松山，劉銘傳，周盛波，鼎藩新諸軍會剿。五月，賊竄雒河集；國藩駐臨淮關，遣兵擊走之。先後奏言：「此賊已成流寇，飄忽靡常；宜各練有定之兵，乃足以制無定之賊。臣由臨淮進兵，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，及江蘇之徐州，山東之濟甯，河南之周家口，四路各駐大兵，爲重鎮；一省有急，三省往援。其援軍之糧藥，即取給於受援之地；庶幾往來神速，呼吸相通。」

時捻會張總愚，任柱，牛落紅，及髮逆賴汶光擁衆十數萬，倏分倏合。八月，國藩遣銘傳敗之潁州；賊東走曹州，國藩檄鼎新力隄運河，派軍馳赴山東助剿。賊不能渡運，遂南走徐州，踞豐沛，銅山境內。九月，國藩遣李照慶，鼎新敗

之徐州，豐縣，賊復竄山東。十月，盛波，銘傳敗之寧陵，扶溝。賊竄陷湖北黃陂，五年正月，國藩遣銘傳破之，復其城。任逆回竄沈邱，將踞蒙亳老巢，遣銘傳，盛波擊之；張逆分股入鄆城，三月，銘傳，張樹珊敗之潁州，周口。羣賊合踞濮，范，鄆，鉅間，諸軍擊破之；張逆趨單縣，任逆走靈璧。國藩駐徐州，修浚運河，以固東路；五月，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，王家林，敗任逆於永城，徐州。

時賊自二月北竄，堅關渡運，徘徊曹，徐，淮，泗者，兩月有餘，迄不得逞；於是張逆入豫，任逆入皖。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，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；樹珊敗張逆於周口，牛張二逆，渡沙河而南，任賴二逆，亦竄渡賈魯河。

國藩以前防守運河，粗有成效；必仿照於沙河設防，俾賊騎稍有遮攔，庶軍事漸有歸宿。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，隱守沙河；上至朱仙鎮，隱守賈魯河。因奏言：「河身七百餘里，地段太長；不敢謂防務既成，百無一失。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，不以艱難而自畫，不以浮言而中更，以求有裨時局。自古辦流寇本無善

策，惟有防之使不得流，猶是得寸則寸之道；俟河防辦成，則令防河者與遊擊者，彼防此戰。更番互換，庶足以保常新之氣。」

六月，遣松山，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，西華；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汎地逸出東甯，河防無成。七月，遣松山，宋慶大破之南陽，新野；九月，銘傳，鼎新破之鄆城，運防賴以無恙。

國藩自陳病狀，七月，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。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。

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，奏言：「朝廷體恤下情，不責臣以治軍，但責臣以籌餉；不令留營勉圖後效，但令回署調理病軀。臣屢陳病狀，求開各缺，若爲將帥則辭之，爲封疆則就之，則是去危而就安，避難而趨易；臣內度病體，外度大義，減輕事權則可，竟回本任則不可。故前兩次奏稱，但求開缺，不求離營。蓋自抱病以來，反復籌思，必出於此，然後心安理得。請開江督各缺，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；維湘淮之軍心，聯將帥之情誼。凡臣材力所可勉，精神所能到，必殫

竭慮忱，力圖補救；斷不因兵符已解，稍涉疏懈，致乖古人盡瘁之義。」上諭：「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，具徵奮前圖功，不避艱難之意；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，湘淮各軍，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，與前敵督軍，同爲朝廷所倚賴。該督忠勤素著，且係朝廷特簡；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，致多過慮。著遵奉前旨，仍回本任，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，並免後顧之憂。」國藩復奏陳：「江督之繫，非病軀所能勝任；與其勉強回任，辜恩溺職，不如量而後入，避位讓賢，額請仍開各缺。」上諭：「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，軍營事繁，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，以資調攝；並因請以散員自效，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，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。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，誠信相孚已久；當此捻逆未平，後路糧餉軍火，無人籌辦，豈能無誤事機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，爲國家分憂；豈可稍涉疑慮，固執己見？著卽懷遵前旨，尅期回任；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剿賊，迅奏膚功，該督回任以後，遇有湘淮軍事，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，以期聯絡；毋許再有固請，用慰廑念。」

國藩回任後，六年，奏稱：「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，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；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，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。」從之。七月，補授禮仁閣大學士，仍留兩江總督任。十二月，擒匪平，賞雲騎尉世職。七年四月，補武英殿大學士。七月，調直隸總督。十二月到京，賞紫禁城騎馬。八年二月，查明積滯大窪地畝，應徵糧賦，請分別豁減，從之。三月，奏：「直隸刑案積多，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，甫有端緒，張樹聲見調任山西；請暫留畿輔一年，以清積案。」上諭：「會國藩到任後，辦事認真，於吏治民風；實心整頓，力挽敝習。著如所請，俾收指臂之助。」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，開單具奏，得旨分別嘉勉降革，以肅吏治。

時直隸營務廢弛，廷議選練六軍；上諭：「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，妥籌經理。」五月，國藩奏言：「臣見內外臣工章奏，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，言之詳矣；

惟養勇雖非長策，而東南募勇多年，其中亦有良法美意。爲此練軍所當參用者。

一曰，文法宜簡。勇丁樸誠耐苦，不事虛文；營規祇有數條，別徑文告，管轄祇論差事，不計官階。挖濠築壘，刻日而告成；運米搬柴，崇朝而集事。兵則編籍入伍，伺應差使，講求儉節；及其出征，則行路須用官車，紮營須用民夫，油滑儉惰，積習使然。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，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；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，文法太繁，官氣太重。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。一曰，事權宜專。

一營之權，全付營官，統領不爲遙制；一軍之權，全付統領，大帥不爲遙制。

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，卽能大展其才，縱橫如意，皆由事權歸一之故；今直隸六軍統領，迭次更換，所部營哨文武各官，皆由總督派撥。下有翼長分其任，上有總督攬其全，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督餉項之權；一旦驅之赴敵，羣下豈肯用命？

加以總理衙門，戶部兵部，層層檢制；雖良將亦瞻前顧後，莫敢放膽任事，又焉能盡其所長？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。一曰，情意宜洽。勇營之制，營官

由統領挑選，哨弁由營官挑選，什長由哨弁挑選，勇丁由什長挑選；譬之木焉，統領如根，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，皆一氣所貫通。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，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，皆若受其私惠；平日既有恩誼相孚，臨陣自能患難相顧。今練軍之兵，離其本營本汛，調入新哨新隊；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，新練之營官，不能操去取之權，而又別無優待親兵，獎拔健卒之柄。上下隔閡，情意全不相聯，緩急豈可深恃？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，而勢有不能者也。又聞各營練軍，皆有冒名頂替之弊，防不勝防；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，每兼小本手藝營生，此各省所同也。直隸六軍，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，其練餉二兩四錢，在練營支領；底餉一兩五錢，仍在本營支領。兵丁不願離鄉，往往仍留本處，於練營左近，僱人頂替，應點應操；一遇有事遠征，受僱者又不肯行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。兵止一名，人已三變；練兵十人，替者過半，尙安望其得力？今當講求變通之方，自須先杜頂替之弊：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，即裁本營額缺；練軍增一兵，底營即減一兵。

無論底餉練餉，均歸一處支放；或因事斥革，即由練營募補，底營不得干預，冀可少變積習。此外尙須有酌改：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，應另立馬隊營，使障礙不至溷亂；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，仍爲什人一隊，使士卒易知易從。若此之類，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，重整練軍，練足萬人，以副朝廷殷勤訓飭之意；其未挑入練者，各底營存餘之兵，亦須善爲料理，未可聽其困窮墮壞。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，不必大減兵額，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，病故者闕而不補；即以所節餉項，量發歷年底營欠款。俾各營徵有公費，添製器械旗幟之屬，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。數年後，或將當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，全數賞發；兵丁之入練軍者，所得固優，卽留底營者，亦足自贍。營務或漸有起色，而畿輔練軍之議，亦不至屢作屢輟，事同兒戲。請敕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。」尋飭：『國藩籌定簡明章程，奏報定議。』國藩奏言：臣維用兵之道，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；初無一定之規，可泥之法；或古人著績之事，後人效之而無功；或今日制勝之方，異日沮之而反敗

。惟知陳迹之不可狃，獨見之不可恃；隨處擇善而從，庶可常行無弊。卽就紮營一事言之：湘勇初出，屢爲粵匪所破；旣而高壘深濠，先圖自固，旋即用以制敵。淮勇繼起，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，善紮營者，卽稱勁旅。後移師勦捻，每日計行路遠近，分各營優劣，曾無築壘挖濠之暇，而營壘之堅否，於勝敗全不相涉；陝甘勦回，貴州平苗，亦不以此爲先務。足知兵勢之無常矣。然斯乃古來之常法，終未可棄而不講。臣愚以爲直隸練軍，宜添學紮營之法；每月拔營一次，行二三百里爲率，令兵丁修壘濠濠。躬親畚築，以習勞動；不坐差車，以慣行走；增募長夫，以任樵汲負重之事。至都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，臣意老營操演，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，拔營行走，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便；凡此皆一張一弛，擇善而從者也。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，蓋因平日事權不一，則臨陣指麾不靈；臣在南中，嘗見有巡撫大帥，所部多營，平日無一定之統領，隨時酌撥數營，派一將統之赴敵，終不能得士卒死力。而江楚數省，倖獲成功者，大抵皆有得力統領

；其權素重，臨陣往來指揮，號令進退之人，即平日撥餉挑餉，主持賞罰之人。士卒之耳目有專屬，心志無疑貳，是以所向有功。臣所謂事權宜專，本意如此。然亦幸遇塔齊布，羅澤南，李續賓，楊岳斌，多隆阿，鮑超，劉銘傳，劉松山諸人；或隸臣部，或隸他部，皆假重權而樹偉績，苟非其人，權亦未可概施。部臣所議「得良將則日起有功，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。」洵爲允當之論！良將者，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；嗣後直隸練軍統領，臣當悉心察看，遇上選則破格優待，盡其所長，遇中材則隨處防維，無使越分，庶幾兩全之道。部臣復議及「兵將相習，可收一氣貫通之效」，又言「轉弱爲強，不必借才於異地」等語。臣竊意就兵言之，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，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；就官言之，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，皆可服官外省。況畿輔萬方輻輳，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；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，皆可酌調來直，不得以借才論。直隸練軍，詢諸衆論，不外二法：一曰，就本管之鎮將，練本管之弁兵；一曰，調兩人之戰將，練北人之

新兵。訪聞前此六軍，用本管鎮將爲統領者，其情易通，而苦閑營無振作之氣；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，其氣稍盛，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。將欲救二者之弊，氣之不振，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，當察其懈弛，擇人而換之；情之不聯，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，當令其久處，積誠以感之。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，先添三千人，稍復舊觀。一，於古北口暫添千人，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，安詳勤慎；一，於正定鎮暫練千人，該總兵譚勝勇敢素着，志氣方新，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；一，於保定暫添千人，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，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，姑分兩起，俟查驗實在得力，而後合併一軍。——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。至練軍規模，臣仍擬以四軍爲斷：二軍駐京北，二軍駐京南；每軍三千人，統將功效尤着者，或添至四五百人。請旨交各衙門覆議，先行試辦；俟試行果有頭緒，然後奏定簡明章程，俾各軍一律遵守。』奏入允之。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，他省仿而行之，營務爲之一振。

自國藩始，九年五月，通商大臣崇厚奏：「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，有牽涉教堂情事；毆斃法國領事官，焚燬教堂。」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。國藩奏言：「各省打毀教堂之案，層見迭出；而畿領事洋官，則從來未有之專。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，準情酌理，持平結案；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，庶在不失柔遠之方。」尋奏誅爲首滋事之人，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，革職治罪。因陳：「時事雖極艱難，謀畫必須斷決；伏見道光庚子以後，辦理夷務，失在朝戰夕和，無一定至計；遂至外患漸深，不可收拾！皇上登極以來，守定和義，絕無改更；用能中外相安，十年無事。津郡此案，因愚民一旦憤激，致成大變，初非臣僚有意挑衅；朝廷昭示大信，不開兵端，此實天下生民之福。以後仍當堅持一心，曲全鄰好，以爲保民之道；時時設備，以爲立國之本；二者不可偏廢。」

八月，調兩江總督；國藩瀝陳病狀，請另簡賢能，開缺調理。上諭：「兩江事務殷繁，職任綦重；曾國藩老成宿望，前在江南多年，情形熟悉，措置咸宜。」

見雖目疾未痊，但得該督坐鎮其間，諸事自可就理。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，著無庸議。」十一月，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。十年，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占，與湖廣總督定議，與川鹽分岸行銷。奏請武昌，漢陽，黃州，德安四府，專銷淮鹽；安陸，襄陽，鄖陽，荊州，宜昌，荊門五府一州，暫行借銷川鹽。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，試行官運粵鹽；國藩復力陳二府引地，不必改運，部議皆如所請。

十一年二月卒，遺疏入。諭曰：「大學士陸江總督曾國荃，學問純粹，器識宏深；秉性忠誠，持躬清正。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，洊升卿貳；咸豐間，創立楚軍，勦辦粵匪；轉戰數省，疊著助勞。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，補授兩江總督，命爲欽差大臣，督辦軍務；朕御極後，簡任綸扉，深資倚任，東南底定，厥功最多。江寧之捷，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，世襲罔替，並賞戴雙眼花翎；歷任兼圻，於地方利病，盡心籌畫，實爲股肱心膂之臣。方冀克享遐齡；長承恩眷

；茲聞溘逝，震悼良深！曾國藩著追贈太傅，照大學士例賜卹，賞銀三千兩治喪，由江寧藩庫給發；賜祭一壇，派穆勝阿前往致祭。加恩予諡「文正」，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；於湖南原籍，江寧省城，建立專祠。其生平政績事實，官付史館；任內一切處分，悉予開復。應得卹典，該衙門查例具奏；靈柩回籍時，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。其一等侯爵，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，毋庸帶領引見；其餘子孫幾人，著何璟查明具奏，候旨施恩。」

尋湖廣總督李瀚章，安徽巡撫英翰，署兩江總督何璟，奏陳國藩歷年勛績。

李瀚章奏略云：『……國藩初入翰林。卽與故大學士倭仁，太常寺卿唐鑑，徽寧道何桂珍，講明程朱之學；克己省身，得力有自。遭值時艱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死生禍福，置之度外；其過人謙力，在能堅持定見，不爲浮議所搖。用兵江皖，陳四路進攻之策；勦辦捻匪，建四面蹙賊之議。其後成功，不外乎此。……』英翰奏略云：『……自安慶克復後，國藩督軍駐紮，整吏治，撫瘡痍，培元氣，訓屬寮

若子弟，視百姓如家人，生聚教養，百廢具舉，至今皖民安堵，皆國藩所畱貽。一聞出缺，士民奔走，婦孺號泣；以遺愛言，自昔疆臣湯斌，于成龍而後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！……」何璟奏略云：「……咸豐十年，國藩駐祁門，皖南北十室九空；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，無處無賊，無日無戰。徽州初陷，休祁大震；或勸移營他所，國藩曰：「吾初次進兵，遇險卽退，後事何可言？吾去此一步，無死所也！」賊至環攻；國藩手書遺囑，帳懸佩刀，從容布置，不改常度，死守兼旬；檄鮑超一戰，驅之嶺外。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，國藩受械四年，次第蕩平；皆因祁門初基不怯，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。臣聞其昔官京師，卽已留心人物；出事戎軒，尤勤訪察。雖一材一藝，罔不甄錄；又多方造祿，以成其才。安慶克復，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，多隆阿之苦戰；金陵克復，又推功諸將，無一語及其弟國荃。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，左宗棠諸人，皆自謂「十不及一。」清儉如寒素，廉俸盡充官中用，未嘗置屋一廬，田一區；食不過四簋，男女婚嫁，不過二百金

，垂爲家訓，有唐楊綰宋李流之遺風。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，曰：「不誑語，不晏起。」前在兩江任內，討究文書，條理精密；無不手訂之章程，點筆之批牘。前年回任，感激聖恩高厚，仍令坐鎮東南；自謂稍有息安，負疚滋重。公餘無客不見，見必博訪周諮，殷勤訓勵；於僚屬之賢否，事理之源委，無不默識於心。其患病不起，實由平日事無巨細，必躬必親，殫精竭慮所致也！」

上諭：「據何璟，英翰，李瀚章先後臚存曾國藩歷年勛績；英翰，李瀚章並請於安徽，湖北省城，建立專祠；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，詳晰覆奏。披覽之餘，彌增悼惜！曾國藩器識過人，盡瘁報國；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，倡練水師，矢志滅賊。雖屢經困阨，堅忍卓絕，曾不少移，卒能萬衆一心，創平捕寇；功成之後，寅畏小心，始終罔懈。其薦拔賢才，如恐不及，尤得以臣事君之義。忠誠克效，功德在民；允宜迭沛恩施，以彰忠藎。曾國藩著於安徽，湖北省城，建立專祠；此外立功省分，并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。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，伊孫曾

廣鈞，均著賞給舉人，准其一體會試。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，曾廣銓著賞給主事；俟及歲時，分部學習行走。何環，李瀚章，英翰摺三件，均著宣付史館，用示體念勳臣，有加無已至意。欽此。」

新式標點
曾國藩名言類鈔

許嘯天選

治家

予生平於倫常中，惟兄弟一倫，抱愧尤深；蓋父親以其所知者，盡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，盡教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！

余欲盡孝道，更無他事；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，則我之孝有一分，能教諸弟進十分，則我孝有十分。若全不能教弟成名，則我大不孝矣！

聞四妹起最宴，往往其姑反服事他。此反常之事，最足折福。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。

爲人子者，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，謂諸兄弟俱不及我，這便是不孝；若使族黨稱道

我好些，認諸兄弟俱不如我，這便是不弟。何也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，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，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，暗用機計，使自己得好名聲，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，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。

但願兄弟五人，各各明白這道理，彼此互相原諒。兄以弟得壞名爲憂，弟以兄得好名爲快。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，是兄之罪；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，是弟之罪。若各各如此存心，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。

凡人必有師；若無師，則嚴憚之心不生。既以丁君爲師，此外擇友，則慎之又慎。昌黎曰：『善不吾與，吾強與之附；不善不吾惡，吾強與之拒』。一生之成敗，皆關乎朋友之賢否，不可不慎也！

信中有云：「於兄弟則直達其隱，父子祖孫間，不得不曲致其情」。此數語，有大道理。余之行事，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，何妨直情徑行？

若果威儀可則，淳實宏通，師之可也！若僅博雅能文，友之可也！或師或

友，皆宜常存敬畏之心，不宜視為等夷；漸至慢殺，則不復能受其益矣。

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。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，則絕大學問，即在家庭日用之

間。於「孝」「弟」兩字上盡一分，便是一分學；盡十分，便是十分學。今人讀書，皆為科名起見，於孝弟倫紀之大，反似與書不相關。殊不知書上所載的，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，無非要明白這箇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即筆下說不出，何妨；若事事不能做，並有虧於倫紀之大，即文章說得好，亦祇算箇名教中之罪人！

賢弟性情真摯，而短於詩文，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？曲禮內則所說的，句

句依他做出，務使祖父母，父母，叔父母，無一時不安樂，無一時不順適；下面兄弟妻子，皆竊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學問也。若詩文不好，此小事不足計，即好極，亦不值一錢，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？科名之所以可貴者，請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，謂祿仕可以養親也；今吾已得之矣，即使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歡，可以養親，何必兄弟盡得哉？賢弟若細思此理，但於孝弟上用功，不於詩文上用功，

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！

兒女聯姻，但求勤儉孝友之家，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，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。

兄妹之子女，猶然骨肉也。古者婚姻之道，所以厚別也；故同姓不婚。中表爲婚，此俗禮之大失！譬如嫁女而號泣，奠禮而三獻，喪事而用樂，此皆俗禮之失，我輩不可不力辦之。

毫無學識，而官至學士，頻邀非分之榮；祖父母父母皆康強，可謂極盛矣！

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，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；是以男慄慄恐懼，不敢求分外之榮。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，闔家平安，卽爲至幸。

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，我得忝列卿貳。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，後輩子女無法則，則驕奢淫佚，立見消敗；雖貴爲宰相，何足取哉？我家祖父，父親，叔父三位大人，規矩極嚴，榜樣極好；我輩踵而行之，極易爲力。

溫弟天分本高，若能改去蕩佚一路，歸入勤儉一邊，則兄弟之幸也！合家之

福也！我待溫弟，似乎近於嚴刻；然我自問此心，尙覺無愧於兄弟者。蓋有說焉！大凡做官的人，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，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。予自三子歲以來，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，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；故私心立誓，總不靠做官發財，以遺後人。神明鑒臨，予不食言！此時專奉高堂，每年僅寄些須，以爲甘旨之佐；族戚中之窮者，亦卽每年各分少許，以盡吾區區之意。蓋卽多寄家中，而堂上所食所衣，亦不能因而加豐。與其獨肥一家，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，何如分潤戚族，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，而更加一番欽敬乎？將來若作外官，祿入較豐，自誓除廉俸之外，不取一錢。廉俸若日多，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，斷不畜積銀錢，爲兒子衣食之需。蓋兒子若賢，則不靠官囊，亦能自覓衣食；兒子若不肖，則多積一錢，渠將多造一孽，後來淫佚作惡，必且大玷家聲。故立定此志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，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。若祿入較豐，除堂上甘旨之外，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，此我之素志也。至於兄弟之際，吾

亦惟愛之以德，不欲愛之以姑息；教之以勤儉，勸之以習勞守樸，愛兄弟以德也；豐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愛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愛，使兄弟惰肢體，長驕氣，將來喪德虧行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。吾不敢也。我仕宦十餘年，現在京寓所有，惟書籍衣服二者；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，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，是以二物略多。將來我罷官歸家，我夫婦所有之衣服，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；我所辦之書籍，則存貯利見齋中，兄弟及後輩，皆不私取一本。除此二者，予斷不別存一物，以爲宦囊。一絲一粟，不以自私，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。

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盡；其子孫始而驕佚，繼而流蕩，終而溝壑；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！商賈之家，勤儉者能延三四代；耕讀之家謹樸者，能延五六代；孝友之家，則可以縣延十代八代。我今賴祖宗之積累，少年早達，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，故教諸弟及兒輩，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，不願其爲仕宦之家。

吾自入官以來，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，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；爲本境置義田，以贍救念四都貧民。不料世道日苦，余之處境未裕。無論京官者自治不暇；卽此外放，或爲學政，或爲督撫，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，幾於嗷鴻半天下；爲大官者，更何忍於廉俸之外，多取半文乎？是義田之願，恐終不能償！然余之定計，苟仕官所入，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贏餘，吾斷不肯買一畝田，積一文錢，必皆留爲義田之用；此我之定計，望諸弟皆體諒之。

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，不必問其貧富，亦可結親。

凡人一身，只有「遷善改過」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「修德讀書」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慶；不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誠；而所謂改過修德者，不足以質諸鬼神也。吾與諸弟勉之又勉。務求有爲善之實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，自我兄弟而剝喪，此則全家之幸也！

子姪半耕半讀，以守先人之舊，慎無存半點官氣；不許坐轎，不許喚人取水，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糞等事，須一一爲之；插田蒔禾等事，亦時時學之。庶漸漸務本，而不習淫佚矣。

兒姪輩，總須教之讀書，凡事當有收拾。宜令勤慎，無作欠伸懶慢樣子，至要！至要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；吾近日亦勉爲勤敬。卽令世運艱屯，而一家之中，勤則興，懶則敗，一定之理；願告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。

諸弟在家教子姪，總須有勤敬二字。無論治世亂世，凡一家之中，能勤能敬，未有不興者；不勤不敬，未有不敗者。至切！至切！余深悔往日，未能實行此二字也！千萬叮囑！

家中兄弟子姪，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。一家能勤能敬，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。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；務宜刻刻遵守。至要！至要！

諸子姪輩，於勤敬二字，略有長進否？若盡與此二字相反，其家未有不落者。若箇箇勤而且敬，其家未有不興者，無論世亂與世治也。諸弟須刻刻留心，爲子孫作榜樣。

諸弟及兒姪輩，務宜體我寸心，於父親飲食起居，十分檢點，無稍疎忽；於母親祭品禮儀，必潔必誠；於叔父處，敬愛兼至，無稍隔閡；兄弟娣姒，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。凡一家之中，勤敬二字，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興；若全無一分，未有不敗。和字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興；不和未有不敗者。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，於族戚人家，歷歷驗之，必以吾言爲不謬也。

母喪未除，斷不敢受官職；若一經受職，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，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，何以對吾母於地下？何以對宗族鄉黨？方寸之地，何以自安？

仕宦之家，不蓄積銀錢，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；一日不勤，則將有飢寒之患，則子弟漸漸勤勞，知謀所以自立矣。

紀澤兒授室太早，經書尙未讀完。上溯江太夫人來嬪之年，吾父亦係十八歲；然常就外傳讀書，未久耽閣。紀澤上繩祖武，亦宜速就外傳，慎無虛度光陰。

聞賀夫人博通經史，深明禮法。紀澤至岳家，須緘默寡言，循循規矩；其應行儀節，宜詳問諧習，無臨時忙亂，爲岳母所鄙笑。

新婦始至吾家，教以勤儉；紡績以事縫紉，下廚以議酒食，此二者，婦職之最要者也；孝敬以奉長上，溫和以待同輩，此二者，婦道之最要者也。但須教之以漸，渠係富貴子女，未習勞苦，由漸而習，則日變月化，而遷善不知；若改之太驟，則難期有恆。

新婦初來，宜教之入廚作羹，勤於紡績；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，不事操作。

大，二，三諸女，已能做皮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雙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爭鍼黹之工。所織之布，做成衣襪寄來，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。

近世人家一入宦途，卽習於驕奢，吾深以爲戒。三女許字，意欲擇一儉樸耕讀

之家，不必定富室名門也。

余之第三女，卽另行擇婿，望弟詳稟父大人，可將此事中輟；縱已過女庚，亦可取還。絲羅子係恩賜舉人，恐人疑爲佳婿而爭之也。

家中種蔬一事，千萬不可怠忽！屋門首塘養魚，亦有一種生機；養豬亦內政之要者。下首臺上新竹，過伏天後，有枯者否？此四事者，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。

家中養魚，養豬，種竹，種蔬四事，皆不可忽。一則上接祖父來相承之家風；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，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。雖多花幾箇錢，多請幾箇工，但用在此四事上，總是無妨。

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，出門宜常走路，不可動用輿馬，長其驕惰之氣。一次姑息，二次，三次姑息，以後驕慣難改，不可不慎！

去年在家，因小事而生嫌衅，實吾度量不闊，辭氣不平，有以致之，實有愧於

爲長兄之道。千愧萬悔，夫復何言！

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，今遭溫弟之大變；和氣致祥，乖氣致厲，斯言明徵。

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，力求和睦。

睡多做，一人之生氣。勤者，生動之氣；儉者，收斂之氣。有此二字，家運斷無不興之理。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，至今愧憾，是以諄諄言之。

禍福由天主之，善惡由人主之。由天主者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之；由人主者，盡得一分算一分，撐得一日算一日，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，以求力挽家運。

第一貴兄弟和睦。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，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。

凡吾有過失，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，余必力爲懲改；三弟有過，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。第二貴孝道。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，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

兒女，及蘭菡二家；又父母墳域，必須改葬，請沅弟作主，澄弟不可過執。第三

要實行「勤」「儉」二字。內間妯娌不可懈怠奢華；後輩語兒須走路，不可坐轎

騎馬；諸女莫太懶，宜學燒茶煮菜。書蔬魚豬，一家之生氣；

居家要勤儉；吾家後輩子女，皆趨於逸欲奢華，享福太平，將來恐難到老。

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，出門莫坐轎；諸女學洗衣，學煮菜，燒茶。少勞而老逸，猶可；少甘而老苦則難矣！至於家中用度，斷不可不分；凡吃藥，藥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，若不明，則彼此以多爲貴，以奢爲尚，漫無節制，此敗家之氣象也！

運氣不來，徒然氾氣幫人，則委曲從人，尙未必果能相合！獨立則勞心苦力，尙未必果能自立。如真能受委曲，能喫辛苦，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。

沉弟信，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，此言精當之至，足抵萬金。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尙不十分悖謬，惟說些利害話，至今悔憾無極！

不求好地，但求平安。洪夏之地，余心不甚願：一則嫌其經過之處，山嶺太多；一則既經爭訟，恐非吉壤。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，不輕予人者也。人力所能謀，只能求免水，蟻，兇煞三事，斷不能求富貴利達。明此理，絕此念，然

後能尋平穩之地；不明此理，不絕此念，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。

吾鄉僻陋，眼界甚淺，稍有修造，已駭聽聞；若太閎麗，則傳播尤過；苟爲一方首屈一指，則亂世恐難倖免。

改葬先人之事，須將求富，求貴之念，消除淨盡；但求免水蟻以妥先靈，免兇煞以安後嗣而已！若存一絲求富，求貴之念，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。以吾所見所聞，凡已發之家，未有續尋得大地者。

家中一切，自沅弟去冬歸去，規模大備；惟書，蔬，魚，豬，及掃屋，種竹等事，係祖父以來相傳家法，無論世界之興衰，此數事不可不盡心。

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風難入，日亦難入，必須設法祛散溼氣，乃不生病，至屬！至屬！

余與沅弟謂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岡公爲法。大約有八字訣：其四字，卽上年所稱「書，蔬，魚，豬，」也；又四字，則曰：「早，掃，考，寶。」早者，起

早也；掃者，掃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顯考，王考，曾祖考，而妣可該也；寶者，親族鄉里，時時周旋，賀喜弔喪，問疾濟急。星岡公嘗曰：「人待人，無價之寶也。」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，最爲認真，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：『書蔬魚豬，早掃考寶也。』

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爲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；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村，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。至戒！至戒！

照料家事，總以「儉」字爲主。愜意宜厚，用度宜儉；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。

當此大亂之世，興造過於壯麗，殊非所宜，恐劫數或有他慮，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。去年沉弟起屋太大，余至今以爲隱慮。此事又繁沉弟與弟作主，不可不慎之於始。弟向來於「盈虛消長」之機，頗知留心；此事亦當三思，至囑！

至囑！

余在京十四年，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，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。雖由余交游太寡，而物力艱難，亦可概見。余家後輩子弟，全未見過艱苦模樣，眼孔大，口氣大，呼奴喝婢，習慣自然；驕傲之氣，入於膏肓而不自覺，吾深以為慮。吾函以「傲」字箴規兩弟，兩弟猶能自省自惕；若以「傲」字誥誡子姪，則全然不解。

蓋自出世以來，祇做過大，並未做過小，故一切茫然；不似兩弟做過小，喫過苦也。

教訓後輩子弟，總以「勤苦」為體，「謙遜」為用，以藥佚驕之積習，餘無他藥。

總怕子姪習於「驕」「奢」「佚」三字。家敗，離不得箇「奢」字；人敗，離不得箇「逸」字；討人嫌，離不得箇「驕」字。

子姪須教一「勤」字，一「謙」字。謙者，驕之反也；勤者，佚之反也。

「驕奢淫佚」四字，惟首尾二字，尤宜切戒！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，則以「考實

早掃書蔬魚豬」八字爲本，千萬勿忘！

吾祖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記憶。今我輩兄弟，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紹家風。

合家大小老幼，幾於無人不藥，無藥不貴。迨至補藥喫出毛病，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；陽藥喫出毛病，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。展轉差誤，不至大病大弱不止！

他仙僧巫二者，弟向來不甚深信，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；以後尙祈卓識堅定，略存祖父家風爲要。天下信地信僧之人，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？

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，謙謹者也；凡好譏評人短者，驕傲者也。諺云：「富家子弟多驕，貴家子弟多傲。」非必錦衣玉食，動手打人，而後謂之驕傲也；但使志得意滿，豪無畏忌，開口譏人短長，卽是極驕極傲耳。余正月初四信中，言戒「驕」字，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戒「惰」字，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望弟常

常猛省，並戒子姪也。

家中兄弟子姪，惟當記祖父之八箇字，曰：考、實、早、掃、書、蔬、魚、豬。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，曰：不信地仙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。余日記冊中，又有八本之說，曰：讀書以訓詁爲本，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戒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妄起爲本，作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

家中無論老少男婦，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，謙謹爲第二義；勞則不佚，謙則不傲，萬善皆從此生矣。

大抵富貴人家氣習，禮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親到少；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，必有裨益。

做爲凶德，惰爲衰氣；一、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轎，望弟舊心做戒。

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吾家亦盈時矣！管子云：「斗斛滿，則人概之；人滿，則天概之。」余謂天之概無形，仍得手於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滿，魏相概之，宜帝概之。諸葛恪盈滿，孫峻概之，吳主概之。待他人之來概，而後侮之，則已晚矣！吾家方豐盈之際，不待天之來概，人之來概，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。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「清」「慎」「勤」三字而已。吾近將「清」字改爲「廉」字，「慎」字改爲「謙」字，「勤」字改爲「勞」字，尤爲明淺，確有可下手之處。沉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，不甚斟酌，朋輩之譏議菲薄，其根實在於此。去冬之賈鞏頭翁粟子山，余亦大不爲然。以後宜不妄取分毫，不寄銀回家，不多贈親族，此「廉」字工夫也！謙之存諸中者，不可知；其著於外者，約有四端：曰，面色；曰，言語；曰，書函；曰，僕從屬員。沉弟一次添招六千人；季弟并未稟明，徑招三千人，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，在弟尙能集事，亦算順手。而弟等每次來信，索取帳棚子藥等件，常多譏諷之詞，不平之語。在兄處書函

如此，則與別處書函，更可知已！沅弟之僕從隨員，頗有氣節。面色言語，與人酬接時，吾未及見。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，至今欷歔。以後宜於此四端，痛加克治，此「謙」字工夫也。每日臨睡之時，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，勞力者幾件，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，更竭誠以圖之，此「勞」字工夫也。余以名位太隆，常恐祖宗留詒之禍，自我一人享盡，故將「勞」「謙」「廉」三字，時時自惕，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，且卽以自慨耳！

良田美宅，來人指摘，弟當三思，不可自是。吾位固高，弟位亦實不卑；吾名固大，弟名亦實不小，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，謀田廬以貽子孫，豈非過計哉？

弟營起極早，飯後始天明，甚爲喜慰！吾輩仰法家訓，惟早起，務農，疏醫，遠巫四者，尤爲切要。

莫買田產，莫營公事，吾所矚者，二語而已。盛時常作衰時想，上場當念下

場時。」富貴人家，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。

爲兄弟者，總宜獎其所長，而兼規其短；若明知其錯，而一概不說，則非特一人之錯，而一家之錯也！吾家於本縣父母官，不必力贊其賢，不可力詆其非；與之相處，宜在若遠若近，不親不疏之間。渠有慶弔，吾家必到；渠有公事，須紳士助力者，吾家不出頭，亦不躲避。渠於前後任之交代，上司衙門之請託，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。弟既如此，并告子姪輩常常如此。子姪若與官相見，總以「謹謹」二字爲主。

古人云：「祭不欲數；數則煩，煩則不敬。」祭尙不可煩瀆，况喪禮而可煩瀆乎？

弟之志事，頗近春夏發舒之氣；余之志事，頗近秋冬收蓄之氣。余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，弟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。平日最好以昔人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七字爲惜福之道；保泰之法，莫精於此，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露，不知與弟道及否？

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爲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；獨對子孫諸姪，則嚴肅異常；遇佳時令節，尤爲凜凜不可犯。蓋亦具一種收畜之氣，不使家中歡樂過節，流於放肆也。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，每每稍示節制，亦猶本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之義。至危迫之際，則救焚拯溺，不復稍有所吝矣。

生日在卽，萬不可宴客稱慶。此間謀送禮者，余已力辭之；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。家門大盛，常存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終之念，或可自保；否則頹厥之速，有非意計所能及者。

余往年撰聯贈弟，有「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」二語。弟之直，人人知之，其能忍，則爲阿兄所獨知；弟之廉，人人料之，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！以後望弟於「儉」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；不特家常用度宜儉，卽修造公費。周濟人情，亦須有一「儉」字意思。總之，愛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。吾弟以爲然否？

弟家之漸趨奢華，即因人客太多之故；此後總須步步收緊，切不可步步放鬆。總之家門太盛，「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」人人須記此二語也。

余身體平安，合署內外俱好；惟「儉」字日減一日。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，彼此常以儉字相助，則可久矣！

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，總恐老輩失之奢，後輩失之驕，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。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，爲後人惜餘福，除卻「儉」「勤」二字，別無做法。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，余微儉而不甚儉。子姪看大眼，吃大口，後來恐難挽回，弟須時畱心。

後輩兄弟，極爲和睦，行坐不離，共被而寢，亦是家庭興旺之象。

新正人客甚多，不似往年軍營光景；余雖力求節儉，總不免失之奢靡。日日以「儉」字誥戒妻子，現略知遵守，亦望吾弟常告內外周知也。

聞家中內外大小，及姊妹親族，無一不和睦整齊，皆弟連年籌畫之功。願弟

出以廣大之胸，再進以儉約之誠，則盡善矣！

後輩體氣，遠不如吾兄弟之強壯，吾所以屢教家人崇儉習勞；蓋艱苦則筋力漸強，嬌養則筋力愈弱也。

儉之一字，弟言時時用功，極慰！極慰！然此事殊不易易，由既耆之後而返之於儉，若登天然；卽如僱夫赴縣，昔年僅轎夫二名，挑夫一名，今已增至十餘名。欲挽回僅用七八名，且不可得；况挽回三四名乎？隨處留心，牢記有減無增四字，便極好耳！

弟軍今年餉項之少，爲歷年所無，余豈忍更有挑剔；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，余日夜戰兢恐懼，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。卽兄弟同心禦侮，尙恐衆推牆倒，豈肯微生芥蒂；又豈肯因弟詞氣稍藉，歲諸胸臆；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語，遂不容胞弟片語乎？老弟千萬放心！千萬保養！此時之兄弟，實患難風波之兄弟，惟有互勸互勉，互恭維而已！

弟之聲名，即余之聲名也！弟之性命，即余之性命也；二者比較，究以保重身體爲大。弟自問，身體足以久磨久鍊，則余自放心矣！

余中廳懸「八本堂」匾，跋云：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」。弟久勞之軀，當極力求少惱怒。

余於家庭，有一欣慰之端。聞妯娌及子姪，和睦異常，有姜被同眠之風，愛敬兼至。此足卜家道之興；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，布置妥善，乃克臻此。

余蒙先人餘蔭，忝居高位，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，但有二語；曰：「有福不可享盡；有勢不可作盡」而已！福不多享，故總以「儉」字爲主！少用僕婢，少花銀錢，自然惜福矣！勢不多使，則少管事，不斷是非，無感者，亦無怕者，自然悠久矣。

殊恩異數，萃於一門；祖宗積累陰德，吾輩食此厚報，感激之餘，彌增歉悚！余欲上不愧先人，不愧沉弟，惟以力教家中「勤儉」爲主；余於「儉」字，

做到六七分；「勤」字則尙無五分工夫。弟與沅弟於「勤」字做到六七分；「儉」字則尙欠工夫。以後各勉其所長，各戒其所短。弟每用一錢，均須三思。

近日家中內外大小，勤儉二字，做得幾分？門第太盛，非此二字，斷難久支。

吾家子姪，人人須以「勤儉」二字自勉，庶幾長保盛美。觀漢書霍光傳，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；取金日磾張安世二傳，解示後輩可也。

吾不望代代得富貴，但願代代有秀才；秀才者，讀書之種子也，世家之招牌也，禮義之旗幟也。

爲人與爲學并進；切戒「驕奢」二字，則家中風氣日厚，而諸子姪爭相磨矣。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，門庭可謂極盛；然非可常恃之道。記得己亥正月，星岡公訓竹亭公曰：「寬一雖點翰林，我家仍靠作田爲業，不可靠他吃飯。」此語最有道理。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，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，輔之以「書

，蔬，魚，豬，早，掃，考，寶，「八字。任憑家中如何貴盛，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。凡家道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時之官爵，而恃長遠之家規；不恃一二人之驟發，而恃大衆之維持。我若有福，罷官回家，與弟當竭力維持。老親舊眷，貧賤族黨，不可怠慢；待貧者，亦與富者一般，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，自有深固之基矣。

吾兄弟處此時世，居此重名，總以錢少薄產爲妙。一則平日免於覬覦，倉卒免於搶掠；二則子弟略見窘狀，不至一味奢侈。

吾自嘉慶末年，至道光十九年，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，不改此度。不信醫藥，地仙，和尚，師巫，禱祝等事，亦弟所一一親見者。再輩守得一分，則家道多保得幾年。

木器但求堅實，不尙雕鏤；漆水卻須略好，乃可經久。屋宇不尙華美，卻須多種竹柏，多種菜園；即占去田畝，亦自無妨。

家中婦女漸多，外則講究種蔬，內則講究曬小菜，醃菜之類，乃是興家氣象，請弟倡之。

星岡公之家法，後世當守者極多。而其不信巫醫地仙，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。

處茲亂世，錢愈多則患愈大；兄家與弟家，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，每年足敷一年之用，便是天下之大富，人間之大福。家中要得興旺，全靠出賢子弟；若子弟不賢不才，雖多積銀，積錢，積穀，積產，積衣，積書，總是枉然。子弟之賢否，六分本於天生，四分由於家教。吾家代代，皆有世德明訓；惟星岡公之教，尤應謹守。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，編成八字句云：「書蔬豬魚考早掃實」，常說常行，八者都好。地命醫理，僧巫祈禱，留客久住，六者俱惱。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，進門便惱。即親友遠客，久住亦惱。此八好六惱者，我家世世守之，永爲家訓。子孫雖愚，亦必略有範圍也。

吾家現雖鼎盛，不可忘寒士家風味，子弟力戒傲惰。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；戒惰以不晏起爲首。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，弟則不忘竹山凹施碑車風景；昔日苦况，安知異日不再？書之，自知謹慎矣。

吾自五十以後，百無所求，惟望星岡公之後，丁口繁盛；此念刻刻不亡。吾德不及祖父遠甚，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。弟與沅弟，望後輩添丁之念，又與阿兄無殊。或者天從人願，鑑我三兄弟之誠心，從此丁口日盛，亦未可知。且卽此一念，足見吾兄弟之同心；無論那房添丁，皆有至樂。和氣致祥，自有可卜昌盛之理。

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，將一切規模立定，以耕讀二字爲本，乃是長久之計。吾兄弟叨忝爵賞，亦望後嗣子孫，讀書敦品，略有成立，乃不負祖宗培植之德。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，無一毫德澤及人，且愆咎叢積，恐罰及於後裔；老年痛自懲責，思蓋前愆。望兩弟於吾之過失，時寄箴言；並望互相切磋，以勤儉自持

，以忠恕教子。要今後盡洗淨驕情之氣，各執恭敬之風，庶幾不墜家聲耳！

細思吾兄弟三人之信，斷未有不互觀者，仍以共寫一封爲妥；兩弟信皆甚密，阿兄目病，而又懶惰，去信較稀，致弟殷殷懸盼，殊抱不安。

仕途巨細，皆關時運，余持此說久矣！然亦只可言於仕宦，若家事亦疎有運，然以盡人事爲主，不可言運也。

（以上家書）

吾見家中後輩，體皆虛弱，讀書不甚長進，曾以養生六事謁兒輩：一曰，飯後千步；一曰，將睡洗脚；一曰，胸無惱怒；一曰，靜坐有常時；一曰，習射有常時（射足以習威儀，強筋力，子弟宜多習）；一曰，黎明吃白飯一盃，不沾點菜。

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，余不願爲大官，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；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，可以處樂，可以處約，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氣習，飲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風；極儉也可，略豐也可，太豐則我不敢也。凡仕宦之家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返儉難。爾年尚幼，一切不可貪愛奢華，不可慣習懶惰。

無論大家小家，士農工商，勤苦儉約，未有不興；驕奢倦怠，未有不敗。

爾當體我此意，於叔祖各叔父母前，盡些愛敬之心，常存休戚一體之念，無懷彼此岐視之見。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；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，日處日親，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鄉黨，皆曰，「紀澤之量，大於其父之量，」則余欣然矣！

我家高曾祖考，相傳早起。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，冬寒起坐，約一箇時辰，始見天亮。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，有事則不待黎明，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。余近亦黎明即起，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。既冠受室，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；自力行之，亦率新婦力行之。

昔吾祖星岡公，最講治家之法：第一，要起早；第二，要打掃潔淨；第三，誠修祭祀；第四，善待親族鄰里；凡親族鄰里來家，無不恭敬款接，有急必周濟之，有訟必排解之，有喜必慶賀之，有疾必問，有喪必弔。此四事之外，於讀書種菜等事，尤爲剴刻留心。故寫家信，常常提及「書蔬魚豬」四端者，蓋祖父相傳之家

法也。

銀錢田產，最易長驕氣惰氣，我家中斷不可積錢，斷不可買田！爾兄弟努力讀書，決不怕沒飯吃，至囑！

吾教子弟，不離八本，三致祥：八者，曰：讀古書，以訓話爲本；作詩文，以聲調爲本；養親，以得歡心爲本；養生，以少惱怒爲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語爲本；治家，以不晏起爲本；居官，以不要錢爲本；行軍，以不擾民爲本。三者，曰：孝致祥；勤致祥；恕致祥。吾父竹亭公之教人，則專重「孝」字；其少壯敬親，暮年愛親，出於至誠，故吾纂墓誌僅敘一事。吾祖星岡公之教人，則有八字，三不信：八者，曰：考，實，早，掃，書，蔬，魚，豬；三者，曰：僧巫，地仙，醫藥，皆不信也。

處茲亂世，銀錢愈少，則愈可免禍；用度愈省，則愈可養福。爾兄弟奉母，除勞字儉字之外，別無安身之法。吾當軍事極危，輒將此二字叮囑一遍，此外亦

別無遺訓之語。

鄉間早起之家，蔬菜茂盛之家，類多興旺；晏起無蔬之家，類多衰弱。於省城菜園中，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，或二人亦可。

省雇園丁來家，宜廢田一二坵，用爲菜園。吾現在營，課勇夫種菜。每塊土約三丈長，五尺寬；窄者四尺餘寬，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，人足行兩邊溝內，不踐菜土之內。溝寬一尺六寸，足容便桶。大小橫直，有溝有澮。下雨則水有所歸，不使積潦傷菜。四川菜園極大，溝澮終歲引水長流，頗得古人井田遺法。

吾鄉一家園土有限，斷無橫溝，而直溝則不可少。吾鄉老農雖不甚精，猶頗認真；老圃則全不講究。我家開此風氣，將來荒山曠土，盡可開墾，種百穀雜蔬之類。知種茶亦獲利極大，吾鄉無人試行；吾家若有山地，可試種之。

居家之道，惟「崇儉」可以長久；處亂世尤以「戒奢侈」爲要義。衣服不宜多製，尤不宜大鑲大緣，過於絢爛。爾教導諸妹，敬聽父訓，自有可久之理。

然古今文人學人，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，其身莫不有世態冷酸之擾其心。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，炎涼之狀，不接於目；衣食之謀，不縈於懷。雖奔走煩勞，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。

在家，卻不宜過露痕蹟；人所以稍顧體面者，冀人之敬重也。若人之傲惰鄙棄，業已露出，則索性蕩然無恥，拚棄不顧，甘與正人爲仇，而以後不可救藥矣。大約世家子弟，錢不可多，衣不可多；事雖至小，所關頗大。

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無一不與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；若沾染富貴氣習，則難望有成。吾忝爲將相，而所有衣服，不值三百金。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，亦惜福之道也。其照例應用之錢，不可過吝。

余每見嫁女，貪戀母家富貴，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後必無好處。余家諸女嘗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，愼無重母家而輕夫家，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。

吾家累世以來，孝弟儉勤。輔臣公以上，吾不及見；竟希公星岡公，皆未聞

即起，竟日無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時，在陳氏宗祠讀書，正月上學，輔臣公給錢一百，爲零用之需，五月歸時，僅用去二文，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，其儉如此。星岡公，當孫入翰林之後，猶親自種菜收養。吾父竹亭公之勤儉，則爾等所及見也。今家中境地，雖漸寬裕，姪與都昆弟，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。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。「勤」字工夫，第一貴早起；第二貴有恆；「儉」字工夫，第一莫着華麗衣服，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。凡將相無種，聖賢豪傑亦無種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做得到的。

世家子弟門第過盛，萬目所屬。臨行時，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，及力去「傲惰」二弊，當已牢記之矣！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，不可送條子。進身之始，務知自重。

爾等奉母在宮，總以勤儉二字自惕，而接物出以謙慎。凡世家之不動不儉者，驗之於內眷而畢露。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。爾二人立志，撐持門戶，

亦宜自端內教始也。

吾近夜飯不用葷菜；以肉湯沌蔬菜一二種，令極爛如粥，味美無比，必可以資培養；（菜不必貴，適口則足養人，）試沌爾母食之。（星岡公好於日入時，手摘鮮菜，以供夜餐。吾當時侍食，實覺津津有味。今則加以肉湯，而味尙不逮於昔時。）後輩則夜飯不葷，專食蔬而不用肉湯，亦養生之宜，崇儉之道也。顏黃門（推之）顏氏家訓，作於亂離之世；張文端英聰訓齋語，作於承平之世。所以教家者極精。

仕宦之家，往往貪戀外省，輕棄其鄉；目前之快意甚少，將來之受累甚大，吾家宜力矯此弊。

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，未能認真講求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，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，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。斯干之詩，言帝王居室之事，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；家人卦，以二爻爲主，重在中饋；內則一篇，言酒食者居半。

故吾屢教兒婦諸女，親主中饋，後輩視之，若不要緊。此後還鄉居家，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，必須常至廚房，必須講求作酒，作醃醃小菜之類。爾等可須留心於蒔蔬，魚，此一家興旺氣象，斷不可忽！紡績雖不能多，亦不可間斷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風自厚矣！

家之興衰，人之窮通，皆於勤惰卜之。澤兒習勤有恆，則謂弟七八人皆學樣矣。

吾家婦女，須講究作小菜，如腐乳，醬油，醬菜，好醋，倒筍之類，常常做些，寄與我吃。內則言事父母舅姑，以此爲重；若外間賈者，則不寄可也。家中外須講求蒔蔬，內須講求曬小菜，此足驗人家之興衰，不可忽也。

家中舉興，全係乎內政之整散。爾母率二婦諸女，於酒食紡績二事，斷不可不常常勤習。目下官雖無恙，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。

李申夫之母，嘗有二語云：『有錢有酒款遠親，火燒盜搶喊四鄰』。戒高貴

之家，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。我家初移窟坑，不可輕慢近鄰；酒飯宜鬆，禮貌宜恭，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。除不管閒事，不幫官司外，有可行方便之處，亦無吝也。

家中遇祭酒菜，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。祭祀之器皿，另作一篋收之，平日不可動用。內而紡績做小菜，外而蔬菜養魚，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須留心。吾夫婦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，不可不勞苦，不可不謹慎。

讀書乃寒士本業，切不可有官家風味；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，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，不求珍異也。

率兒婦輩在家，事事須立個一定章程，作官不過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長久之計。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，雖一旦罷官，尙不失爲興旺氣象；若貪圖衙門之熱鬧，不立家鄉之基業，則罷官之後，便覺氣象蕭索。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預爲之計。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，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，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。則

福澤悠久，余心大慰矣！

孝友爲家庭之祥瑞，凡所稱因果報應，他事或不盡驗，獨孝友則立獲殃福，無不驗者。吾早歲久宦京師，於孝養之道多疏；後來展轉兵間，多獲諸弟之助，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。余兄弟姊妹各家，均有田宅之安，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。我身歿之後，爾等視兩叔如父，事叔母如母，視堂兄弟如手足。凡事皆從省齋，獨待諸叔之家，則處處從厚。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期於彼此有成，爲第一要義。其次則親之欲其貴，愛之欲其富，常常以吉祥善事，代諸昆季默爲禱祝，自當神人共欽。

治家貴嚴。嚴父常多孝子，不嚴，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勝言矣！故易曰：『威如吉。』欲嚴而有威，必本於莊敬；不苟言，不苟笑。故曰：『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。』

書味深者，面自粹潤；保養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僞爲，必火候既到，

乃有此驗。

吾祖父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卓識定志，確乎不可搖奪，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。近年家中兄弟子姪，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。余之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頗能謹遵祖訓父訓，而不能不信藥。自八年秋起，常服鹿茸丸；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。以後當漸漸戒止；並函誡諸弟，戒信僧巫，地仙等事，以紹家風。

家人上九曰：『有孚威如。』論語曰：『望之儼然！』要使房闔之際，僕婢之前，燕昵之友，常以此等氣象對之，方好獨居，則火滅修容。切記！切記！此予第一要藥。能如此，乃有轉機；否則墮落下流，不必問其他矣！

余德薄能鮮，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已干造物之忌；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，實深悚懼！

（以上家訓）

吾平日以儉字教人；而吾近來飲食起居，殊太豐厚。昨聞魁時若將軍言，渠

家四代一品，而婦女在家，並未穿著綢緞軟料；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，深恐享受太過，足以折福。

與萬篋軒偶談家常：渠家百萬之富，而日用極儉；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，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贖者，撤下則內室吃之。其母過六十後，篋軒苦求，始準添葷菜一樣。今亂後而家不甚破，子孫俱好，皆省儉所惜之福也！

心緒憧憧，如有所失，念人生苦不知足。方望溪謂「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，」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。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，便是載福之器，入德之門。如覺天之待我甚厚，我愧對天；君之待我過優，我愧對君；父母之待我過慈，我愧對父母；兄弟之待我過愛，我愧對兄弟；朋友之待我過重，我愧對朋友，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。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，但覺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奢，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。德以滿而損福，以驕而減矣！此念願刻刻凜之

昔年曾以居官四敗，居家四敗，書於日記，以自儆惕。茲恐久而遺忘，再書於此，與前次微有不同。居官四敗，曰：昏惰任下者敗，傲狠妄爲者敗，貪鄙無忌者敗，反覆多詐者敗。居家四敗，曰：婦女奢淫者敗，子弟驕怠者敗，兄弟不和者敗，侮師慢客者敗。仕宦之家，不犯此八敗，庶有悠久氣象。

余蓋屋三間，上爲擺設地球之用；不料工料過於堅緻，簷過於深，費錢太多，而地球仍將黑暗，不能明朗，心爲悔歉。余好以「儉」字教人，而自家實不能儉。傍夕與紀澤談，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，講求儉約之法。

紀官姪得取縣案首。縣令考試甚嚴，當可免於物議，甚以爲慰。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，發洩殆盡；觀近年添丁之漸多，子弟之向學，或者祖澤尙厚，方興未艾，且喜且惴惴也。

在京酒食應酬，雖不甚多，而每日疲精以徇物，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；自問胸次，添出鄙俗之見，殊無謂也！

余生平於酬酢之際，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。京師勢利之藪，處處皆有冷豔阿背之分。余老矣！尙存於心而不能化。甚矣，余之鄙也！

余以老年吃齋，風中行路，殊非所堪。又念百姓麥稼已失，稷梁不能下種，將成非常之災；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，風大河淺，家眷各船，膠滯難行；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，恐有不測。種種懸念，不勝焦灼。

人而不勤，則萬事俱廢，一家俱有衰象。余於三，四月內不治一事，於居家之道，大有所損，愧悚無已！

至花園一覽。園在署西，現在修工未畢，正值趕辦之時；偶一觀玩，深愧居處太崇，享用太過。

余精神散漫已久，凡遇應了結之件，久不能完；應收拾之件，久不能檢，如敗葉滿山，全無歸宿。通籍三十餘年，官至極品，而學業一無所成，德行一無可許；老大徒傷，不勝悚惶慙赧！

萬化始於閨門：除「刑于」以外無政化；除「用賢」以外無經濟。

所貴乎世家者，不在多置良田美宅，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；在乎子孫能自樹立，多讀書，無驕矜習氣。

聞溫弟信，國家事故，憂鬱填膺，不能辦一事，夜不成寐。

念溫弟不得歸骨，其賦命太苦；余於手足之間，抱愧多矣！

九弟所寫溫甫哀辭，字秀勁近古，刻工亦佳。家有賢子弟，爲之欣然！

沅弟專二人送信，勸我速移東流建德；情詞懇惻，令人不忍卒讀。余復信云

：「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忠；讀陳情表，能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孝；讀沅季此信，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友。」遂定於二十四日，移營東流，以慰兩弟之心。

沅弟來久談，教以胸襟宜淡遠，游心虛靜之域，獨立萬物之表；又每日宜讀書少許，以擴識見。弟圍安慶，前後皆有強寇，人數甚眾，地段甚廣，晝夜辛勤，

事事躬親；雖酷暑大雨，而每日奔馳往返，常五六十里。余憐其太勞，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。

紀澤兒體氣清瘦，系念殊深。或稱其讀書太勤，用心太過，因教以遊心虛靜，雖有榮觀，宴處超然之義。

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，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。大約與家之道，不外內外勤儉，兄弟和睦，子弟謙謹等事；敗家則反是。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謝余致賻儀之信，則別字甚多，字跡惡劣不堪；大抵門客爲之，主人全未寓目。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，口好雌黃，而喪事潦草如此，殊爲可歎！蓋達官之子弟，聽慣高議論，見慣大排場，往往輕慢師長，譏彈人短，所謂驕也。由驕而奢，而淫，而佚，以致於無惡不作，皆從驕字生出之弊；而子弟之驕，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，得運乘時，幸致顯宦，遂自忘其本領之低，學識之陋，自驕自滿，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。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，譏彈人短之惡習；欲求稍有成

立，必先力除此習，力戒其驕。欲禁子弟之驕，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，願終身自勉之！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，既以面諭紀澤，又詳記之於此。

接沅弟信；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，欣慰之至！吾兄共得五孫，丁口漸盛；只望兒姪輩讀書，少有所成，將來孫輩看作榜樣，便是世家好氣象。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，文理不通，則榜樣太壞，將來孫輩斷難成立。此中關鍵，全在紀鴻紀瑞二人；吾家後輩之興衰，視此二人爲轉移也。

與紀澤一談，矚其看理學書，俾志氣日趨於剛大，心思日入於沈細。

鴻兒稟稱澄弟臨別，以火狐馬褂送我；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，謂天下之最暖者，莫如火狐；勝如紫貂，玄狐云。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；或弟意疑我畏寒，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邪？余本有貂馬褂，綉獬馬褂；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，寸心十分不安！

接澄沅兩弟信。澄勸送眷回籍，沅擬以晚女許聶家，皆有胸臆顧恤之意。

久宦於外，疾病相尋，如舟行海中，不得停泊；惟兄弟骨肉至親，能亮之也！

（以上日記）

但求安先人之體魄，而無毫髮富貴之見者存；此人子心根上工夫，當與鬼神相質證者。此宜時時自省。

舍閒凡事費用，日趨奢靡，殊以爲慮！蒔蔬，養魚，二事；先人累代皆時時認真經理，敬求足下代我照料。各種書籍，亦求常拂塵埃，勿令潮溼；即賤兄弟在外寄回信紙奏稿等件，亦宜聚置一處，免致散失。至人客來往，非屏族，卽親友；切不可稍稍怠慢，求恭敬相待。雖舍弟等不在家，亦可款酌酒飯也。

拾

家

八

新式
標點
曾國藩名言類鈔

許嘯天選

治身

師友夾持，雖懦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：「爲學譬如熬肉，先須用猛火煮，然後用慢火溫。」予生平工夫，全未用猛火煮過，雖略有見識，乃是從悟境得來；偶用功，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湯，遽用慢火溫之，將愈煮愈不熟矣！

君子之立志也；有「民胞物與」之量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。故其爲憂也；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，以德不修，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「頑民梗化」則憂之，「蠻夷猾夏」則憂之，「小人在位」則憂之，「賈才否閉」則憂之，「匹夫匹婦不被己澤」則憂之；所謂「悲天命而憫人窮」

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、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得失，貴賤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。

除向來有無恆之弊，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，可保終身有恆矣！蓋明師益友，重重夾持，能進不能退也！

士人讀書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恆。有志，則斷不甘爲下流；有識，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河伯之觀海，如井蛙之窺天，皆無見識也；有恆，則斷無不成之事。此三者，缺一不可；諸弟此時，惟有識不可以驟幾。至於有志，有恆，則諸弟勉之而已！

凡盛衰在氣象：氣象盛，則雖飢亦樂；氣象衰，則雖飽亦憂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，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，不足比數；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，或處葛熊二家之地，賢弟能一日以安乎？凡遇之豐膏順外，有數存焉；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。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，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。君子之處順

境，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，我嘗以所餘補人之不足；君子之處膏境，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——非果厚也，以爲較之尤膏者，而我固已厚矣。——古人所謂「境地須看不知我者」此之謂也。來書有「區區千金」四字，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？兄嘗觀易之道，察盈虛消長之理，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：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天有孤虛，地闕東南；未有常全而不缺者。剝也者，復之幾也，君子以爲可喜也；夫也者，垢之漸也，君子以爲可危也。是故既吉矣，則由吝以趨於凶；既凶矣，則由悔以趨於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；悔者，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。小人則時時求全；全者既得，而吝與凶隨之矣。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乎？今吾家椿萱重慶，兄弟無故，京師無比美者，亦可謂至萬全者矣；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：「求缺齋。」蓋求缺於他事，而求全於堂上，此則區區之至願也；家中舊債不能悉清，堂上衣服不能多辦，諸弟所需不能一給，亦求缺陷之義也。內人不明此意，時時欲置辦衣服，兄亦時時教之；

今幸未全備，待其全時，則吝與凶隨之矣。此最可畏者也！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，此是缺陷；吾常常思所以彌其缺，而不可盡給其求。蓋盡給，則漸幾於全矣。吾弟聰明絕人，將來見道有得，必且肆余之言也。

凡仁心之發，必一鼓作氣，盡吾力之所能爲；稍有轉念，則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疑心生則計較多，而出納吝矣；私心生，則好惡偏，而輕重乖矣。

五箴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泊今茲；蓋古人學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尙如斯也。不其戚矣！繼是以往，人事日紛，德慧日損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！夫疾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；僕以中材而履安順，將欲刻苦而自振拔。諒哉！其難之與？作五箴以自創云：

立志箴

煌煌先賢，彼不遺人；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聰明福祿，予吾者厚哉！

棄天而佚，是及凶災；積悔累千，其終也已！ 往者不可追，請從今始；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。 一息尚活，永矢弗諼！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；鼎焉作配，寶曰「三才。」 儼恪齋明，以凝女命；女之不莊，伐生伐性。 誰人可慢？ 何事可弛？ 弛事者無成，慢人者反爾；縱彼不反，亦長吾驕。 人則下女，天罰昭昭！

主敬箴

齋宿日觀，天雞一鳴；萬籟俱息，但聞鐘聲。 後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；神定不懼，誰敢余侮？ 豈伊避人，日對三軍；我慮則一，彼紛不紛。 馳騫半生，曾不自主；今其老矣，殆擾擾以終古！

謹言箴

巧語悅人，自擾其身；閒言送日，亦擾汝神。 解人不誇，誇者不解；道遠逾

說，智笑愚駭。駭者終明，謂汝實欺；笑者鄙汝，雖矢猶疑。尤悔既盡，銘以自戒；銘而復蹈，嗟汝既老！

有恆箴

自吾識字，百歷泊茲；二十有八載，則無一知。曩以所忻，閱時而鄙；故者既拋，新者旋徙。德業之不當，日爲物牽；爾之再食，曾未聞或愆。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；天君司命，敢告馬走。

養身要言——癸卯入蜀道中作——

一陽初動處，萬物始生時；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。

（右「仁」所以養肝也）

內而整齊思慮，外而敬懼威儀；素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

（右「體」所以養心也）

飲食有節，起居有常；作事有恆，容止有定。

（右「信」所以養脾也）

雖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；裁之吾心而安，授之天理而順。

（右「養」所以養肺也）

心欲其定，氣欲其定；神欲其定，體欲其定。

（右「智」所養腎也）

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；中無所有，而夜朗自大，此最壞事。

吾人只有進德，修業，兩事靠得住；進德，則孝弟仁義是也；修業，則詩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，由我作主；得尺，則我之尺也，得寸，則我之寸也。今日進一分德，便算積了一升穀；明日修一分業，又算餘了一文錢。德業並增，則家私日起。至於功名富貴，悉由命定，絲毫不能自主。

早遲之際，時刻皆有前定。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，萬不可稍生妄想！

今年受譴，未免愜怨；然及此正可困心積慮，大加「臥薪嘗膽」之功，切不可

因憤廢學。

愧奮直前，有破釜沉舟之志，則遠遊不負；若徒悠悠因循，則近處儘可度日，何必遠行百里外哉？

人苟能自立志，則聖賢豪傑，何事不何爲，何必借助於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；我欲爲孔孟，則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學，人誰得而禦我哉？若自己已不立志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；何與於我哉？

吾人爲學，最要虛心。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，動謂人不如己。見鄉墨，則罵鄉墨不遜；見會墨，則罵會墨不遜；既罵房官，又罵主考；未入學者，則罵學院。平心而論，己之所爲詩文，實亦無勝人之處；不特無勝人之處，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；只爲不肯反求諸己，便都見得人家不是。既罵考官，又罵同考而先得者。傲氣既長，終不進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無寸進也！

當名士者，鄙科名爲糞土，或好作詩古，或好講考据，或好談理學，轟轟然自

以爲壓制一切矣；自謙者觀之，彼其所造，曾無幾何，亦足發一冷笑而已！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氣，力戒自滿，毋爲人所冷笑，乃有進步也。

此次升官，尤出意外；日夜恐懼修省，實無德足以當之。諸弟遠隔數千里外，必須匡我之不逮，時時寄書規我之過；務使累世積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墮，庶幾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致顛危。諸弟能常進箴規，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！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謂有家人作官，而遂敢於侮人；勿謂已有文學，而遂敢於恃才傲人。常存此心，則是載福之道也。

若非道義可得者，則不可輕易受金。要做好人，第一要從此處下手，能令鬼服神欽，則自然識日進，氣日剛；否則不覺墮入卑汗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！諸弟現處極好之時，家事有我一人擔當，正好做個光明磊落，神欽鬼服之人；名聲既出，信義既著，隨便答言，無事不成，不必愛此小便宜也。

無故而怨天，則天必不許；無故而尤人，則人必不服。威應之端，自然隨之。

凡遇事斷欲發之時，則反躬自思：吾果有何不足，而嘗此不平之氣？狂然內省，決然去之，不惟平心謙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；亦且養些和氣，可以消滅病患。

吾惟盡一分心，作一日事；至於成敗，則不能復計較矣！

不能威猛，由於不能精明；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翫易之也。

諸弟不好收拾潔淨，比我尤甚，此是敗家氣象；嗣後務宜細心收拾。卽一紙一縷，竹頭木屑，皆宜檢拾伶俐，以爲兒姪之榜樣。一代疎懶，二代淫佚，則必有晝睡夜坐，吸食鴉片之漸矣！以後勤者愈勤，懶者痛改，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。至要！至要！子姪除讀書外，教之掃屋抹桌凳，收糞餽草，是極好之事，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。

處茲大亂未平之際，惟當藏身匿迹，不可稍露圭角於外。至要！至要！

古人云：「勢則善心生，佚則淫心生。」孟子云：「生於憂思，死於安樂。」

善慮爾之過於佚也。

世家子弟，最易犯「奢」字，「傲」字。不必錦衣玉食，而後謂之奢也；但使皮袍呢褂，俯拾即是，與馬僕從，習慣爲常，此即日趨於奢矣！見鄉人則嘆其樸陋，見雇工則頤指氣使，此即日習於傲矣！書稱：「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。」

「奢」二字者，爾弟與諸弟其戒之。至囑！至囑！

蓋凡帶勇之人，皆不免稍肥私囊；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，但求我身不苟取，以此風示僚屬。

講闊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；遇事顛預，毫無條理，雖大亦美足貴？等差不素，行之可久，斯則器局宏大，無有流弊者耳！

肝鬱最易傷人，余生平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調之也。

各處寫信，自不可少；鮮氣須不亢不卑，平穩愜適。余生平以懶於寫信，開罪於人，故願弟稍變塗轍。

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懷智術，以相迎距。凡人以偽來，我以誠往，久之，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。

一味渾厚，絕不發露；將來養得純熟，身體也健旺，子孫也受用；無慣習機械變詐，恐愈久而愈厚耳。

凡人作一事，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。不可見異思遷，做這樣，想那樣，坐這山，望那山；人而無恆，終身一無所成。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，實在受害不小：當翰林時，應酬心詩字，則好涉獵他書，以紛其志；讀性理書時，則難以詩文各集，以較其趨。在六部時，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；在外帶兵，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，或讀書寫字，以亂其志意。坐是垂老，而百無一成！即水軍一事，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弟當以為鑒戒。現在帶勇，即埋頭盡力，以求帶勇之法；早夜孳孳，日所思，夜所夢，舍帶勇以外，則一概不管；不可又想讀書，又想中舉，又想做州縣，紛紛擾擾，千頭萬緒，將來又蹈我之覆轍，百無一成，悔之

晚矣！

身體雖弱，卻不宜過於愛惜；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間臨睡愈快活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，將前將卻，奄奄無氣，決難成事。

吾自信亦篤實人，只爲閱歷世途，飽更事變，略參些權權作用，把自家學壞了！實則作用萬不如人，徒惹人笑，教人懷憾，何益之有？近日憂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心，將自家篤實的本質，還我真面，復我固有；賢弟此刺在外，亦急須將篤實復還，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，日趨日下也。縱人以巧詐來，我仍以含渾應之，以誠愚應之；久之，則人之意也消。若鉤心鬪角，相迎相距，則報復無已時耳！至於強毅之氣，決不可無；然強毅與剛愎有別。古語云：「自勝之謂強。」曰「強制」，曰「強恕」，曰「強爲善」，皆自勝之義也。如不憤早起，而強之未明即起；不憤莊敬，而強之尸坐立齋；不憤勞苦，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，謙

之勤勞不倦，是即強也。不憤有恆，而強之貞恒；即毅也。舍此而求，以客氣勝人，是剛愎而已矣！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。不可不察！不可不謹！

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疎，有實心而乏實力；坐是百無一成。

弟年紀較輕，精力略勝於我；此際正宜提起全力，早夜整刷。昔賢謂：「宜用猛火煮，漫火溫。」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。

凡人爲一事，以專而精，以紛而散。荀子稱：「耳不兩聽而聰，目不兩視而明。」莊子稱：「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。」皆至言也！

古來言凶德致敗者，約有二端：曰，長傲；曰，多言。丹朱不肖，曰傲，曰驕，即多言也；歷觀名公鉅卿，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。余生平頗病執拗，德之傲也；不甚多言，而筆下亦略近乎驕語。靜中默省譬尤，我之處處獲戾，其源不外此二者。凡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語加人；有以神氣凌之者矣，有以面色凌之者矣。稍有英發之姿，面色間有蠻很之象，最易凌人。凡中心不可有所恃；心

有所恃，則達於面貌。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，行篤敬，庶幾可以遮護舊失，整頓新機；否則人皆厭薄之矣！

「長傲」「多言」二弊，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，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，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，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。第能懲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，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；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「有恒」，以改我之舊轍，而振家之不基。

溫弟丰神較峻，與兄之亢直簡澹，雖微有不同；而其難於諸世，則殊途而同歸，余常用爲慮。大抵胸多抑鬱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養德；不特無以養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後，則肝腎交受其病，蓋鬱而不暢，則傷木，心火上燦，則傷水；余今日之目疾，及夜不成寐，其由來不外乎此。故於兩弟，時以「平和」「三字相勗，幸勿視爲老生常談，至要！至要！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體素弱，過於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

偶拂，避爾摧沮。

日愼一日，以求其事之濟；一懷焦憤之念，則恐無成耳。千萬忍耐！「久而敬之」四字，不特處朋友爲然；卽凡事亦莫不然。至囑！

達生編六字訣，有時可施之行軍者，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！余向來雖處順境，寸心每多沈悶鬱抑，在軍中尤甚。此次專求怡悅，不復稍存鬱損之懷，視初爻所謂「裕无咎」者也。望吾弟亦從「裕」字上打疊，此心安安穩穩。

吾生平頗講求「惜福」二字之義。近來補藥不斷，且菜蔬亦較奢，自塊享用太過；然亦體氣太弱，不得不爾！

家中後輩子弟體弱，學射最足保養；起早，尤千金妙方，長壽金丹也。

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。起早亦養身之法，且係保家之道；從來早起之人，無不壽高者。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：一曰，起早；二曰，勤洗脚；似於身體大有裨益。

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「惰」字致敗；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「傲」字致敗。

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，請曰：「此次進京，求公教訓。」星岡公曰：「爾的官是做不盡的；爾的才是好的。但不做。」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

爾若不做，更好全了。」遺訓不遠，至今尙如耳提面命。今吾謹述此語，誥誠兩弟，總以除「傲」字爲第一義。唐虞之惡人，曰，丹朱傲，曰，象傲。桀、紂之無道，曰，強足以拒諫，辨足以飾非；曰，謂已有天命，謂敬不足行，皆傲也。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卽力戒「惰」字，以做無恒之弊；近來又力戒「傲」字。

昨日徽州未敗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；既敗之後，余益加猛省。大約軍事之敗，非「傲」卽「惰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巨室之敗，非「傲」卽「惰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澤兒雖體弱，而保養之法，亦惟在慎飲食，節嗜欲，斷不在服藥多也。

天地間惟「謙謹」是載福之道；驕則滿，滿則傾矣！凡動口動筆，厭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議人之短，發人之覆，皆驕也；無論所指，未必果當，即使一切當，已爲天道所不許。吾家子弟，滿腔驕傲之氣，開口便道人短長，笑人鄙陋，均非好氣象。賢弟欲戒子姪之驕，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，好發人覆之習氣，痛改一番，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。欲去「驕」字，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欲去「惰」字，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（考實早掃書蔬魚豬），三不信（不信僧道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地仙；）又謹記愚兄之去驕，去惰，則家中子弟，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！

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，久已以身許國，願死疆場，不願死牖下，本其素志。近年在軍辦事，盡心竭力，毫無愧怍；死即瞑目，毫無悔憾！

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；聲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於不自見，苦於不自知

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，吾有所聞，自當一一告弟；明責勸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豈宜祕而不宣？

衆口悠悠，初不知其所自起，亦不知其所由止。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，而悍然不顧，則謗且日騰；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，而抑然自修，則謗亦日熄。吾願弟等之抑然，不願弟等之悍然；願弟等敬聽吾言，手足式好，同禦外侮，不願弟等各逞己見，於門內計較雌雄，反忘外患。至阿兄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時時有顛墜之虞。吾通閱古今人物，似此名位權勢，能保全善終者極少。深恐吾全盛之時，不克庇蔭弟等；吾顛墜之際，或致連累弟等。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言苦詞，互相勸誠，庶幾免於大戾。

治心，以「廣大」二字爲藥；治身，以「不藥」二字爲藥。

危急之際，莫靠他人，專靠自己，乃是穩者。

傷寒而反覆者，每以服藥致誤；服補藥則更易誤。欲求病之有轉機，弟須堅

持不復服藥。今年吳彤雲之病，余堅持不服藥之說，果得痊愈。雖不可一概而施，然亦可見病情反覆之時，惟不服藥，而症乃有定象也。

肝氣旺，最易傷人。余兄弟皆稟母體，本難強制；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。

余漸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；但強自禁制，降伏此心，釋氏所貴降龍伏虎龍，即相火也；虎，即肝氣也。多少英雄豪傑，打此兩關不過，亦不僅余與弟爲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過熾；降龍以養水，伏虎以養火。古聖所謂窒慾，即降龍也；所謂懲忿，即伏虎也，釋儒之道不同，而其節制血氣，未嘗不同，總不使吾之嗜欲，害吾之軀命而已。至於「偏強」二字，卻不可少。功業文章，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；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謂「至剛」，孔子所謂「貞固」，皆從偏強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，其好處亦正在「偏強」。

若能去忿慾以養體，存偏強以勵志，則日進無疆矣。

弟病在水不能生木，余亦夙有此疾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每日無論如何怕忙，

總須略有抽閒之時，或靜坐，或渴睡，或散步，火不動，則水得所養矣。

心肝兩家之病，究以自養自醫爲主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今日偶過葺畫店，見弟所寫對聯，光彩煥發，精力似甚完足。若能認真調養，不過焦灼，必可漸漸復元。

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名哉？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？如弟必不求助於人，遷延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內傷；兄弟二人，皆將後悔。不如及今決計，不著痕跡。

弟以倔強之性，值久勞抑鬱之後，一見親人，泣涕一場，大鬧一場，皆意中所

有之事；然爲涕爲鬧，皆可以發據積鬱，皆可以暗調肝疾。

弟近年於阿兄忿激之時，輒以嘉言勸阻；卽弟自發忿激之際，亦能有發有收，

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，後福當亦不可限量。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；氣之忿積於中者厚，故倔強之極，不能不流爲忿激。以後吾兄動氣之時，彼此互相勸誠

，存其偏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。

古來豪傑，吾家祖父教人，以「懦弱無剛」四字爲大恥；故男兒自立，必須有偏強之氣。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，最易暗銷銳氣；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，此是過人之處，更宜從此加功。

古人稱立德，立功，立言爲三不朽。立德最難；自周漢以後，罕見以德傳者。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；立言如馬班韓歐李壯蘇黃，古今曾有幾人？吾輩所可勉者，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，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。弟每取立言中之萬難攀躋者；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，一概抹殺。是孟子「鉤金與羽，食重禮輕」之說也。烏乎可哉？不若就現有之功，而加之以讀書養氣，小心大度，以求德日進，言日醇。譬如築室，譬之立功，弟有絕大基址，絕好結構；以後但加裝修工夫，何必汲汲皇皇，茫若無主乎？

弟肝氣未痊，全靠自己以心醫之。弟若不知自愛，懷怒不已，刺裏元氣，則

真太愚矣！

濕毒因太勞之故，肝疾則沉心太高之故。立此大功，成此大名，而猶懷鬱鬱，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？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？

凡後天以脾爲主；脾以穀氣爲本，以有信爲用。望兩弟常告鼎三，每日多吃飯粥，少吃雜物。無論正餐及點心，守定一個時辰，日日不差。若有小小病症，堅守星岡公之教，不輕服藥。

吾閱歷極久，但囑家中老幼，不輕服藥；尤不輕服剋伐之藥，即是善於養生之道。

養生之法，約有五事：一曰，眠食有恒；二曰，懲忿；三曰，節慾；四曰，每夜臨睡洗脚；五曰，每日兩飯後，各行三千步。懲忿，即余篇中所謂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」也。眠食有恒，及洗脚二事，星岡公行之四十年，舉行七年矣。飯後三千步，近日試行，自矢永不間斷。弟從前勞苦太久，年近五十，願將此五事立志

行之。

謂自強者每勝一籌，則余不甚深信。凡國之強，必須多得賢臣，凡家之強，必須多出賢子弟；此亦關乎天命，不盡由於人謀。至一身之強，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。孟子之「集義而慊」，即曾子之「自反而縮」也。惟曾子與孔子告仲由之強，略爲可久可常；此外關智鬪力之強，則有因強而大興，亦有因強而大敗。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，其智力皆橫絕一世，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；近世如陸何蕭陳，皆予知自雄，而俱不保其終。故吾輩在自修處，求強則可；在勝人處，求強則不可。若專在勝人處求強，其能強到底與否，尙未可知；即使終身強橫安穩，亦君子所不屑道也！

余現在調養之法，飯必精鑿，蔬菜以肉湯煮之；雞鴨魚羊豕，炖得極爛；又多辦醬菜，鹹菜之屬。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，莫過於此。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，事親之道，皆不出乎此。豈古之聖賢皆愚，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

盡，而後爲智耶？

困心橫慮，正是磨鍊英雄，玉汝於成。李申夫嘗謂余樞氣，從不說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圖自強。因引諺曰：「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。」此二語，是余生平敲牙立志之訣。余庚戌辛亥間，爲京師權貴所唾罵；癸丑甲寅，爲長沙所唾罵；乙卯丙辰，爲江西所唾罵；以及岳州之敗，靖江之敗，湖口之敗。蓋打脫牙之時多矣，無一次不和血吞之。

來信每怪運氣不好，便不似好漢聲口；惟有一字不說，敲定牙根，徐圖自畫而已。

辛苦半身，不肯於老年博一取，之名，巧被人竊笑也。

申甫所謂「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；」星岡公所謂「有福之人善退財，」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。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，兄自問近年得力，惟有一「悔」字訣。

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見得人家不是。自從丁巳戊午

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，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，迥不相同。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，以不怨不尤爲用。立者，發奮自強，站得住也；達者，辦事圓融，行得通也。吾九年以來，痛戒無恒之弊，看書寫字，從未間斷，選將練兵，亦常留心。此皆自強能立功夫。奕疏公牘，再三斟酌，無一過當之語，自誇之詞。此皆圓融能達工夫。至於怨天，本有所不敢，尤人，則常不能免。亦皆隨時強制，而克去之。弟若欲自傲傷，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，然後痛下鍼砭，必有大進。「立達」二字，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，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；但於能達處，尙欠體驗，於不怨尤處，尙難強制。吾信中言，皆隨時指點，勸弟強制也。

趙廣漢本漢之賢臣，因星變而劾魏相，後乃身當其災，可爲殷鑒。默存一悔字，無事不可挽回也。

袁了凡所謂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」另起爐竈，重

開世界；安知此兩番之大敗，非天之磨鍊英雄，使弟大有長進乎？ 諺云：「吃一齧，長一智。」 吾生平長進，全在受控辱之時。 務須敲牙勵志，蓄其氣而長其智，切不可泰然自餒也！

朱子嘗言：「悔字如春，萬物蘊蓄初發；吉字如夏，萬物茂盛已極；吝字如秋，萬物始落；凶字如冬，萬物枯凋。」 又嘗以元字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貞字配冬。 兄意「貞」即「硬」字訣也；弟當艱危之際，若能以「硬」字法冬藏之德，以「悔」字啓春生之機，庶幾可挽回一二乎？

余生平吃數大塹：——而癸丑六月不與焉——第一次，壬辰年發僧生，學臺懸牌，責其文理之淺；第二庚戌年，上日講疏內，畫一圖甚陋，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；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，棲於高峯寺，爲通省官紳所鄙夷；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，親顏走入江西，又參撫臬；丙辰被困南昌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；嗚此四塹，無地自容。 故近雖柔稱大名，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，不敢自以爲是；俯畏人言

，仰畏天命，皆從磨鍊後得來。

弟之病痛，尙未及遽成痼疾之年，只要弟心寬和，肝鬱稍紓，即可日就康復。

古語云：「心病還須自心醫。」

凡富貴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學作聖賢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與天命相干涉；吾有志學爲聖賢，少時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。爾宜舉止端莊，言不妄發，則入德之基也。

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「敬」「恕」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「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；在與，則見其倚於衡也。」

「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。」「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。」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。」孟言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；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。」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

「涵」「泳」二字，最不易識。余嘗以意測之曰，涵者如春雨之潤花，如清渠之澆稻雨之潤花，過小則難透，過大則難披，適中則涵濡而滋液；清渠之澆稻，過小則枯槁，過多則傷澇，適中則涵養而淳興。泳者，如魚之游水；如人之濯足；程子謂「魚躍於淵，活潑潑地；」莊子言「梁濠觀魚，安知非樂。」此魚水之快也。左太冲有「濯足萬里流」之句，蘇子瞻有「夜臥濯足詩」，有「浴罷詩」，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。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，而視此心如花；如稻，如魚，如濯足，則「涵泳」二字，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。

余生平有三恥：學問各塗，皆略涉其涯涘，獨天文，算學，毫無所知，雖恆星，五緯，亦不識認，一恥也；每作一事，治一業，輒有始無終，二恥也；少時作字，不能臨摹一家之體，遂致屢變而無所成，遲鈍而不適於用；近歲在軍，因作字太多，廢閣殊多，三恥也。

身體雖弱，處多難之世，若能風霜鍊。苦心勞神，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。

洗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從軍，反得壯健，亦其證也。

余生平坐無恆之弊，萬事無成；德無成，業無成，已可深恥矣！逮辦理軍事，自矢靡他，中間本志變化，尤無恆之大者，用爲內恥。爾欲稍有成就，須從「有恆」二字下手。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，全在一重字；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，蓋取法於星岡公。爾之容止甚輕，是一大病；以後宜時時留心，無論行坐均須重厚。早起也，有恆也，重也，三者皆最要之務。

余寸心坦坦蕩蕩，豪無疑佈。人誰不死，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！

每日飯後，走數千步，是養生家第一祕訣。爾每餐食畢，可至唐家鋪一行，或至澄叔家一行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。三箇月後，必有大效矣！

爾看書天分甚高，作字天分甚高，作詩文天分略低。若在十五六歲時，教導得法，亦當不止於此。今年已廿三歲，全靠爾自己掙發憤，父兄師長不能爲力。

- 作詩文是爾之所短，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。看書寫字，爾之所長，即宜拓爾

充之。走路宜重，說話宜遲，常常記憶否？

余自從軍以來，卽懷見危授命之志；丙戌年在家抱病，常恐溘逝牖下，溢我初志，失信於世；起復再出，意尤堅定。此次若遂不測，毫無牽戀。自念貧窶無知，官至一品，壽逾五十，薄有浮名。兼秉兵權，忝竊萬分，夫復何憾？惟古文與詩二者，用力頗深，探索頗苦，而未能介然用之，獨關康莊——古文尤確有依據——若遽先朝露，則寸心所得，遂成廣陵之散！作字用功最淺，而近年略有入處；三者一無所成，不無耿耿！至行軍本非余所長；兵貴奇而余太平，兵貴詐而余太直，豈能辦此滔天之賊？卽前次屢有克捷，已爲僥倖，出於非望矣！爾等長大之後，切不可涉歷兵間；此事難於見功，易於造孽，尤易於貽萬世口實。余久處行間，日日如坐鍼氈；所差不負吾心，不負所學者，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！近來閱歷愈多，深諳督師之苦。爾曹惟當一意讀書，不可從軍，亦不必作官。

人生惟有「常」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於作字一道，亦嘗苦思力索，終無所成

；近日朝朝摹寫，久不間斷，遂覺月異而歲不同。可見年無分老少，事無分難易，但行之有「恆」，「自如種樹養畜，日見其大而不覺耳。

古之精相法，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；欲求變化之法，總須先立堅卓之志。

卽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可最好喫煙，片刻不離；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，至今不再喫。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，近五年深以爲戒，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。卽此二端，可見無事不可變也。

禮云：「道而不徑，舟而不遊。」古之言孝者，專以保身爲重。鄉間路窄橋孤，嗣後吾家子姪，凡遇過橋，無論轎馬，均須下而步行。

吾於凡事皆守「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」二語。卽養身之道亦然。體強者如富人，因戒奢而益富；體弱者如貧人，因節蓄而自全。節蓄，非獨食色之性也；卽讀書用心，亦宜檢約，不使太過。余八本篇中，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。又嘗教胸中不宜太苦，須活潑潑地，養得一段生機，亦去惱怒之道也。旣戒惱怒，又

知節齋，養生之道，已盡其在我者矣！此外壽之長短，病之有無，一概聽其在天，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。凡多服藥餌，求騰神祇，皆妄想也；吾於醫藥禱祀等事，皆記星岡公之遺訓，而稍加推闡，教爾後輩。

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，皆教子之言。其中言養身，擇友，觀玩山水花竹，純是一片太和生機。

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，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（家中尙有數本）張公之聰訓齋話（莫宅有之，申夫有刻於安慶，二種爲教；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。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，出門則飽看山水，環金陵白里內外，可以徧遊也。算學書，切不可再看；讀他書，亦以半日爲率。未刻以後，即宜歇息游觀。古人以懲忿，窒慾爲養生要訣。懲忿，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；窒慾，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。因好名好勝，而用心太過，亦慾之類也。藥雖有利，害亦隨之，不可輕服。切囑！

莊生云：『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』東坡取此二語，以爲養生之法。

熟於小學，試取「在宥」二字之訓詁，體味一番，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；養生亦然，治天下亦然。若服藥而日更數方，無故而終年峻補，病輕而妄施攻伐，強求發汗，則如商君治秦，荆公治宋，全失自然之妙；柳子厚所論「名爲愛之，其實害之。」陸務觀所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」皆此義也。東坡游羅浮詩云：「小兒年少有奇志，中宵起坐存黃庭。」下一存字，正合莊子「在宥」二字之意；蓋蘇氏兄弟父子，皆講養生，竊取黃老微旨，故稱其子爲有奇志。以後不輕服藥，自然日就壯健矣！

余近年默省之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忠，恕，謙，渾八德，曾爲澤兒言之，宜轉告與鴻兒；就中能體會一二字，便有日進之象。澤兒天質聰穎，但嫌過於玲瓏剔透，宜從「渾」字上用些工夫。鴻兒則從「勤」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苦，須探討些趣味出來。

然老年篤畏天命，力求克去褊心忮心，爾輩少年，尤不宜妄生意氣，著不得絲

毫意見。切記！切記！爾稟氣太清，清則易柔；惟志趣高堅，則可變柔爲剛。
。清則易刻；惟襟懷開遠，則可化刻爲厚。余字汝曰劼剛，恐其稍涉柔弱也；
教汝讀書，須具大量，看陸詩以導開適之抱，恐其稍涉刻薄也。爾天性深於榮利，
再從此二字用功，則終身受用不盡矣！

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，見聖賢教人修身，千言萬語，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。
伎者，嫉賢害能，妒功爭寵，所謂「怠者能修，忌者畏人修」之類也。求者，貪
利貪名，懷土懷惠，所謂「未得懷惠，既得患失」之類也。伎不常見，每發露於
名業相伴，勢位相埒之人；求不常見，每發露於貨財相接，仕進相妨之際。將欲造
福，先去伎心，所謂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」也；將欲立品，先去
求心，所謂「人能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伎不去，滿懷皆是荆棘；求
不去，滿腔日即卑汗。余於此二者，常加克治，根尙未能掃淨盡！

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後：

游 勇

三五

歷覽有國有家之興，皆由克勤克儉所致；其衰也，則反是。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，而實不能勤。故讀書無手鈔之冊，居官無可存之牘；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，而自問實不能儉。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，廚房日用之數，亦云奢矣！其故由於前在軍營，規模宏闊，相沿未改；近因多病，醫藥之資，漫無限制。由儉入奢，易於下水；由奢反儉，難於登天。在兩江交卸時，尙存養廉二萬金，在余初意，不料有此。然似此放手用去，轉瞬卽已立盡。爾輩以後居家，須學陸梭山之法，每月用銀若干兩，限一成數，另封秤出。本月用畢，只准贏餘，不准贏欠。衙門奢侈之習，不能不澈底痛改。余初帶兵之時，立志不取軍營之錢，以自肥其私。今日差幸，不負始願。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，低顏求人；惟在爾輩力崇儉德，善持其後而已。

枝末詩二首

善莫大於恕，德莫凶於妒；妒者妾婦行，瑣瑣奚比數？己拙忘人能，己塞忌

人遇。己若無事功，忌人得成務；己若無黨援，忌人得多助。勢位苟相敵，畏
懼又相惡。己無好聞望，忌人文名著；己無賢子孫，忌人後嗣裕。爭名日夜奔
，爭利東西驚。但期一身榮，不惜他人汗。聞災或欣幸，聞禍或悅豫。問渠
何以然？不自知其故。爾室神來格，高明鬼所顧。天道常好遠，嫉人還自誤。
幽明叢詭忌，乘氣相倚伏。重者裁汝躬，輕亦減汝祿。我今告後生，悚然大
覺寤，終身護人道，曾不失寸步，終身祝人善，曾不損尺布。消除嫉妒心，普天
零甘露。家家獲吉祥，我亦無恐怖。（右不忮）

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隘。豈無過人姿？多欲爲患害。在約每思豐，居
困常求泰。富來千乘車，貴求萬釘帶，未得求速償，既得求勿壞。芬馨比椒蘭
，馨固方泰岱。求榮不知壓，志亢神愈振。歲燠有時寒，日昃有時晦。時來
多善緣，運去生災怪。諸福不可期，百殃分來會。片言動招尤，舉足便有礙。
戚戚抱殷憂，精爽日凋瘵。矯首望八荒，乾坤一何大？安榮無遽欣，患難無遽

慙；君看十人中，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，我窮猶可耐。而况處夷塗，奚事生嗟憤？於世少所求，俯仰有餘快；俟命堪終古，曾不願乎外。（右不求）

日課四條

一曰，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，知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，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獨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慊自，中庸之所謂「戒慎恐懼」，皆能切實行之。即曾子所謂「自反而縮」，孟子所謂「俯不愧，實不作」，所謂養心，莫善於寡欲，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獨，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，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。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平。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，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。至程朱則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。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；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氣象也；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，敬之効驗也；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集，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，以此事天饗帝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！吾謂敬字切近之効，就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。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徵應；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。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！若人無寡素，專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怠慢，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？

三曰，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。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！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

飢之責，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敦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大矣！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數語。立者，自立不懼，如富，百物有餘，不假外求。達者，四通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欲己立己達，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，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羣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。必如此，乃可謂之人；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盡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曾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，習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。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而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方相稱，則旁人疑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；若農

夫織婦，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，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管一業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酣象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許也，其能久乎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昧旦丕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；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天亡，歷歷不爽。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鍊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己飢已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爲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；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，梓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，而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；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唾棄於時，餓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天；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；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；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敬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

勞也。

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萬難挽回。汝及諸姪輩，身體強壯者少。古之君子，修己治家，必能心安身強，而後有振興之象；必使人悅神欽，而後有餅集之祥。今書此四條，老年用自遺惕，以補昔歲之愆，并令二子各自助勉。每夜，以此四條相課；每月終，以此四條相稽，轉寄諸姪共守，以期有成焉（以上家訓）

靜坐思：心正氣順，必須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田地，方好。

默坐思：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；雜念憧憧，將何以極力掃卻？勉之！

吳竹如言：「『敬』字最好。」予謂須添一「和」字；則所謂敬者，方不是勉強一持，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。

誦養氣章，似有所會，願終身私淑孟子，雖造次顛沛，皆有孟夫子在前，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萬一。

心得語，一經說破，胸中便無餘味，所謂「德之棄」也。況無心得而有掠

影之談乎？

易大壯卦象大衆，正與養氣章通。

「靜」字全無工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

晉卦，「罔孚裕，無咎。」裕，難矣！中庸明善誠身一節，其所謂裕者乎？

精神要常令有餘，於事則氣充，而心不散漫。

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，一日姑待後來補救，則難矣！況進德修業之事乎？

海秋言：「人處德我者，不足觀心術；處相怨者而能平情，必君子也。」

讀書窮理；不辨得極虛之心，則先自窒矣！

「咸恆損益」四卦，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。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於習之不熟，由於志之不立，而實由於知之不真。若真見

得，不主一之害心廢學，便如食烏啄之殺人，則必主一矣。不能主一，無擇無守，

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，亦只算游思雜念；心無統攝故也。

巽乎水而上水，頗悟養生家之說。

民峯前輩言：『無間最難，聖人之純亦不易。顏子之三月不違，此不易學；卽日月之至，亦非諸賢不能。』「至」字煞宜體會，我輩但宜繼續繼續，求其時習而說。』

存心，則緝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；修容，則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鎮。內外交養，敬義夾持，何患無上達？

至岱雲處，看渠日課。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，閱之喜果無言。平日好善之心，頗有「若己有之」之誠。而前日讀篤仙詩，本日觀岱雲日課，尤中心好之也！

樹堂來，與言養心養體之法。渠言：『舍靜坐，更無下手處；能靜坐，而天下之能事畢矣！』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；所言皆閱歷語。靜中真味，煞能領取。又言：『心與氣總折不開。心微浮，則氣浮矣；氣散，則心亦散矣。』此卽孟

子所謂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」也。

「神明則如日之升，身體則如鼎之鎮；」此二語可守者也。惟心到靜極時，所謂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，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。意者只是閉藏之極，逗出一點生意來，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？貞之固也，乃所以爲元也；墊之坏也，乃所以爲啓也；穀之之堅實也，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；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，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；此中無滿腔生意。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。然則靜極生陽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。息息靜極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參天地兩之至誠乎？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藏，極靜中之真樂者矣；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。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之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。不然，深閉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爲靜？而生理或幾乎息矣！況乎其並不能靜也！有或擾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；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。

人必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，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；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；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慈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：不欺者也；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；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誠，天下之至誠者也；當讀書，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；當見客，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；一有著，則私也。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；是之謂虛而已矣，是之謂誠而已矣。以此讀無妄成中孚三卦，蓋扞格者鮮矣。

凡作文詩，有情極真摯，不得不一傾吐之時；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讀書，積理之功也；若平日醞釀不深，則雖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達之，不得不隔時尋思義理。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，則不得

不求工於字句。至於雕飾字句，則巧言取悅，作偽日拙；所謂修辭立誠者，蕩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後真情激發之時，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，如取如攜，傾而出之可也；不然，而須臨時取辦，則不如不作，作則必巧僞媚人矣！

在何宅聽唱崑腔，我心甚靜且和；因思古樂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當何如？禮樂不興，小學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。

竹如教我曰：『耐』。予嘗言竹如「貞」足幹事，予所闕者「貞」耳！竹如以一「耐」字教我，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，以漸幾於能「貞」也。此一字，足以醫心病矣！

寫字時，心稍定，便覺安恬些；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靜，所以致病也。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，以後卽以此養心。

萬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轉覺安定；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，何嘗能稍自立志哉？

記云：「君子莊敬，日強。」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頹，欲其強，得乎？
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則撥矣；是知千言萬語，莫先於立志也。

唐先生言：「國朝諸大儒，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，最爲正大篤實，雖湯文正猶或小遜；李厚庵方望溪，文章究優於德行。」

夜讀楊園先生集，中有數條，如破我伎求之私，當頭棒喝。

讀楊園近古錄，真能使鄙夫寬，薄夫教。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無恆者，皆助長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聞竹如言，知此事萬非疲輟人所能勝；須是剛猛，用血戰功夫，斷不可弱。二者，不易之理也，時時謹記；朱子語類：「雞伏卵」及「猛火煮」二條，刻刻莫忘。

凡讀書，有爲人爲己之分；爲人者，縱有心得，亦已的然日亡。予於杜詩，不無一隙之見；而批點之時，自省良有爲人之念，雖欲蘊蓄而有味，得乎？

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。

此蘇縣者，由動以之靜也；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。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；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，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

莊子曰：『美成在久。驟而見信於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驟而得名於時者，其爲名必過情。君子無赫赫之稱，無驟著之美；猶四時之運，漸成歲功，使人不覺。』則人之相孚如桃李，不言下自成蹊矣。

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，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，於是乎言足以興，默足以容；否則，嶢嶢易缺，適足以取禍也！雅量雖由於性生，然亦恃學力以養之；惟以聖賢律己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度量闊深矣。

知己之過失，卽自爲承認之地，改去豪無吝惜之心；中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，磊落過人；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

有義理之學，有詞章之學，有經濟之學，有考據之學。義理之學，卽宋史所謂道學也！在孔門爲德行之科；詞章之學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；經濟之學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；考據之學，卽今世所謂「漢學」也。在孔門爲文學之科。此四門，闕一不可；予於四者，略涉津涯，天質魯鈍，萬不能造其奧窔矣。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從事，庶以漸磨之久，而漸有所開。義理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四子書，曰近思錄。詞章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曾氏讀古文鈔，與曾氏讀詩鈔；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。經濟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訂典曰皇朝經世文編；考據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四書焉：曰易經曰詩經，曰史記，曰漢書。此十種者，須要爛熟於心中；凡讀此書，皆附於此十書。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；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；如雞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；如蛾成坯，不見異而思遷。其斯爲有本之學乎？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頤，君子以慎言語，

節飲食；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；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；頤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

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！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」

除却進德修業，乃是一無所恃；所謂「把截四路頭」也。若不日日向上，則人非鬼責，身敗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！可不畏哉？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；陽惡曰忿，陰惡曰慾。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；剛惡曰暴，柔惡曰慢。治口之道，二者交傷；曰慎言語，曰節飲食。凡此數端，其樂維何？禮以居敬，樂以導和。陽剛之惡，和以宜之；陰柔之惡，敬以持之；飲食之過，敬以檢之；言語之過，和以斂之。敬極肅肅，和極雍雍；稷稷縣縣，斯爲德容。容在於外，實根於內；動靜交養，眸面盎背。

余生平雖頗好看書，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，參預其間；是以無孟子深造，自得一章之味；無杜元凱優柔，歷飮一段之趣。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，無一事有成；

今雖暮齒衰邁，當從「敬靜純淡」四字上痛加工夫。雖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：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，亦稍足自適矣！

處逆境之道，惟西銘「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；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。」等句，最爲親切。

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「禽裏還人，靜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生。」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，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。

本朝博學之家，信多閎儒碩士，而其中爲人者多，爲己者少。如顧闈並稱；願則爲己，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江戴並稱；江則爲己，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

段王并稱；王則爲己，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方劉姚并稱；方姚爲己，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——其達而在上者，李厚庵朱可亭奏味經，則爲己之數多；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；學者用力，固宜於幽獨中，先將爲己爲人之界，分別明白；然後審端致力，種桃得桃，種杏得杏。未有根本不在，而枝葉發生，而自豐茂

者也。

邵子所謂觀物，莊子所謂觀化，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：須要放大胸懷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絕去一切繳繞，鬱悒，煩悶，不甯之習。

讀書之道，朝聞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；聞道者，必真知而篤信之。吾輩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無把握，焉能聞道？

胸襟廣大，宜從「平」「淡」二字用功；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，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

榜夕，與子序登樓，論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驕氣，暮氣。

念不知命，不知禮，不知言三者，論語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之義，則幾庶可爲完人矣！

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，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，不在高處，而在平處；不在隆處，而在汗處。汗者，下也；平者，庸也；夷尹之聖，以其隆高而異於

衆人也。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，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，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，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，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，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；以汗下而同於衆人，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，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！

爲人之道有「四知」，天道有「三惡」。三惡之目：曰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。貳者，多猜疑也；不忠誠也；無恆心也。四知之目：卽論語末章之知命，知禮，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；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恕道也。立者，足以自立也；達者，四達不悖，遠近信之，人心歸之。詩云：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」禮云：「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」達之謂也。我欲足以自立，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；我欲四達不悖，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。孔子所云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孟之所云：「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」皆恕也，仁也。知此則識大量大；不知此則識小量

小。故吾於三知之外，更道知仁。

讀書之道，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。若見聞太寡，蘊蓄太淺，譬猶一勺之是，斷無轉相灌注，潤澤豐美之象。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。

與子序言聖人之道，亦曰：『學問閱歷，漸推漸廣，漸習漸熟，以至於四達不悖。』因戲稱曰：『鄉人有終年賭博，而破家者。語人曰：『吾賭則輸矣，而賭之道精矣！』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，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。

程子解孟子苦，勞，餓，乏，拂，亂，動，忍，等語曰：『若要熟也，須從這裏過。』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。』子序笑應之。

余近日常寫大字，微有長進，而不甚貫氣；蓋緣結體之嚴，不能字字一律，如：或上鬆下緊，或上緊下鬆，或左大右小，或右大左小，均須始終一律，乃成體段。余字取勢，本係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恆無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辭，亦自有體勢，須篇篇一律，乃爲成家；辦事亦自有體勢，須事事一律，乃爲成章；言語

動作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日一律，乃爲成德。否則載沈載浮，終無所成矣！

作書者官臨帖摹帖；作文作詩，皆宜專學一家，乃易長進。然則作人之道，亦宜專學一古人，或得今人之賢者，而師法之，庶易長進。

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；而敬，恕，誠，靜，勤，潤，六者闕一不可。學成以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爛熟爲要；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。藝成以多作，多寫爲要；亦須自關門徑，不依傍古人格式。功成以開彊安民爲要，而亦須能樹人，能立法；能是二者，雖不拓彊，不擇民，不害其爲功也。四者能成其一，則足以自怡。此雖近於名心，而猶爲得其正。

念天道三惡之外，又覺好露而不能渾，亦天之所惡也。

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：「惟忘機可以消衆機，惟懵懂可以蔽不祥。」似頗有意義，而魏未能自體行之。

凡人涼薄之德，約有三端最易觸犯：聞有惡德敗行，聽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

，幸災樂禍。此涼德之一端也。人受命於天，如臣受命於君，子受命於父；而或不能受命，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謀，置其身於高明之地，譬諸金羅冶而以鑊鄒干將自命。此涼德之二端也。

胸苞清濁，口不臧否者，聖哲之用心也；強分黑白，遇事激揚者，文士輕薄之習，優伶風切之態也。而吾輩不察而效之，動輒區別善惡，品第高下，使優者未必加勸，而劣者幾無以自處。此涼德之三端也。余今老矣！此著，尙加戒之。

君子有三樂：讀書聲出金石，飄飄意遠也；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；勸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

孔子所謂：「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」者，凡事皆然。卽以圍棋論，生而爲國手者，上智也；屢學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。此外皆相近之姿，視乎教者何如；教者高，則習之而高矣，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。以作字論，生

而筆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；屢學而拙如葦芽者，下愚也。此外則皆相近之姿，視乎教者何如：教者鍾王，則衆習於鍾王矣；教者蘇米，則衆習於蘇米矣；推而至於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，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猶執策而覓無馬，真是無馬哉？

李申甫自黃州歸來，稍論時事：余謂當豎起骨頭，竭力撐持。三更不眠，因作一聯云：「養活一團春意思；撐起兩根窮骨頭。」用自警也。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，惜皆未寫出！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：「不怨不尤，但反身爭箇一壁靜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長得萬丈高。」曾用木板刻出，與此聯意相近，因附識之。今夜醒後，心境不甚恬適，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，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。夫子所稱：「日月至焉」者，或亦似此乎？

近日之失，由於心太弦緊，無舒和之意；以後作人，當得一「鬆」字，意味日

來。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，尙不失晚年進境；十三字者：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三忌，三薄，三知，三樂，三寡也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，在江西曾刻印章矣。三忌者。卽所謂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、天道忌貳也；三薄者：幸災樂禍，一薄德也；逆命僥數，二薄德也；臆斷皂白，三薄德也。三知者：論語末章所謂知命，知禮，知言也。三樂者，卽前所記，讀書聲出金石，一樂也；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；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三寡者：寡言養氣，寡視養神，寡欲養精。十三字者，時時省察，其舊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者乎？

聖人所言，有所不言：積善餘慶，其所言者也；萬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者也。禮樂政刑，仁義忠信，其所言者也；虛無清靜，無爲自化，其所不言者也。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，以所言者爲用；以不言者存諸心，以所言者勉諸身；以莊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？

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，殆孔子所謂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？」軍中乃爭權勢之場，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；求其真白不移，淡泊自守，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，頗難其道爾！

孔子所謂「下學上達」達字中必自有一種「洞澈無疑」意味，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，隨處自得；亦必有脫離塵垢，卓然自立之趣。吾困知勉行，久無所得；年已五十，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。可愧也已！

此身無論處何境遇，而「敬」「恕」「勤」字無片刻可弛；苟能守此數字，則無人不自得，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，氣誼孤與不孤哉？

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，不可須臾離者，因欲名其堂曰：「八本堂。」其目曰：讀書以訓詁爲本，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；古人格言儘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義，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；覺之如探驪得珠，失之

如舍根本而圖枝葉。古人格言雖多，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。

九弟諫余數事，余亦教九弟「靜虛涵泳，蕭然物外。」

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時時伺吾之短，以相箴規，庶不使「矜心」生於不自覺。

憶八年所定「敬」「怒」「誠」「靜」「勤」「潤」六字，課心課身之法，實爲至要至該。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！

東坡「守駿莫如跛」五字，凡技皆當知之。若一味駿快奔放，必有顛蹶之時；一向貪美名，必有大污辱之事。余以「求闕」名齋，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，亦「守駿莫如跛」之意也。

古人「修身」「治人」之道，不外乎「勤」「大」「謙」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與，謙若漢文之不勝。而勤謙二字，尤爲做始做終，須臾不可離之道。勤所以做惰也，謙所以做傲也；能勤且謙，則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聖

賢豪傑，卽好雄，欲有立於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，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謙字。

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，儘所謂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者乎？

勞謙二字，受用無窮，所以戒惰也；謙所以戒傲也；有此二者，何惡不去，何善不臻？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「勤」「儉」兼老莊之「靜」「虛」，庶於「修己」「治人」之術，兩得之矣。

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；其所以不及孔子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卽彼有所獨缺，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！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，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補之，則諸子皆可師，不可棄也。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「勤於邦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四語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；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

天下凡物，加倍磨治，皆能變換本質，別生精彩，何況人之於學；但能日新又新，百倍其功，何患不變化氣質，超凡入聖？

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，於盡性，知命之旨，略有所會。蓋盡其所可知者，於己性也；聽其不可知者，於天命也。易繫辭「尺蠖之屈」八句，盡性也；「過此以往」四句，知命也。農夫之服田力穡，勤者有秋，惰者歉收，性也；爲稼湯世，終歸燦爛，命也。愛人，治人，禮人，性也；愛之而不親，治人而不治，禮人而不答，命也。聖人之不可及處，在盡性以至於命。盡性猶下學之事；至於命，則上達矣；當盡性之時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効驗或有應不應。聖人於此淡然，泊然；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；若著力，若不著力。此中消息，最難體認。若於性分當盡之事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；而俟命之學，則以淡如泊如爲宗；庶幾其近道乎？

古聖人之道，莫大乎與人爲善。以言誨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！以德薰人，是以善養人也！皆與人爲善之事也！然徒與人，則我之善有限，故又貴取諸人以

爲善。人有善則取以益我；我有善則與以益人。連環相生，故善端無窮；彼此挹注，故善源不竭。君相之道，莫大乎此；師儒之道，亦莫大乎此。仲尼之學，無常師，即取人爲善也！無行不與，即與人爲善也！爲之不厭，即取人爲善也！誨人不倦，即與人爲善也！念忝竊高位，劇寇方張，大難莫平，惟有就吾之所見，多教數人；因取人之所長，還攻吾短。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，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？

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，以其知之不明也；若巨細周知，表裏洞徹，則處之自有方術矣。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，以不好問，不善問耳！

修己治人之道，果能常守「勤」「儉」「謹」「信」四字，而又能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，以禮自治，以禮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欽，特恐信道不篤，間或客氣用事耳！

溫孟子分類記出，寫於每章之首，如言心，言性之屬，曰：「性道至言；」言

取與出處之屬，曰：『廉節大防；』言自況自許之屬，曰：『抗心高望；』言反躬刻厲之屬，曰：『切己反求。』

百種弊病皆從癩生。癩則弛緩；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趨功不敏。一處遲則百處懈矣！

前以八德自勉，曰：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孝，信，謙，渾。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；於謙，渾二字，尤覺相遠，悚愧無已。勤，儉，剛，明四字，皆求諸己之事；孝，信，謙，渾四字，皆施諸人之事。孝以施於上，信以施於同列，謙以施於下，渾則無往不宜。大約與人忿爭，不可自求萬全處；白人是非，不可過於武斷，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！

閱劉石菴清愛堂帖，其起筆多師晉賢，及智永千文，用逆就之法，故能藏鋒。張得天之筆，多師褚顏兩家，用直來橫受之法，故不藏鋒，而聯絲縈帶，以發其機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貫，特逆就與直來橫受，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。

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，留得其自然之趣，方悟文人技藝，佳境有二；曰，雄奇；曰，淡遠。作文然，作詩然，作字亦然；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，尤爲可貴。

作字之法，險字和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本日閱王筌林臆語，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。

偶思作字之法，可爲師資者，作二語云：「時賢一石兩水；古法二祖六宗。」一石謂劉石菴，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。二祖謂羲獻；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。

日內頗好寫字，而年老手鈍，毫無長進，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。

自三十歲以後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；熟極則巧妙出焉。筆意間架，梓匠之規矩也；由熟而得妙，則不能與人之巧也。吾於三四十歲時，規矩未定，故不能有所成。人有恒言曰：「妙來無過熟。」又曰：「熟能生巧。」又曰：「成熟故知妙也。」巧也，成也，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。不特寫字然，凡天下庶事百技，皆先立定規模，後求精熟。卽人之所以爲聖人，亦係先立規模，後求精熟；卽

顏淵未達一間，亦只是欠熟耳！故曰：「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！」

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，個個權奇，自成風格。余年已五十，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，屢有遷變，殊爲可愧。古文一事，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，而作之太少，不足以自證自慰。至於居家之道，治軍之法，與人酬應之方，亦皆無一定之風格。

傳曰：「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」又曰：「君子成德之稱。」余一無所成，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！

余往年在京，深以學書爲意，苦思力索，幾於困心衡慮；但習中有字，手下無字。近歲在軍不甚思索，但每日筆不停揮，除寫字及辦公事外，尙習字一張，不甚間斷，專從間架上用心，而筆意筆力，與之俱進；十年前習中之字，今竟能達之腕下；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。

作字之道，剛健婀娜，二者闕一不可。余奉歐陽率更，李北海，黃山谷三家，以爲剛健之宗。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，全未用功，至今衰老，毫無把握，悔之

晚矣！

記性日壞，過目之事，頃刻即忘，因立記事冊；於應記者，逐日略記一二，從本日爲始。

古來聖者，質懷極廣，而可達天德者，約有四端：如篤恭，修己，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說也；至誠感神，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訓也；安貧，樂道，而濟身，辟面，孔顏曾孟之旨也；觀物，閒吟，而意適，神恬，陶白蘇陸之趣也。自恨少壯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懼，於古人心境，不能領取一二；反復尋思，歎喟無已！

近年焦慮過多，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，總由於名心大切，俗見太重二端。名心切，故於學問無成；德行未立，不勝其媿餒。俗見重，故於家人之疾病，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，不勝縈擾；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。今欲去此二病，須在「淡」字上著意。不特富貴，功名及身家之順逆，子孫之旺否，悉由天定；卽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，一大半關乎天事，一概淡而忘之，庶此心稍得自在。

近來每苦心緒鬱悶，毫無生機，因思尋樂約有三端：勤勞而後憩息，一樂也；至淡以消枝心，二樂也；讀書聲出金石，三樂也。一樂三樂，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，載於日記者；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，迄未拔去者，必須於未死之前，拔除淨盡，乃稍安耳。

閱理學宗傳中朱子，陸子，孫氏所錄。朱子之語，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，蓋偏於陸王之途，去洛閩甚遠也！

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，分爲條類，別而錄之，庶幾取象於天文，地理；取象於身，於物者，一目了然。少壯不學，老年始爲此蹇淺之舉，抑何陋也？

前曾以四語自傲：曰，慎獨則心安，主敬則身強，求仁則人悅，習勞則神欽。近日又添四語：曰，內訟以去惡；曰，日新以希天；曰，宏獎以育才；曰，貞勝以蒙難。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。而下手工夫，各有切要之方，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？

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。滌者，取滌其舊染之污也；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也。改號至今九年，而不學如故，豈不可歎？余今年已三十，資稟頑鈍，精神虧損，此後豈復能有所成？但求勤儉有恆，無縱逸欲，以喪先人元氣；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無失詞臣體面；日日自苦，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種樹然，斧斤縱尋之後。牛羊又從而牧之；如薰燈然，膏油欲盡之時，無使微風乘之，庶幾稍稍培養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誠能日日用功有常，則可以保身體，可以自立，可以仰事俯畜，可以惜福，不使祖宗積累，自我一人享用而盡；可以無愧詞臣，尚能以文章報國。

與小岑譚，有不合處。自念一二知心，亦復見疑，則平日之不自修，不見信於人，亦可知矣！可不儆懼乎？

三十年爲一世。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，今一世矣；聰明日減，學業無成，可勝慨哉！語不云乎：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？」自今以始，吾其不得自

逸矣！

接家信，大人教以保身三要：曰，節欲，節勞，節飲食。又言：「凡人交友，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，所以今日管鮑，明日秦越。」謂我與小珊有隙，是盡人歡，竭人忠之過，宜速改過；走小珊處，當面自認不是。又云：「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。」小子讀之悚然！小子一喜一怒，勞逸疴癢，無剝不縻於大人之懷也；若不敬身，真禽獸矣！

自戒潮煙以來，心神彷徨幾若無主；過欲之難，類如此矣。不挾破釜沈舟之勢，詎有濟哉？

寶蘭泉來，言理見商，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，而妄有所陳；自欺欺人，莫此爲甚！總由心有不誠，故詞氣虛矯。即與人談理，亦是自文淺陋，徇外爲人，果何益哉？

馮樹堂來——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——談半時；遂余同至岱雲處久談，論詩

文之業，亦可因以進德。彼此持論不合，反覆辯詰。余內有矜氣，自是特甚，反疑人不虛心。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？

此刻下手工夫，除謹言，修容，靜坐三事，更從何處下手。每日全無切實處，尙曉曉與人說理，說他何益？

是鄙夫之見。於應酬小處計較，遂以小故引伸成忿；懲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盜入室矣！

所以須日課冊者，以時時省過，立即克去耳！今五日一記，則所謂省察者，安在？所謂自新者，安在？吾誰欺乎？真甘爲小人，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！

早起吐血數口；不能靜養，遂以斬喪父母之遺體，一至於此。再不保養，是將限入太不孝矣！將盡之符，豈可速之以風？萌蘖之木，豈可牧之以牛羊？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，況我之氣血素虧者乎？今惟有日日靜養，節嗜欲，慎飲食，寡思慮而已。

不敬身之罪大矣！高景逸先生云：「接教言，連日精神不暢，此不可放過。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；不通暢處，皆私欲也。當時刻喚醒，不令放倒。」然則人之精神短弱，皆自己以致之也。

凡辦公事，須視如己事；將來爲國爲民，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，方能親切。予今日愧無此見，致用費稍浮；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。此兩者，皆他日大病根，當時時猛省！

赴張雨農飲約，更初方歸。席間面諛人，有要譽意思；語多諧謔，便涉輕佻，所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也。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；又至竺度處久談。多言不知戒，絕無所謂省察者。志安在邪？恥安在邪？

全體不舒暢，悶甚不適。高景逸云：「凡天理自然通暢。」予今悶損至此。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！尙何自拔哉？立志今年自新。重起爐冶，痛與血戰一番；而半月以來，暴棄一至於此！何以爲人？何以爲子？

日來居敬窮理，并無工夫，故聞人說理，聽來都是隔膜，都不真切。愧恥執甚。

飯後無所事事，心如懸而不降者，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！

早在朝房言一事，謂無樣。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，轉爲人所不服也！

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，故能艱難馳驅，爲一代之偉人，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，他日何以肩得大事？

凡事豫則立。本日下午天，因明日有天壇興工，監視，行禮，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，日內未經慮及，頗覺心中不定，懼致貽誤。皆不豫之故也！

是日因早間聞人言，刑部同堂諸君子，疑我去年所上摺，有參劾刑部之言，心不怡者一日。以平日不見信於人，遂招此羣疑乘謗也。

是日「忿」「怒」二念皆大動，竟不能止，恐遂成內傷病矣！
心生忿憤，蓋無養之故也。

子序之言，欲余捐除雜念，輕視萬事，淡泊明志；信良友之言！余今老矣！
忿不能懲，慾不能窒，客氣聚於上焦，深用愧憾！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。

捐忿之心，蓄於方寸，自咎局量太小，不足任天下之大事。

心緒作惡，因無耐性，故刻刻不自安適；又以心中實無所得，不能輕視外物；
成敗毀譽，不能無所動於心，甚愧淺陋也！

寫字略多，困倦殊甚，眼花而疼，足輒若不能立者，說話若不能高聲者，衰憊
之狀，如七十許人。蓋受質本薄，而疾病憂鬱，多年纏綿，既有以撼其外；讀書
學道，志克而力不副，識遠而行不逮，又有以病其內，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。

至老洲頭登大舟；舟係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，極堅實，極華麗。因慨然曰：
「誦韋公「自慚居處崇，未覩斯民康」之句，爲之愧悚不已！」

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。余昔已亥年進京，隙別求祖父教訓，祖父以一「做
」字戒我；今上又以師心戒我，當刻圖書一方，記此二端。

與作梅園棋一局，旋復曹論人情之厚薄，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。作梅所陳，多見道之言；余所發，多有激之詞。

此來每以說話微多，遂覺神氣疲甚不支。甚矣，吾衰！身膺重任，大懼隕越，實深惴惴！

自省目病之源，在肝；肝病之，源則由於伎心，名心，不能克盡之故。在室中反復自訟，不能治事。

精神委頓之至，年未五十，而早衰如此；蓋以稟賦不厚；而又百憂摧滅，歷年鬱抑，不無悶損。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，庶幾等一澆於湯世也！

夜洗澡；近製一大盆，盛水極多，洗澡後致爲暢適。東坡詩所謂「浴槽漆斛江河傾，本來無垢洗更輕。」頗領略得一二。

石芸齋言：「養目之法，早起洗面後，以水泡目；目屬肝，以水養之，以凝熱之，氣祛散寒，醫久必有效，」云云，而後漢書方術傳云：「愛膏精神，不極視，

大。」二語亦養目之法。

放翁每以美睡爲樂。蓋必心無愧怍，而後睡夢皆恬；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。

放翁曾次廣大，蓋與陶淵明，白樂天，邵堯夫，蘇子瞻……等，同其曠逸；其於滅勝之意，養生之道，千言萬語，造次不離，真可謂有道之！借余備員兵間，不獲於閒靜中，探討道義；夜睡頗成寐，當思玩索陸詩，少得裨補乎！

務觀言：『養生之道，以目光爲驗。』又言：『「忿」「慾」二字，聖賢亦有之；特能少忍須臾，便不傷生。』可謂名言至論！

養生家之法，莫大於「懲忿，窒慾，少食，多動」八字。

梁臣林中丞歸田瑣記言：『養生之道，不特食宜少，眠亦宜少。』可謂名言！余少時每遇困乏，即夢覺；道光十二年間，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，每以爲憂。今三十年矣；而此病如昔，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。

癢痒異常，手不停爬。左腿已爬搔糜爛，皮熱作疹；夜用水晶界尺懸貼，取

其寒而潤也。

養生之道，當於「眠」「食」二字，悉心體驗；食即平日飯菜，但食之甘美，即勝於珍藥也。眠亦不在多寢，但實得神凝夢甜，即片刻亦足攝生矣。

養生之道，莫大於眠食；眠不必甘寢斯睡而後爲佳，但能淡然無欲，曠然無累，閉目存神，雖不成寐，亦尙足以養生。余多年不獲美睡，當於此加之意而已。

日來癬痒異常，徧身若有芒刺者然，數夜不能成寐；本日尤不耐煩，因服「歸脾湯」一帖。睡後竟能酣睡，至五更方醒，近數月所未嘗有也。

累年不能成寐之病，今春忽得痊愈；連宵多得美睡，殊不可解。豈俗所謂時好，運好，百病除耶？抑憂動變爲逸豫，清明變爲昏溺，爲衰耗之徵耶？

余自三十時，即不能多說話；至數十句，便氣不接續，神尤困倦。今已三十餘年，故態不改，亦不加甚。故知身體之強弱，千態萬變，未可以一事之偶強，而遽信爲壽徵；一事之偶弱，而遽信爲敗徵也。

余少時讀書，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，上燈之前，小睡片刻，夜則精神百倍。

余近日亦思法之，日入後於竹牀小睡，燈後治事，果覺清爽。余於起居飲食，按時按刻，各有常度；一一皆法吾祖，吾父之所爲，庶冀不墜家風。

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，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；亦由圍棋太多，讀書太久，目光昏澀，精神因之愈困也。嗣後當戒圍棋；卽看書亦宜少減。每日靜坐時許，以資調攝。

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，果有效驗，可停一二刻不咳；靜坐良久，間以假臥，直至燈時，覺咳痰微減矣。

近來因眼蒙，常有昏瞶氣象，計非靜坐，別無治法，作一聯以自警云：「一心履薄臨深，畏天之鑒，畏神之格；兩眼沐日浴月，由靜而明，由敬而強。」

日內因眼病日篤，老而無成，焦灼殊甚！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，總由名心未死之故；當痛懲之，以養餘年。

閱范文正集，尺牘，年譜中有云：『千古聖賢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後事；一身從無中來，卻歸無中去，誰是親疎？誰能主宰？既無奈何，即放心逍遙，任委來往。如此既心氣漸順，五臟亦和，藥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。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，便喫食不下；何況久病，更憂生死，更憂身後，乃在大怖中，飲食安可得下？請寬心將息。』云云。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。余近日多憂，多慮，正宜讀此一段。

日內寸心憂灼，迄無寬舒之時，以是病愈難減。總由少壯不努力，老大悔懺甚多，致心境愁悶異常耳！

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，以目光內視丹田，因舉四語要訣曰：『但疑空心，不疑住心；但滅動心，不滅照心。』又稱二語曰：『未死先學死；有生即殺生。』有生，謂妄初生；殺生，謂立予鏟除也。又謂此與孟子「勿忘勿助」之功相通。

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。

閱福壽金鑑，午正數息靜坐，仿東坡養生頌之法；而心粗氣浮，不特不能攝心，並使身不少動搖而不能。酉刻服藥後，行「小週天」法，靜坐半時許。

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，不寫字，不多閱公牘，以保將盲之左目。其言懇惻深至，余將遵而行之。

許仙屏送有瑪瑙，中空積水者，與空青相類。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鑿之，取水點於余右目中，閉目少傾，傍夕小睡。

吳竹如爲余診脈。渠謂余病在心肝，虛火上炎，宜靜坐以養之，非藥所能爲力。

聞翰仙言，何鏡海得靜坐之法，於熊楚隱賀幼黼學之，目已瞽而復明，余亦思一試也。

楊莘庵寄信，言治目方，每早黎明未起時，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，加以舌尖之津，閉目擦八十一下，久則有效。日內試爲之，而初睡時擦一次，黎明又擦一次，

不知果有益否？

近來每日圍棋二局，耗損心力。日中動念之時，夜間初醒之時，皆繞繞於棋枰黑白之上。心血因而愈虧，目光因而愈蒙。欲病體之漸痊，非戒棋不為功。

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，云「能為余治目疾，與余對坐，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」云云，因與對坐三刻許。

竹如處坐甚久，燈後歸，腳腫愈甚。常服之藥已不能入，肥而復硬，且似已腫過膝上者。大約作文及看生書，俱嫌用心大過，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，故至於此。以後當不作文，不看生書。

養生之道，「視」「息」「眠」「食」四字最為要緊；息必歸海，視必垂簾，食必淡節，眠必虛恬。歸海，謂藏息於丹田氣也；垂簾，謂半視不全開，不苦用也；虛，謂心虛而無營，腹虛而不滯也；謹此四字，雖無醫藥丹訣，而足以卻病矣。

目內眼蒙益甚，或謂調息養神，尙可補救，因試爲之。捧土而塞孟津，深惡其無當也！

（以上日記）

讀書之道，博學詳說；經世之才，徧采廣詢。自度智慧精神，終恐有所不逮；惟當謹守繩墨，不敢以浮夸導子弟，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。其有所進，幸也；無所進，終吾身而已矣！

凡人材高下，視其志趣；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，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，智慧，所由區矣。

君子之立身，在審其所處；誠內度方寸，靡所於疚，則仰對昭昭，俯視倫物，寬然不作。故冶長無愧於其師，孟博不慙於其母，彼誠有以自伸於內耳。

君子之學道，尤病於近名。人稟氣於天地，受形於父母，苟官骸得職，作事有倫，雖一字不識，閑寂無聞，於我乎無損也；雖著述萬卷，塞滿天下，於我乎無加也。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，急彼之驚；校經則漢宋分門，論文則奇偶異轍。

小學，金石，算術，輿地，之事；名目既繁，風尚日新，窮年而殫日，悴力斂身。

則足以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！豈篤於爲己者哉？僕之往歲，亦嘗馳逐衆說，昏庸作輟，百無一成；窮而思返，恍若有悟。乃知德性未尊，則問學適以助長；德性既尊，然後吾之知識少焉而不足恥，多焉而不足矜。周公之材藝，孔子之多能，吾不如彼，非吾疚也；若其踐形盡性，彼之所稟吾亦稟焉，一息尙存，不敢不勉。是以邇日業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大定，寤寐安恬。

曩昔欲有所鑽仰於作者之林，近亦知難而退，不敢復有意矣！惟思謹守大閑，不欲脂韋以規時利，寸心耿耿，獨此之執。

自度才能淺薄，不足謀事；惟有「不要錢不怕死」六字，時時自矢，以質鬼神，以對君，父卽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。

君子欲有所樹立，必自「不妄求人知」始。

古人謂齊桓葵鄙之會，微有振矜，而叛者九國；亢盈悔吝之際，不可以不慎也。

我輩辦事，成敗聽之於天，毀譽聽之於人；惟在己之規模氣象，則我有可以自主者。亦曰：「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！」

貴精不貴多，積小以高大；戒維莠之桀桀，法桃李之不言。當茲艱貞之際，尤不能不進此迂拙之言也。

勳位並隆，務宜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。敬則小心翼翼，事無巨細，皆不敢忽；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，功不獨居，過不推諉。常常記此二字，則長履大任，福祚無量矣！

鄙人在外，毀譽互見；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，清夜自思，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！吾輩互相砥礪，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。

「敬」「恕」二字，細加體認，實覺刻不可離；敬則心存而不放，恕則不敵於私。孟子之所謂「推」，所謂「達」，所謂「擴充指示」，至爲切近；中庸之十

三章，論語之告子貢，告仲弓，皆以「恕」字爲開宗要義。大抵接人處事，於見得他人不是極怒之際，能設身易地以處，則意氣頓平；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。

來示以「致知」爲大頭腦工夫；鄙意，敬是平日涵養之道，恕是臨時應事之道；致知，則所以講求此敬講求此恕者也。

軍中稍暇，尙親書籍，不敢盡廢故業；又樂近正士，喜聞迂直之言以自警。此二者尙頗兢兢，冀不終爲君子所棄。

以至交而兼姻戚，尙不肯面進箴規，欲吐還茹；豈吾固拒人千里耶？愧甚！昌黎所謂：「中朝大官老於事，詎肯感激徒媮媮！」吾非大官，亦漸老於事，鋒銛鈍矣！

巧言，令色，足恭，三者有志學步；質既魯鈍，學又作輟。數月以來，毫無效驗；或勸先難後獲，宜再卑抑以俟大效。僕則抱七必不堪，仍將修吾初服，免使陳成頭觸扉風耳！

惠箴不誠不敬之弊，敢不銘佩。惟頻年鬱結之懷，紙墨難罄；非少佐以談諧，則滿腔秋意，無復生機。張籍昔以此規退之，韓公亦以善戲不虐答之。

人言陰陽俱虧，須施峻補之劑；鄙意閣下春秋方盛，當非純補所能奏功，恐有風寒憂鬱夾雜其中。久病之後，自未可用克伐寒涼之品；何不概停百藥，靜養數月？徐察端倪，宜占勿藥之喜。

吾輩讀書，惟「敬」字「恆」字二端，是徹始徹終工夫。去歲揖別時，曾以「敬」字相助；今年致芝生書，亦以有恆爲告。蓋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，至今老而無成，深自悔憾！故凡友人有下問者，輒以己之所悔爲言，勸人及時自勉。教舍沉弟於惡巧惡盈之外，又曰：天道惡貳；貳者，多猜忌也，不忠誠也，無恆心也。

趨時之效，茫如捕風，亦稍稍倦矣！歷年疚心之端，逐一補救，十已得其七八。

來示：『趨時者博無識之喜，損有道之真。』謹當書紳銘佩。吾齒髮已老，乃欲僥倖一效桔槔；所謂『未得國能，徒失故步』者也！自宜仍守吾拙，不妄悅人，以副同志期待之厚。

前臧所稱大處著眼，小處下手；閣下推廣其義，引朱子所謂真正大英雄，須從臨深履薄做出，暨浩然之氣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。鄙人淺陋，何足語此？惟閱歷日久，險艱備嘗，覺心目中所規畫以爲高遠者，畢竟手之所持，足之所踐，何嘗做得到三四分？

革薄從忠，鄙意亦夙懷此志。特有天質本來之薄，有外物激之使薄；本來之薄，革之已極不易；激之使薄，尤覺旋革旋萌，豪無長進。深以爲愧！

古人謂寡言養氣，寡視養神，寡思養精；尊處勝友如雲，難以寡言，薄書如麻，難以寡視，或請寡思以資少息乎？

閣下尙能黎明即起否？不可閒斷。一事有恆，則萬事皆可漸振，毋以爲小

端而忽之。至囑！

英年秀挺，自以專心讀書，不染官場氣習爲安；卽世態人情，亦不宜違令識達，早透則濟其本質而日趨於薄。既薄而返之醇厚，千難萬難！

居今之世，要以言遜爲宜；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，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，乃爲君子自厚之道。

國藩才知本細，今精力儘甚，忽膺此重任，大懼隕越，爲天下笑，爲鄉里羞；請閣下側聽清議，如有顯然過失，大拂輿情者，卽祈立刻飛緘詳示。如其力不能改，則徐圖之；若此心；則決不文過而憚改也。

位愈高則譽言日增，箴言日寡；望愈重則責之者多，恕之者少。閣下愛我，迥越恆俗，望常以藥石之言相繩。弟每日行事，有日記一冊，附家報中；閣下如有不謂爲然之處，卽懇逐條指示，不勝銘感！

凡沈疴在身，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，約有二端：一曰，以志帥氣；一曰，以

靜制動。人之疲憊不振，由於氣弱；而志之強者，氣亦爲之稍變。如食早睡，則強起以興之；無聊賴，則端坐以凝之；此以志帥氣之說也。久病虛怯，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，憧擾於胸中，即魂夢亦甚不安恬；須將生前之名，身後之事，與一切妄念，剷除淨盡，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。而寂定之餘，真陽自生。此以靜制動之法也。

方今天下大亂，人人皆懷苟且之心；出範圍之外，無過而問焉者。吾輩當自立準繩，自爲守之，并約同志者共守之；無使吾心之賊，破吾心之牆子。

再出視師，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，以一勤字自勸；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，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。來示所引先勞之訓，蓋嘗有志焉而未逮

常守「花未全開月未圓滿」之戒，不稍涉驕矜之氣，則名位日隆矣。

公生平最好用心，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。莊子有言：「達命之情者，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。」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，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；

餒如吾輩三日不汗，灌先朝露，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。顧公於人方所能爲者，則略加思慮；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，則冥然不顧。

近惡聞高言深論，但好庸言庸行；雖以作梅之樸實，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。

其論公之病，侍亦虞其過於幽渺；顧公從庸處淺處著想。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，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，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。

（以上書札）

（勉強）孟子曰：「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；有命焉。」君子不謂性也，人性本善，自爲氣稟所拘，物欲所蔽，則本性日失；故須學焉而後復之，失又甚者，須勉強而後復之。喪之哀也，不可以僞爲者也；然衰麻苦塊，覩物而痛創，自至蹙踊號呼，變節而涕洟隨之，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。祭之敬也，不可以僞爲者也；然自盥至薦，將之以盛心，自朝至具，勝之以強力，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。與人之和也，不可以僞爲者

也；然揖讓拜跪，人不得而已則下之，筐饌豆籩，意不足而文則先之，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。凡有血氣，必有爭心；人之好勝，誰不如我？施諸己而不顧，亦勿施於人，此強恕之事也；一日強恕，日日強恕，一事強恕，事事強恕，久之則漸近自然。以之修身，則順而安；以之涉世，則諧而祥。孔子之告子貢仲弓，孟子之言求仁，皆無先於此者。若不能勉強，而聽其自至以頓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；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，則隔膜棄置，甚或加之以不能堪，不復能勉強自抑，舍己從人，傲惰彰於身，乖戾著於外，鮮不及矣！莊子有言：『刻核太甚，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。』董生有言：『強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；強勉行道，則德日進而大有功。』至哉言乎！故勉強之爲道甚博，而端自強恕始。

（君子小人）陳容有言曰：『仁義豈有常；蹈之則爲君子，違之則爲小人。』大哉言乎！仁者，物我無間之謂也；一有自私之心，則小人矣。義者，無所爲而爲之謂也；一有自利之心，則小人矣。同一日也，朝而公正則爲君子，夕而

私利則爲小人；同一事也，初念公正則爲君子，轉念私利則爲小人。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，所爭祇在幾微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如是，顛沛必如是，一不如是，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！所謂小人者，識見小耳，度量小耳。井底之蛙，所窺幾何？而自以爲絕倫之學；遼東之豕，所異幾何？而自以爲蓋世之勳。推之以子子爲義，以徑徑爲信，以齷齪爲廉，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。君臣之知，須積誠以相感，而動疑主恩之過薄；朋友之交，貴積漸以相孚，而動怨知己之罕覩。其或兄弟不相容，夫婦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亮，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。君子則不然，廣其識，則天下之大，棄者敝屣；堯舜之業，視若浮雲。宏其度，則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？不此之求，而詡詡然號於衆曰：「吾，君子也。」當其自詡君子，深信不疑之時，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！

（克勤小物）古之成大業者，多自克勤小物而來；百尺之樓，基於平地。十

丈之帛，一尺一寸之所積也；萬石之鍾，一銖一兩之所累也。文王之聖，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；陶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；仲山甫夙夜匪懈，其勤若此，則無小無大，何事之敢慢哉？諸葛忠武爲相，自杖罪以上，皆親自臨決；杜慧度爲政，纖密一如治家；陶侃綜理密微，雖竹頭木屑，皆儲爲有用之物。朱子謂：「爲學須銖積寸累。」爲政者，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，而克底於成者也。秦始皇衡石量書，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，隋文帝衛士傳餐，皆爲後世所譏，以爲天子不當親理細事。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，若爲大臣者，則斷不可不親；陳平之問錢穀不知，問刑獄不知，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。凡程功立事，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：苟有車，必見其軾；苟有衣，必見其蔽；苟爲博物君子，必見其箸述滿家，抄撮累篋；苟爲躬行君子，必見其容色之皦盎，徒黨之感慕；苟善治民，必見其所居民悅，所去見思；苟善治軍，必見其有戰則勝，有攻則取；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，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，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，以望空

爲賢而笑勤恪；何晏鄧颺之徒，流風相扇，高心而空腹，尊己而傲物，大事細事，皆墮壞於冥昧之中，親者賢者，皆見拒於千里之外。以此而冀大業之成，不亦悖哉！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，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；蓋必能敬，乃無廢事也。

（才德）司馬溫公曰：『才德全盡，謂之聖人；才德兼亡，謂之愚人；德勝才謂之君子，才勝德謂之小人。』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：譬之於水，德在潤下，才卽其波瀾；譬之於木，德在曲直，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。德若水之源，才卽其波瀾；德若木之根，才卽其枝葉。德而無才以輔之，則近於愚人；才而無德以主之，則近於小人。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，故自命每闕爲有才者；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，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；大較然也。二者既不可兼，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，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；自修之方，親人之術，皆以此爲衡可矣。吾生平短於才，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；實則雖曾任艱鉅；自問僅無愚人。幸不以私智詭譎整其愚，尙可告後昆耳。

（誠神）大聖固由生知，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，亦迥異於庸衆。聞韶盡善，則亡味至於三月；讀易寡過，則韋編至於三絕；文王則如見於琴，周公則屢入於夢；至誠所積，神奇應焉。故麟見郊而增感，鳳不至而興嘆；蓋其平日力學所得，自信爲天地鬼神所不違也。卽至兩覆夢奠之際，禱神爲臣之請，亦皆守禮循常，較然不欺其後；曾子易簣，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，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。

後世若邵子之終，馬程諸人咸集；朱子之沒，黃蔡諸子并臨；亦皆神明朗徹，不負所學。昔人云：『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』若非精誠積於畢生，神志甯於夙昔，豈能取辦於臨時哉？

（兵氣）田單攻狄，魯仲連策其不能下，已而果三月不下；田單問之，仲連曰：『將軍之在卽墨，坐則織黃，立則仗鍔，爲士卒倡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。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，此所以破燕也。當今將軍，東有掖邑之率，西有淄上之娛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所以不勝也。』

余嘗深信仲連此語，以爲不刊之論；同治三年，江甯克復後，余見湘軍將士，卽屬登娛樂，慮其不可復用，全行遣撤歸農；至四年五月，余奉命至河南山東勦捻，湘軍從者極多，專用安徽之淮勇。余見淮軍將士，雖有振奮之氣，亦乏憂危之懷；竊用爲慮，恐其不能平賊。莊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。』仲連所言，以憂勤而勝，以娛樂而不勝，亦卽孟子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之指也。其後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，遂解兵柄；而合肥李相國，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。蓋淮軍之氣尙銳，憂危以感士卒之情，振奮以作三軍之氣，二者皆可以致勝，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。余專主憂勤之說，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。聊志於此，以贖吾見理之偏；亦見古人格言至論，不可舉一概百，言各有所當也。

（勉強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，子順以魯仲連對；王曰：『魯仲連強作之者，非體自然也。』子順曰：『人皆作之，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，作之不變，習與體成，則自然也。』余觀自古聖賢豪傑，多由強作而臻絕詣；淮南子曰：

『功可強成，名可強成。』中庸曰：『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』近世論人者，或曰：『某也，向之所爲不如是，今強作如是，是不可信。』沮自新之途，而長偷惰之風，莫大乎此。吾之觀人，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，追書以志吾過。

（忠勤）開國之際，若漢唐之初，異才騎士，大功偉烈，飄舉雲興，蓋全係乎天運，而人事不得與其間；至中葉以後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，則天事居其半，人事居其半。以人事與天事爭衡，莫大乎「忠勤」二字：亂世多尙巧僞，惟忠者可以革其習；末俗多偷惰，惟勤者可以遏其流。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，盡吾心而已矣；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，竭吾力而已矣。能剖心肝以奉至尊，忠至而智亦生焉；能苦筋骨以捍大患，勤至而勇亦出焉。余觀近世賢哲，得力於此二者，頗不乏人；余亦忝附諸賢之後，謬竊虛聲，而於「忠勤」二字，自愧十不逮一。吾家子姪，儻將來有出任艱鉅者，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。忠之積於平日者

，則自不妄語始；勤之積於平日者，則自不晏起始。

（才用）雖有良藥，苟不當於病，不逮下品；雖有賢才，苟不當於用，不逮庸流。梁麗可以衝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；犛牛不可以捕鼠；騏驥不可以守閭，千金之劍，以之析薪，則不如斧；三代之鼎，以之墾田，則不如耜；當其時，當其事，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；否則鉏鋤而終無所成。故世不患無才，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。魏無知論陳平曰：『今有尾生，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』當戰爭之世，苟無益勝負之數，雖盛德亦無所用之。余生平好用忠賢者流，今老矣，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。

（史書）史記敘韓信破魏豹，以木罍渡軍；其破龍且，以囊沙塞水；竊嘗疑之。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，以騎將馮敬當灌嬰，以步將項它當曹參，則兩軍之數，殆亦各不下萬人。木罍之所渡幾何，至多不過二三百人，豈足以制勝乎？沙囊塞水，下可滲漏，旁可橫溢；自非興工嚴塞，斷不能築成大堰，塞之使下流竟絕。

如其寬河盛漲，則塞之固難，決之亦復不易；若其小港，微流易塞易決，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。二者揆之事理，皆不可信。敍兵事莫善於史記，史公敍兵，莫詳於淮陰傳，而其不足據如此。孟子曰：『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』君子之作事，既徵諸古籍，諏諸人言；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至冒昧從事耳。

（陽剛）漢初功臣，惟樊噲氣質較粗，不能與諸賢並論；淮陰侯所差與爲伍者也。然吾觀其人，有不可及者二：沛公初入咸陽，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千數，意欲留居之，噲輒諫止，謂：『此奢麗之物，乃秦之所以亡；願急還霸上，無留宮中。』一也。高祖卽病臥禁中，詔戶者無得入羣臣；噲獨排闥直入，諫之以：『昔何其勇？今何其憊？』且引趙高之事以爲鑒。二也。此二事者，乃不媿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爲。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，其達於事理，必有不可掩之偉論；其見於儀度，必有不可犯之英風。噲之鴻門披帷拔劍割蛇，與夫霸王還軍之請，病中排闥之諫，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；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。

。有志之君子，養之無害可耳。

（漢文帝）天下惟誠不可掩；漢文帝之謙讓，其出於至誠者乎！自其初至代邸，西鄉讓三，南鄉讓再，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；厥後不肯建立太子，增祀不肯祈福，與趙佗書曰：『側室之子。』曰：『棄外奉藩。』曰：『不得不立。』

臨終遺詔，戒重服，戒久臨，戒厚葬；蓋終始自覺不稱天子之位，不欲享至尊之奉。至於馮唐，衆辱而卒使盡言；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；句羣臣言朕過失，匡朕不逮；其謙讓皆發於中心惻怛之誠，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，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。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，則其過必鮮；況大君而存此心乎？吾嘗謂：爲大臣者，宜法古帝王者三事：舜禹之不與也，大也；文王之不遑也，勤也；漢文之不稱也，謙也。師此三者，而出於至誠，其免於戾矣乎？

（周亞夫）周亞夫剛正之氣，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；觀其細柳勞軍；天子改容，已凜然不可犯。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，不肯侯王信，不肯王匈奴，六人皆

乘剛氣而持正論，無所瞻顧，無所屈撓。後世西漢，若蕭望之、朱雲；東漢，若楊震、孔融之徒，其風節略與相近；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。惟其神鋒太雋，瞻矚太尊，亦頗與諸葛恪相近；是乃取禍之道。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。

（言命）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，皆由人事主之，初不關乎天命；故曰，以齊王由反手也；曰，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；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，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。董子亦曰：『治，亂，興，廢，在於己；非天降命，不可得反。』與孟子之相合矣。孔子曰：『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天之未喪斯文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』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；然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有「吾已矣夫」之歎，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。故答子服景伯曰：『道之將行，命也；道之將廢，命也。』語南宮适曰：『君子若人，尙德若人。』其隱然以天命爲難測。聖賢之言，微旨不同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。

（功效）苟有富，必能潤屋；苟有德，必能潤身。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，

孟子之辟面盎背，而後爲符驗也。凡盛德之君子，必有非常之儀範。是真龍必有雲，是真虎必有風。不必如程門之游楊尹謝，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。凡修業之大人，必有景從之徒黨；斯二者，其幾甚微，其效甚著，非實有諸己，烏可倖致哉？

一曰，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；心既有善知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；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，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「自慊」，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，皆能切實行之。卽曾子之所謂：「自反而縮。」孟子之所謂：「仰不愧，俯不怍。」所謂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」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獨，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；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平。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，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；春秋士大夫，亦常言之。

至程朱，則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：『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。』敬之工夫也。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』敬之氣象也。『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。』敬之效驗也。程子謂：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；氣無不和，四靈畢至。聰明睿知，皆由此出；以此事天覆帝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。』吾謂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；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徵應。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；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。若人無衆寡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不敢懈慢；則身體之強健，又何疑乎？

三曰，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；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。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；讀書學古，

相知大義，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；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。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數語；立者，自立不懼，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，達者，四通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欲己立己達？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；西銘；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羣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，必於此乃可謂之人，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蓋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曾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，習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；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稱，則旁人睦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；若農夫織婦，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，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營一粟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醕菜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許也。其能久乎？

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昧且丕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；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夭亡，歷歷不爽；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鍊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已飢已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爲余辜；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，墨子之靡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；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睡棄於時，飢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夭；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；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；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

身到，心到，眼到，手到，口到。

身到者：如作吏，則親驗命盜案，親查鄉里；治軍，則親巡營壘，親冒矢石是

也。心到者，凡事苦心剖斷；大條理，小條理，始條理，終條理，先要學得開，後要括得攏是也。眼到者，著意看人，認真看公牘是也。手到者，於人之短長，事之關鍵，隨筆寫記，以備遺忘是也。口到者，於使人之事，警衆之辭，既有公文，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。余近與寮友論治事之法，錄貽芋仙共證之。

讀古書，以訓詁爲本；作詩文，以聲調爲本；事親，以得歡心爲本；養生，以少惱怒爲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語爲本；治家，以不妄起爲本；居官，以不要錢爲本；行軍，以不擾民爲本。

右八者，余庚申六月書於日記冊中，用以自警；厥後軍事無利，每於家書中錄此以誡子弟。芋仙屬書居官格言，因錄一通。此八者，後四語尤爲吃緊，或出或處，不可離也。

以才自足，以能自矜；則爲小人所忌，亦爲君子所薄。

老莊之旨，以此爲最要，故再三言之而已。南榮蒞蘧權至老子之所，老子

曰：「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？」國藩每讀之，不覺失笑；以仲尼之溫恭儉讓，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。而老子猶曰：「去汝之躬，矜與容智。」雖非事實，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者，舉可知已。莊生尤數數言此，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：「學一先生之言，則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。」又曰：「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賢下人；未有不得人者也。」

古之善爲詩古文者，其工夫皆在詩古文之外；若尋行數墨以求之，索之愈迫，則去之愈遠矣。

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，乃知古之賢者，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；東坡讀少陵「許身稷契及舜舉十六相」等句，以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。大抵經綸雷雨，關乎遭際，非人力所能強；至於襟期澹泊，遣外聲利，則學者人人可勉也。

書贈弟六則

（清）記曰：「清明在躬。」吾人身心之間，須有一種清氣；使子弟飲其和

，鄉黨薰其德，庶幾積善可以致祥。飲酒太多，則氣必昏濁；說話太多，則神必躁擾。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，欲葆清氣，首貴飲酒有節，次貴說話不苟。

（儉）凡多欲者，不能儉；好動者，不能儉。多欲，如好衣，好聲色，好書畫古玩之類，皆可浪費破家；弟向無癖嗜之好，而頗有好動，好動之弊。今日思作某事，明日思訪某客；所費日增而不覺。此後講求儉約，首戒好動，不輕出門，不輕舉事；不特不作無益之事，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，亦不可輕作舉動，多則私費大矣。其次，則僕從宜少，所謂「食之者寡」也；其次，則送情宜減，所謂「用之者舒」也。否則，今日不儉，異日必多欠債；既負累於親友，亦貽累於子孫。

（明）三達德之首曰智；智，即明也。古來豪傑，動稱英雄，英，即明也。明有二端：人見其近，吾見其遠，曰高明；人見其粗，吾見其細，曰精明。高明者，譬如室中所見有限，登樓則所見遠矣，登山則所見更遠矣；精明者，譬如室

微之物，以顯微鏡照之，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；又如粗糙之米，再舂則粗糠全去，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。高明由於天分，精明由於學問；吾兄弟忝居大家，天分均不甚高明，專賴學問以求精明。好問若買顯微之鏡，好學若舂上熟之米，總須心中極明，而後口中可斷。能明而斷，謂之英斷；不明而斷，謂之武斷。武斷自己之事爲害猶淺，武斷他人之事，招怨實深；惟謙退而不肯輕斷，最足養福。

（慎）古人曰欽，曰敬，曰謙，曰謹，曰虔恭，曰祇懼；皆慎字之義也。慎者，有所畏憚之謂也。居心不循天理，則畏天怒；作事不順人情，則畏人言；少賤，則畏父師畏官長；老年，則畏後生之竊議；高位，則畏僚屬之指摘。凡人方寸有所畏憚，則過必不大，鬼神必從而原之；若嬉遊鬪牌等事而毫無忌憚，壞鄰黨之風氣，作子孫之榜樣，其所損者大矣。

（恕）聖門好言仁，仁，卽恕也。曰富，曰貴，曰成，曰榮，曰壽，曰順，此數者，我之所喜，人亦皆喜之；曰貧，曰賤，曰敗，曰辱，曰毀，曰逆，此數者

，我之所惡，人亦皆惡之。吾輩有聲勢之家，一言可以榮人，一言可以辱人。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，人尙未必感我；何也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。辱人，則受刑受罰受苦惱，人必恨我次骨；何也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。吾兄弟須從「恕」字痛下工夫，隨在皆設身以處地，我要步步站得穩，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，所謂立也；我要處處行得通，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，所謂達也。今日我處順境，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；今日我以盛氣凌人，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，或凌我之子孫。常以恕字自惕，常留餘地處人，則荆棘少矣。

（靜）靜則生明，動則多咎，自然之理也；家長好動，子弟必紛紛擾擾，朝生一策，暮設一計，雖嚴禁之而不能止。欲求一家之安靜，先求一身之清靜。靜有二道：一曰，不入是非之場；二曰，不入勢利之場。鄉里之詞訟曲直，於我何干？我若強爲剖斷，始則賠酒飯，後則惹怨恨；官場之得失升沉，於我何涉？我若稍爲干預，小則招物議，大則挂彈章。不若一概不管，可以斂後輩之躁氣，

治身

即可保此身之清福。

一一二

(以上雜著)

標點式
曾國藩名言類鈔

許嘯天選

治世

近來開好友甚多，予不欲先去拜人，恐徒標榜虛聲。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；標榜以盜虛名，是大損也。天下有益之事，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，不可不辨。

凡有借我銀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。此時我雖窘迫，亦不必向人索取。

凡與人交際，當求其誠信之素孚；求其協助，當亮其力量所能爲。弟每求人，好開大口，尙不脫官場陋習；余本不敢開大口，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，但略亮我之誠實耳！

媚嫉傾軋，從古以來共事者，皆所不免；吾輩當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耳。

悠悠之口，本難盡信；然君子愛惜聲名，常存冰淵惴惴之心。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，不能不慎修以遠罪。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，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。

大抵清議所不容者，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，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。近世保人，亦有多少爲難之處；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，反累斯人者；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，反成仇隙者。余閱世已深，卽薦賢亦多顧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。

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，欲媒孽老弟之短者，必先說與阿兄不睦；吾之常常欲弟點檢者，卽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。

用人極難，聽言亦殊不易，全賴見多識廣，熟思審處，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。事至今日，惟有「小心安命，埋頭任事」二語。兄弟互相勸勉，舍此更無立脚之處。據寶蘭泉云：「大丹將成，衆魔環伺，必思所以敗之。」

凡官運極盛之時，子弟經手公事，格外順手，一倡百和；然開言即由此起，怨謗即由此興。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，預作衰時設想，當盛時百事不順之際，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。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，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。

獨享大名，爲折福之道；與人分名，即受福之道矣。

凡鬱怒最易傷人，余有錯處，弟儘可一一直說。人之忌我者，惟願弟做錯事，惟願弟之不恭；人之忌弟者，惟願兄做錯事，惟願兄之不友。弟看破此等物情，則知世路之艱險，而心愈抑畏，氣反愈平和矣。

天下之道，無感不應，無絀不伸。以吾心之且憐且敬，知外間必千里應之，亦必憐弟敬弟，萬口同聲。弟少耐數月以待之，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。

建非常之功勳，而疑謗交集，雖賢者處此，亦不免於抑鬱牢騷；然蓋世之事業，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，悠悠疑忌之來，只堪付之一笑。

吾常言：『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。』若甫在變用之際，而遽萌前

御之見，是貳也；即與他人交際，亦須略省己之不是。

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，又似宜在省會，多求良友，以擴充其識，而激發其志。

二者利害參半。若不得良友，而親損友，則居省之利少矣！

藥能活人，亦能害人；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，害人者十之三；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，活人者十之三。余在鄉在外，凡目所見者，皆庸醫也；余深恐其害人，故近三年來，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。見理極明，故言之極切。

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，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；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

竹如言：「交情有天有人，凡事皆然。」然人定亦可勝天，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；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，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。

故曰：「命也，有性焉；君子不謂命也。」

(以上家訓)

鏡文言：「讀書有心得，不必輕言著述。注經者，依經求義，不敢支蔓；說

經者，置身經外，與經相附麗，不背可也；不必說此句，卽解此句也。」

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，讀之使人忠義之氣，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，斬焉而滅。

甚矣。人之不可無良友也！

盜虛名者，有不測之禍；負隱匿者，有不測之禍；懷伎心者，有不測之禍。

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，見信於君父，見信於外人，皆絲毫不可勉強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推漸移，而成歲功；自是不可欲速，不可助長。

望愨常念男兒淚；愨愨當思屬續時。

讀東坡「但尋牛矢覓歸路」詩，陸放翁「斜陽古柳趙家莊」詩，桂工部「黃四娘東花滿蹊」詩，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，毫無渣滓，何其大也？余飽歷世故，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，何其小也？沈吟玩味久之。

思夫人皆爲名所驅，爲利所驅，而尤爲勢所驅；當孟子之時，蘇秦張儀公孫衍輩，有排山倒海，飛沙走石之勢，而孟子能不爲所搖；真豪傑之士，足以振厲百世

者矣！

夜閱荀子三篇，三更盡睡，四更即醒；又作一聯云：『天下無易境，天下無難境；第終身樂處，終身有憂處。』至五更，又改作二聯。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；樂以終身，憂以終身。』一云：『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；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？』

天下事一一責報，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。佛氏因果之說，不可盡信；亦有有因而無果者。憶蘇子瞻詩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。』吾更爲添數句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修德不求報，爲文不求傳。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；中含不盡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』

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曠達，蕭然自得者，與之相處，砭吾之短；其次則博學能文，精通訓詁者，亦可助益於我？

讀書之道，以胡氏之科條論之，則經義當分小學，理學，詞章，典禮四門；治

事當分吏治，軍務，食貨，地理四門。

凡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將；俱要好師，好友，好榜樣。

當今之世，富貴無所圖，功名亦斷難就，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維風俗，或可補救於萬一。所謂正心者，曰「厚」曰「實」。厚者，恕也。己欲立，而立人；己欲達，而達人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。實者，不說大話，不務虛名，不行駕空之事，不談過高之理；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。

送人銀錢，隨人用情之厚薄。一言之輕重，父不能代子謀，兄不能代弟謀，譬如飲水冷暖，自知而已！

「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」之道，如大河水盛，足以浸灌小河；小河水盛，亦足以浸灌大河。無論爲上爲下，爲師爲弟，爲長爲幼，彼此以善相浸灌，則日見其益，而不自知矣。

孟子光明俊偉之氣，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，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！

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，無有窮期；人生其間，數十寒暑，僅須臾耳！大地數萬里，不可紀極；人於其中，寢處游息，晝僅一室耳，夜僅一榻耳！古人書籍，近人著述，浩如煙海，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，不過九牛之一毛耳！事變萬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，不過太倉之一粒耳！知天之長，而吾所歷者短，則遇憂患橫逆之來，當少忍以待其定；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則遇榮利爭奪之境，當退讓以守其雌；知書籍之多，而吾所見者寡，則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。知事變之多，而吾所辦者少，則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。夫如是則自私，自滿之見，可漸漸蠲除矣！

讀原毀，伯夷頌，獲麟解，龍雜說諸首，岸然想見古人，獨立千古，確乎不拔之象。

小璫前與予有隙，細思皆我之不是。苟我素以忠信待人，何至人不見信？苟我素能禮人以敬，何至人有慢言？且即令人有不是，何至肆口慢罵，忿戾不顧，幾於忘身及親若此？此事余有三大過：平日不信，不敬，相待太深，一也；此時一語不合，忿恨無禮，二也；齟齬之後，人反平易，我反悍然，不近人情，三也。

凡睽起於相疑；相疑由於自矜明察。我之於小璫，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？吳氏謂合睽之道，在於推誠守正，委曲含宏，而無私意猜疑之弊。戒之！勉之！此我之要藥也。

客來示以時藝，讀歎語不由中。余此病甚深，孔子之所謂巧令，孟子之所謂詰，其我之謂乎？以爲人情好譽，非是不足以悅其心。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，君子乎？女子小人乎？且我誠能言必忠信，不欺人，不妄語，積久人自知之；不讀，人亦不怪。苟有試而譽人，人且引以爲重。若日日譽人，人必不重我言。

矣；欺人自欺，滅忠信，喪廉恥，皆在於此。切戒！切戒！

竹如說理，實有體驗；言舍「敬」字，別無下手之方；總以嚴肅爲要。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；然每日自旦至夜，瑟儻赫喧之意，曾不可得行坐自如，總有放鬆的意思。及見君子時，又偏覺整齊些，是非所以揜著者邪？

於與人往還，最小處計較，意欲俟人先施，純是私意縈繞。克去一念，旋生一念。飯後靜坐，卽已成寐。神昏不振，一至於此！

早起心多游思，因算去年共用銀數，拋却一早，可惜！

會客時，有一語極失檢；由忿字伏根甚深，故有觸卽發耳！

飯後語及小故，予大發忿語，不可遏，有忘身及親之忿；雖經友人理論，猶復肆口漫罵；比時絕無忌憚。樹堂昨夜云：「心中根子未盡，久必一發；發則救之無及矣！」我自蓄此忿，僅自反數次，餘則但知尤人。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；才過兩天，便決裂至此；雖痛哭而悔，豈有及乎？真所謂「與禽獸奚擇」者矣！

車中無戒懼意，爲下人不得力，屢勸氣。每日間，總是忿字，怒字，往往知而不克去。總是此志頹放耳！可憾！可恥！

坐車中頻生氣，雖下人不甚能幹。實由懲忿絕無工夫，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。自去年十二月升後，心常忡忡不自持，若有所失亡者，至今如故；蓋志不能立，時易放倒，故心無定向。無定向則不能靜；不靜則不安其根。只在志之不立耳！又有鄙陋之見，檢點細事，不忍小忿，故一毫之細，竟夕躊躇；一端之忤，終日沾戀，坐是所以忡忡也。志不立，讒又鄙，欲求心之安，不可得矣！是夜竟不成寐；展轉千思，俱是鄙夫之見。於應酬小處計較，遂以小故引忡成忿；懲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盜入室矣！

言多諸諛，又不出自心中之誠。每日言語之失，直是鬼蜮情狀！遑問其他？觀人作應制詩，面諛之；不忠不信，何以爲友？聖人所謂「善柔便佞」之損友，我之謂矣！

年在壯歲而頹情稱病，可恥孰甚？今年警已四十日矣！一事不成，晏安自甘；再不懲戒，天其殃汝！惕之！惕之！

予對客有怠慢之容。對此良友，不能生嚴憚之心，何以取人之益？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！况見賓如此，遑問閒居火滅；修容之謂何？小人哉！

作梅言：「見得天下皆是壞人，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；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，使人樂於爲善」云云。蓋諷余近日好言人之短，見得人多不是也。

洪琴西來，與之言風俗移人，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，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，因言：「余老無能有所樹立，但不欲開壞風氣，導天下以惡習耳。」

見隋觀察時，詞色太厲，令人難堪，退而悔之。

近來事有不如意者，方寸鬱塞殊甚，亦足見器量之不闊，養氣之不深也。

寸心鬱鬱不自得，因思日內以金陵事國危險之狀，憂灼過度；又以江西諸事舉肘，閱損不堪，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，故不能不動心。欲求養氣，不外「自

反而縮，行慊於心」兩句。欲求行慊於心，不外「清」「慎」「勤」三字，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，爲之疏解。清字曰：無貪無競，省事清心，一介不苟，鬼伏神欽。慎字曰：戰戰兢兢，死而後已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勤字曰：手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；困知勉行，夜以繼日。此十二語者，吾當守之終身；遇大憂患，大拂逆之時，庶幾免於尤悔耳！

五更醒，展轉不能成寐；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髮悸者十分之八，而因僚屬不和順，恩怨憤懣者，亦十之二三。實則處大亂之時，余所遇之僚屬，尙不十分傲慢無禮，而鄙懷忿恚若此；甚矣，余之隘也！余天性褊急，痛自剝責懲治者有年，而有觸卽發，仍不可遏，殆將終身不改矣！愧悚何已？

古人辦事掣肘之處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之，人人不免。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，設法以誅鋤異己者，權臣之行徑也；聽其拂逆而動心忍心，委曲求全，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，聖賢之用心也；吾正可惜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，其庶幾乎

近日心緒之惡，襟懷之隘，可鄙可恥！甚矣，變化氣質之難也！

光陰似箭，冉冉又過十年。念德業之不進，愧名位之久竊，此後當於「勤」「儉」「謹」「信」四字之外，加以「忍」字，「渾」字，痛自箴砭，以求益炳燭之明，作補牢之計。

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，鬱鬱不平；毋乃明於責人，而暗於責己乎？

何子貞來談詩文，甚知要，得「藝通於道」之旨。子貞能自樹立者也。

樹堂至情動人，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與感，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；說到家庭，誠有味乎言之。

看子貞所批園古文及史記，信乎其能自立者。揚子雲云：「其爲人也，多暇日者，其過人也，不遠矣。」自念如此悠悠，何以自立者？子貞者，名不苟立，可敬也！

竹如兄與人交，雖人極濃厚，渠常冷淡，使人穆然，與之俱深，真是可敬！

何子貞來，談及渠在國史館，每去手鈔書十頁，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，約五千字；聞之服其敏而好學。予前冬入史館，而絕不供職，對之愧殺！

羅椒生來久談，有志之士，闌然日章，不勝欽服。

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；有志獻納，得居言路，可喜也！讀廉甫詩數首，知其用力已深；其心血亦足，可以力戰不衰，予所不及。

吳子序言：『賢人言保國保天下，老氏言取國取天下；吾道只自守，老氏有殺機，』云云，其義甚精；好學深思，子序不愧。

接霞仙書，懇懇千餘言，識見博大而平實；其文氣深穩，多養到之言。一別四年，其所造遠臻此，對之慚愧無地。再不努力，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？

劉蔭渠自新城來見；六年不面，一面即深相愛重。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，仍是樸訥書生氣象，未染軍營氣習，亦無官場氣習也。

孫芝房信，寄近作古文一本，夜闕論治六首，通達事理，文亦勁快；傑作也！
汪梅村，名士鐸，績學士也；江甯人，庚子舉人，出胡中丞門下。江甯城破，陷賊中，年餘後逃出，至績溪山中。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，修讀史兵略一書，其學精於輿地，曾補畫水經注圖；又精於小學，又曾作南北史補注。其師友爲胡竹莊培暈，胡雲莊承珙，陳碩甫煥，徐星伯松，張石舟程之屬。又言胡墨莊六種，胡竹莊儀禮，及焦理堂羣經宣室圖等書，最好。

馬徵麟業師陳雪樓，乙未進士，曾任甘肅知縣，著有周易廓，及詩集，古文。
馬讀書頗有淵源，曾著三立明辨；謂立德，立功，立言三者，各纂集諸書，自爲條例。又有馬壽華，號小坡；馬復震，號星平，皆桐城人，在此投效；志趣亦不卑。

鄧守之願通小學；蓋其父完百先生與李申者先生，皆當代名宿，濡染較深也。
與季高次青曹談，夜又與季高久談，季高言：『凡人須從喫苦中來。收積銀

錢貨物，固無益於子孫；即收積書籍字畫，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」云云。多見道之語。

羅澹村中丞，以乙未進士，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，凡二十五年，家無一錢；舊屋數椽，極爲狹陋。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；夫人終身未著皮襖。眞當世第一清官，可敬也。

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；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，心有二用，則必不能有成。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，斷無中立之理。二人皆許爲知言。

周啟甫頗習夷務，所言亦曉習事理。

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……等六人來。邱係毅士先生之子；六人者，皆承毅士之教，講求古樂。帶來樂器，琴一，瑟一，鳳簫一，洞簫一，篪一，損一，篴一，笙一。因令奏樂，以鼓節之。音節清雅，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。

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，其精者全存乎樂；而後世之獨闕者，乃首在樂。余因

古人治兵之道，作詩之法，皆與音樂相通，而懵然不知，深以爲恥。思訪尋毅士先生之徒黨，相與講求一二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；兒子紀澤粗曉音律，明年營令來營，究心茲事。

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。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，衍石先生之弟，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，又在海甯爲山長九年，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。生平最喜校書，所校各本題識，名曰：『曝書雜記』。

嚴涓春中丞信中，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。地勢之熟，詞氣之謙，均不可及。

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，殊爲眼明手辣。

李善蘭叔叔楊峴見山來坐，攜陳碩甫先生兔片一紙，知已由皖中逃到滬，言將來皖，年八十二歲，段茂堂之弟子；東南之精於經學，小學，巋然僅存矣。

李壬叔帶來二人、一張斯桂，浙江蕭山人，工於製造洋器之法；一張文虎，江

秦南匯人，精於算法，兼通經學，小學，爲阮文達公所器賞。

柳賓叔，名興恩，丹徒壬辰舉人，七十六歲，精於穀梁之學，曾在阮文達家，課讀十餘年；學術頗有家法也。

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，背誦如流；老輩好善，不可及也。

馮樹堂來久談；三十年前老友，自祁門一別，至是忽十餘年矣。暢敘一切，渠殊無老態，在山中善於調養也。

閱霞仙近年所作詩文，淵懿暢達，較昔年已大進。

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，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；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，真奇才也！吳翔岡言：「識見高明者，特患踐履不平實。」高明則崇，效天；平實則卑，法地。因進之以腳踏實地，事事就平實上用功。

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，再用何廉舫原韻；綿麗遒勁，才人之筆！

觀鄧彌之吳竹莊和詩。竹莊詩牢騷，噴薄而出，不忍卒讀；蓋其中鬱抑深矣。

接何廉舫信，寫作俱佳；依戀之意，溢於言表。才士不遇，讀之慨然！

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，作古文亦極精進；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，端推此人。

臨別依依，余亦篤愛不忍舍去。求爲其祖作墓志，近日當應之也。

陳大方來，與之言：『襟懷貴宏大；世俗之功名得失，須看得略平淡些。』

趙蕙甫上條陳一篇，議解閔遠，文辭通雅；逸才也！

劉仲良庶常兼璋，廬江人，李少荃之門生；氣象嶸嶸，志意沈著，美才也！

嚴仙舫信來，薦其內姪向師棟，果令器也！

郭雨三之胞弟用中，與其子階自東台來，談最久。階字慕徐，其業師爲揚州

劉孟瞻文淇之子；經學已有師法矣。

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。嚴係仙舫通政之子，樂園廉訪之孫，年十八？

中成豐丁巳舉人。今僅二十三歲，而史事爛熟，識見遠大，洵吾鄉英俊也！

與許仙屏談：氣節，文章，二者缺一不可；囑其勉於此，以與鄉人相切磋。

歛人汪宗沂者，王子懷之婿，呈所作禮樂一貫錄；雖學識尙淺，而頗有心得。

孫文川賈鍾麟，皆紳士之有才者也。

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，約萬餘言；閱畢，嘉賞無已。

戴醇士之長子有恒，季子穗孫來見，尙能世其家學。穗孫新得優貢，器宇軒

昂，可喜也！

蒙陰管縣令福曜，河南駐防，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，福新伯觀察成之堂弟；字

煥卿，雅飭有循吏風。

石琢堂之曾孫，名師鑄，字似梅者，自湖南來。筠仙有書薦之，盛稱其才；

果俊才也！

雷州舉人陳喬森，談甚久。陳號逸山，許仙屏有書，極贊其文行不羣也。

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，求一見；語言時明時昧，頗連可憫！

黎宗銘，零陵人，向在王璞山營；聰明警敏，字仿左季高，體絕肖，志越高亢。方期漸進於誠實，遽以疾歿，殊爲可惜！

成章鑑在吳城病故，不勝悲悼！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，謀勇兼優；方冀其繼塔楊而起，不意其遽逝也！

夢江岷樵，如平生歡。多年未一入夢，茲忽夢之，不勝傷感！但不知溫甫弟果尙生存否？溫與岷，亦至交也。

接孫芝房信，告病勢垂危，託以身後之事；並請作其父墓志，及刻所著詩十卷，河防紀略四卷，散文六卷。又請邵位西作墓志，亦自爲手書別之，託余轉寄。又接意誠信，告芝房死矣！芝房於去歲六月，面求作其父墓志，余已許之；十一月，又寄作古文一本，求余作序，余因循未及即爲，而芝房遽歸道山，負此良友，疚憾何極！芝房十三歲入縣學，十六歲登鄉舉，二十六歲入翰林，少有神童之目，好學勵品，同輩所欽。近歲家運極蹇；其胞弟鰲洲主事，叔孚孝廉相繼下世

；又喪其長子，次子；又丁母憂；又喪其妻；又喪其妾，皆在此十年之內；憂能傷人，遂以隕生。如此美才，天不假之以年，俾成大器，可悲！可憫！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芸雲將死之時，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，請余爲作墓誌。凡內傷病，神氣清明不亂，使生者愈難爲情耳！

子序寄其姪昌箴之文，因閱一過，識見卓越，有子序之風；惜其早死也！

袁漱六有志讀書，期至於古之作者，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，良可深痛！今年六月，郭雨三親家陣亡，茲又聞漱六之喪。中年哀樂，觸緒生感，古人所云：「既悲逝者，行自念也！」

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，哀痛不已！赤心以憂國家，小心以事友生，苦心以護諸將，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？

羅伯宜來談極久，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！

周馥甫在滬淪逝。老年一膺薦牘，遽被參劾，抑鬱潦倒以死。悠悠毀譽，

竟足殺人，良可憐傷！

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，苦守孤城，四面援絕，至半年之久。城陷身殉，良可痛憫！擬爲一疏，歷敘其賢行助纘，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。

聞姚秋浦之喪，深以爲憂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，至今年餘，無日不在艱地困苦之中。茲以疫病，四日不起，可勝悲惋！

鄧守之子——解——字作卿，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；完白先生之孫也。

余派人料理殮殮，未刻昇出。其父曾諄託教訓培植，余以公私繁冗，久未一省視；不知其一病不起，有負重託，殊爲歉仄！

至楊樸菴處看病，觀其安閒淡定，視死如歸，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。病則十分沉重，無可挽回矣！

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，中云：「勿以苗逆爲易剿，勿以長淮爲易收。」讀之悚動哀感！

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。苦戰多年，家無長物；忠藎廉介；可敬可憐！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；老成凋謝，彌深悵惘！

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。仁厚正派，而有識見；方意其大有爲於時，而止於此，良可痛也！

聞張鍊渠沒於安慶，爲之怛然不釋！蓋鍊渠於徵休鬪餉時，百計維持，大受嚴辱。而余查辦之札，復過於嚴厲也！

至塔軍門家，直延入上房，具酒相待。其母八十歲，相對涕泣；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。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，兩弟婦寡居，并出拜見。三弟皆無子，僅塔軍門一女；次弟阿陵布四女。親房無可承繼之人，實爲可慘！其妹其女，并出拜見，泣求提拔其婿等。

(以上日記)

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，養癰藏瘤，百孔雜出；而其要，在不誠而已矣！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國之所以立，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誠爲之也。故

曰：「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無物。」今之學者，言考據，則持爲辨辨之柄；講經濟，則據爲獵名之津。言之者不怍，信之者貴耳。轉相欺說，不以爲恥！

至如仕途積習，益尙虛文；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，彼此塗飾，聊以自保；泄瀉成風，阿同駭異。故每私發狂議，謂：「今日而言治術，則莫若綜核名實；今日而言學術，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。」物窮則變，救浮華者莫如質；積翫之後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？方今時事孔棘，追究厲階之生，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；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，當痛懲而廓清之哉？豈預知今日之變，實能自我收之哉？不過以語言欺人，思先登要路耳！國藩以茲內省，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，何一非欺人之事！所爲高談古今，嚶嚶自許者，何一非欺人之言！中夜以思，汗下如霰！頃觀先生所爲楹帖：「道在存誠」……云云。旨哉！其闡然君子之言乎？果存誠而不自欺，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？

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；其待人也，以敬其身者敬之，道勝己者，抑志事

之。僕雖蠢頑，亦願謹輕重之分閒者。

緩急之求，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；求人而甘言謝之，夫人而能也；德於人而實報，亦夫人而能也。至知道者，有進焉；其受人賜，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；其忠於謀人，過輒忘之。彼德我，吾安焉；彼不德我，吾安焉。徐以觀其德，他行合義，友之如故；他行不義，而後絕之，終不相督責也。所謂「道濟萬物而不自居，施及後世而不伐」皆自於此。

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，而不予人以易聞；有養萬乘御三軍之氣，而未嘗輕於一發。道之未光，忠信之未孚；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，蓋其難矣！

天下之道，非兩不立：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；乾坤毀則無以見易，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。傳曰：「天地溫厚之氣，始於東北，而盛於東南；此天地之盛德氣也，此天地之仁氣也。天地嚴凝之氣，始於西南，而盛於西北；此天地之尊嚴氣也，此天地之義氣也。斯二

氣者，自其後而言之，因仁以育物，則慶賞之事起；因義以正物，則刑罰之事起；中則治，偏則亂。自其初而言之，太和網緼，流行而不息，人也，物也，聖人也，常人也，始所得者鈞耳；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，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，而其習又無毫髮累，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，夫是之謂盡性也。推而放之，凡民而準，推而放之庶物而準；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。常人者，雖得其全；而氣質拘之，習染蔽之，好不當則賊仁，惡不當則賊義，賊者日盛，本性日微。蓋學問之事，自此興也。學者何？復性而已矣。所以學者何？格物誠意而已矣。格物，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繆析之；誠意，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；茲其所以難也。吾之身，與萬物之生，其理本同一源；乃若其分，則紛然而殊矣。親親與民殊，仁民與物殊，鄉鄰與同室殊；親有殺，賢有等，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萬，如此其不齊也。不知其分而妄施焉；過乎仁，其流爲暴，過乎義，其流爲楊。生於心，害於政，其極皆可以亂天下，不至率獸食人不止！故凡

格物之事、所爲委曲繁重者，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。朱子曰：「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。」此言好惡之良知也。曰：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。」此言吾心之知有限，萬物之分無窮；不究乎至殊之分，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。今王氏之說曰：「致良知而已。」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，果可信乎？冠履不同位，鳳凰鴟鴞不同栖；物所自具之分殊也。曹陵殺人，臯陶執之，舜負之；鯀壅洪水，舜殛之，禹郊之；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。仁義之異施，卽物而區之也。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，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，與凡物了不相涉，而謂皆當乎物之分，又可信乎？朱子曰：「知爲善以去惡，則當實用其力，務決去而求必得之。」此言仁義之分旣明，則當舉吾好惡以旣其事也。今王氏之說曰：「卽知卽行，格致卽誠意工夫。」則是任心之明，別無所謂實行；心苟明矣，不必屑屑於外之迹；而迹雖不仁不義，亦無損於心之明。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？循是說而不辨，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？堯，舜

禹，湯，文，武，周公，孔子之學，豈有他與？卽物求道而已。物無窮，則分殊者無極，則格焉者無已時；一息而不格，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。彼敷聖人者，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，乃其所以聖也；不如是，吾未見其聖也。自大賢以下，知有精粗，行有實不實，而賢否以次區焉；國藩不肖，亦謬欲從事於此。凡倫類之酬酢，庶務之磨礱，雖不克衷之於仁，將必求所謂萬然者焉；雖不克裁之於義，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。日往月來，業不加修，意旨意行，尤悔叢集，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，蓋陷溺者深矣！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，亦不過窺竄奇零，無由底於逢原之域；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，謂靈心一覺，立地成聖也。下愚之人，甘守下愚已耳！智有所不照，行有所不慊，故常餒焉，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，愚者多柔，理有固然。

僕寡昧不資，不自振厲，恒資輔車以自彊；故生平於友誼，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。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，故不敢執一律求之；雖偏長薄善，苟其有裨

於吾，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。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，即不必有當於吾，未嘗不深感其意，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。

大抵事機之轉，其始賴一二人者，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；而其後人亦爲之和，天亦爲之應。

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；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。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；而貪婪退縮者，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。此其可爲浩嘆者也！

干戈之後，自縉紳先生，下逮厮役走卒，皆宜有忱惕創痛之意，以懲前而懲後；若仍酣歌恒舞，事過忘憂，漫無悔禍之意，而各逞亡等之欲，則此閒之亂萌，尙恐未能遽息！

今日百廢莫舉，千瘡並潰，無可收拾；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，與斯民相對於膏肓血淵之中。冀其塞絕橫流之人，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，庶幾萬有一補。不

然，但就局勢而論之，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！

君子直道而行，豈肯以機械險巇與人相競禦哉？

國滯入世已深，厭閱一種寬厚論說，模稜氣象；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！誤人家國，已非一日！

平昔有相信之素，則臭腐皆發芬芳；平昔有相疑之端，則見聞無非荆棘。

兩心炯炯，各有深信之處，爲非毀所不能入，金石所不能穿者，別自有在；今欲多言，則反以晦真至之情，古人所謂「箇樞愈多則愈蔽明」者也。

虹貫荆卿之心，而見者以爲淫氣而薄之；碧化婁宏之血，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。古今同慨，我豈伊殊？屈蠶之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返顧者，良有以也！

僕之不能推誠與人，蓋有歲年；今欲矯揉而媮媚向人，是再僞耳！

螻蛄騰沙而不行，於菟騰風而萬里；士各有志，不相及也。

吾鄉數人，均有薄名；尙在中年，正可聖可狂之際。惟當兢兢業業，互相箴

規；不特不宜自是，並不宜過於獎許，長友朋自是之心。彼此恆以過相砭，以善相養；千里同心，庶不終爲小人之歸。

國家之強，以得人爲強；所謂「無競維人」也。若不得其人，則毛羽未滿，亦似難以高飛。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，屢悔和議而主戰守；卒以無良將帥，不獲大雪國恥。今欲罷和主戰，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；若僅恃區區楚材，目下知名之數人，則「干將」「莫邪」，恐亦未必終不剗折？且取數太少，亦不足以分布海隅。

「高明」「平實」二義，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；大抵莅事以「明」字爲第一要義；明有二，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，而登山者獨見其遠，乘城者獨覺其曠，此高明之說也；同一物，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，此精明之說也。凡高明者，欲降心抑志以遠趨於平實，頗不易易；若能事事求精，輕，重，長，短，一絲不差，則漸實矣。能實則漸平矣。

耿介人類不耐事，從古以然；更與飽諳世態，當無是慮。

莊生有言：『禮義法度者，應時而變者也。行周於魯，猶推舟於陸也。』

古今之異，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

來示謂『求才之效，不可必得；求才之道，仍須自盡。』自是破的之論！

近好求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，一藥吾黨荏弱之風，尙未遽見。

年來飽嘗艱險；窮途白眼，所在多有。渠自賦詩有云：『沈舟轉側波濤裏，

敗絮周旋荆棘中！』蓋實錄也。

惠書稱申夫有攬轡澄清之志；只愧尺波不足以縱巨鱗，陋邦不足以發盛業。

嘗有巨盜發冢，椎掘方畢，棺中人忽欠伸起坐曰：『我乃伯夷，何爲見訪？』盜

遽巡去。易一邱，方開鑿墓門，見前欠伸者隨至曰：『此舍弟叔齊冢也。』今

將施巨鉤，餌於蹄涔之水，是猶索珠襪玉押於伯夷之壙，多恐有辜薦賢之盛心；至

於推誠揚善，力所能免不敢或忽。

手示敬悉。安樂棄予，世態之常；侍去年過此，與今年情形迥異。所示「莫危於漸，」誠爲篤論！然此時只當用老僧不見不聞法；天下惟忘機可以消棄機，惟懵懂可以蔽不祥也。萬事無成四字，是鄙人一生考語，公安得據而有之？

前曾語閣下以「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」閣下默記，近數日內，取諸人者若干事，與人者若干事？大氏取諸人者，當在小處實處；與人者，當在大處空處。

昔仰子將天下萬事萬理，看成四片；近姚惜抱論古文之法，有「陽剛陰柔兩端。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萬理，皆成兩片。與友石所云「陽智陰智，」殆有同符。

第仰子四片之說，頗多安排附會；友石亦不免此弊。能進於自然，則幾矣！

既隸其麾下，尙祈忠於所事，無存歧異之見。古人有言：「行衢路者不至；事兩君者不容。鏤而舍之。朽木不折，鏤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其儀一分，心如結兮。」竊願以尸鳩之詩奉勸也。

閣下昔年舌端或有彈射，筆端亦頗刻酷；苟禍生有胎，則亦不可不自省而斂抑

也。

大抵亂世之所以弭亂者，第一在黑自混淆，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；待不如往年風力之勁，正坐好讓，公之稍遜昔年，亦坐此耳。 (以上書札)

(功效)天下之事，有其功必有其效；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，則妄矣！未施敬於民，而欲民之敬我；未施信於民，而欲民之信我；鹵莽而耕，滅裂而耘；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，此必不得之數也。 在易：恒之初六曰，浚恒貞凶，无攸利；胡瑗釋之曰：『天下之事，必皆有漸，在乎積日累月而後能成其功。』是故爲學既久，則道業可成，聖賢可到；爲治既久，則教化可行，堯舜可至。若是之類，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，固非驟而及也。 初六，居下卦之初，爲事之始，責其長久之道，永遠之效；是猶爲學之始，欲亟至於周孔；爲治之始，欲化及於堯舜。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，故於真正之道見其凶也。 无攸利者，以此而往，必無所利。 孔子曰：『欲速則不達』也。 是故君子之用功也，如雞伏卵，不舍而生

氣漸充；如燕營巢，不息而結構漸牢；如滋培之木，不見其長，有時而大；如有本之泉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；但知所謂功，不知所謂效，而效亦徐徐以至也。

稽康曰：『夫爲稼於湯之世，偏有一溉之功者，雖終歸於焦爛，必一溉者後枯；然則一溉之益，固不可誣也。』此言有一分之功，必有一分之效也。程子曰：『修養之所以引年，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，常人之至於聖賢，皆工夫到這裏，則自有此應。』此言有真積力久之功，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。孟子曰：『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謂其人曰：「予助苗長矣。」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稿矣。』此言不候功候之至，而遽期速效，反以害之也。蘇軾曰：『南方多沒人，日與水居也；七歲而能涉，十歲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沒矣。北方之勇者，生不識水，問於沒人，而求所以沒；以其言試之河，未有不溺者也。』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，亦反以害之也。

（以上雜著）

裕
世

三六

10
806064

11

1

5
13